Robin Hood



侠盗罗宾汉

[法] 亚历山大·仲马 著



世界文学名著

专家导读版

明天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专家导读版

Robin Hood

侠盗罗宾汉

[法]亚历山大·仲马
乔 娟 译
钟 洁 译审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盗罗宾汉／［法］大仲马（Dumas,A.）著；乔娟译.
—济南：明天出版社，2009.4
（世界文学名著专家导读版）
ISBN 978-7-5332-6058-3
Ⅰ.侠… Ⅱ.①大…②乔… Ⅲ.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5091号

责任编辑 王晓辉
美术编辑 武岩群

世界文学名著专家导读版

侠盗罗宾汉

[法]亚历山大·仲马 著 乔娟 译 钟洁 译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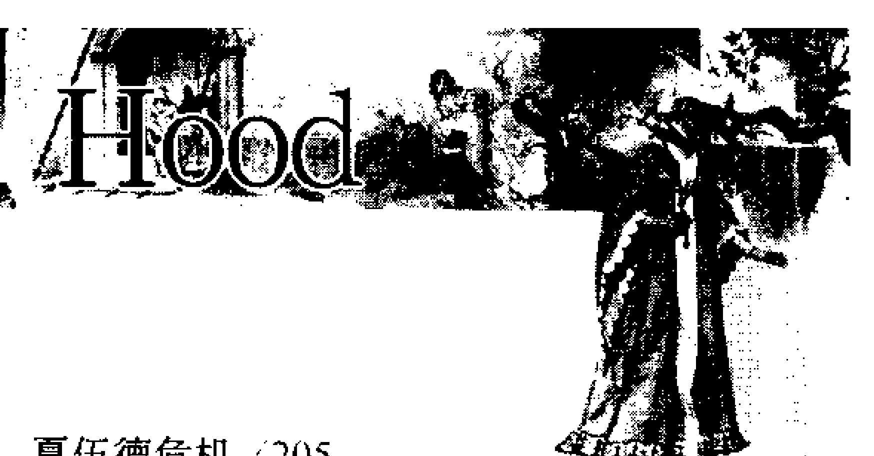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 刘海栖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18×169毫米 32开本
印 张 8.75
I S B N 978-7-5332-6058-3
定 价 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04-002



目录





CONTENTS





罗宾汉和温里奥的相遇

八月的早晨，明媚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倾泻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个美丽的光斑。微风拂过树林，像母亲温柔的手轻拍熟睡的婴儿。一条笔直延伸的小道沿着跳动美丽的光斑形成一条耀眼的缎带，为清晨寂静的夏伍德森林平添了一丝心灵的悸动。罗宾汉哼着自编的小调快步走着，心里盘算着他的下一步计划，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忽然，耳边隐约传来一阵熟悉的歌声，仔细一听，这不是自己几年前唱过的歌吗？是谁呢？好奇心驱使他决

定藏在栎树后探个究竟。

渐渐的，脚步声近了，终于在罗宾汉藏身的栎树旁停了下来。“不错，就是这儿，好吧，来试一试我的箭法和眼力有没有退步。”来者缓缓地拉开弓，瞄准一头美丽的小鹿，只听嗖的一声，正中鹿喉。藏在树后的罗宾汉不禁拍手叫好：“好箭法！”陌生人大吃一惊，没想到有人在偷窥自己。只见从树后走出一个健壮的年轻人，穿一件绿色的粗布紧身衣，领口敞开，露出古铜色的脖子。腰间



束一条皮腰带，腰带上一边挂着一把箭，一边挂着一个牛角号。“你是谁？”陌生人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弓箭，似乎随时准备大干一场。“箭法不错，只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更善于打架。”“你到底是谁？”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绝对非同小可，要小心应付。罗宾汉笑着说：“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捕杀了我的鹿，我不能袖手旁观。”

“这我不管，我不能因为这是你的鹿而放弃我的兴趣。”罗宾汉重新审视眼前这个陌生人，他穿着一件褐色紧身衣，上身的腰部系着一根绳子，下身穿一件同样质料的裤子，裤子上有很多破洞和补丁，乱糟糟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不知为何，罗宾汉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于是说道：“这个森林中有一支勇敢善战的正义之军，看你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不如加入我们吧。”“少说废话，马上从我眼前消失，不然就让你尝尝我棍棒的滋味。”陌生人黑褐色的眼中透出一种不容侵犯的凛然之气。罗宾汉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你最好照我说的办，不然恐怕你很难走出这个森林。”陌生人也毫不示弱：“想跟我较量，我看你真是不自量力，别说废话了，想打架就痛快点。”说着，他举起了箭，摆出拉弓的姿势，罗宾汉也拔出了剑。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陌

生人最终抵挡不过，败给了罗宾汉。

一阵微风吹来，吹散了遮住陌生人半边脸的乱糟糟的头发，罗宾汉看着这张似曾熟悉的脸，疑惑地说道："奇怪，看到你让我想起一个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犹豫了一会儿，回答道："温里奥。""温里奥·撼月！"罗宾汉激动地追问道。"没错，可是……"陌生人奇怪罗宾汉能说出他的名字。罗宾汉高兴地抓住他的胳膊，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罗宾汉啊！"

"罗宾汉！"两个年轻人相互拥抱着，沉浸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激动和喜悦中。

"我父母他们还好吗？其他人也还好吗？"

"他们都过得很好，虽然他们受到了镇压……""镇压？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说起来就话长了，这么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连你的未婚妻穆德同你父母兄弟一起住你也不知道？”“穆德和我的家人一起……”霎那



间，温里奥的心中涌上了千万种滋味，八年过去了，她还在一如既往地等着自己，如果自己一辈子不回来，岂不耽误了她的一生？罗宾汉看到温里奥的眼圈儿红了，心里也不禁感慨万千。罗宾汉拍着温里奥的肩膀，故作轻松地说："这些事以后再说吧，先来给你介绍我的森林勇士们，他们都是我的好伙计。"他们顺着小路向森林深处走去，温里奥却忍不住想知道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罗宾汉不想刚见面就让他伤感，打着哈哈敷衍了事。"你先吃点东西，我以后慢慢告诉你。倒是你，怎么来到了这里，而且是这副打扮？"罗宾汉望着衣衫不整的温里奥说道。

温里奥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还记得吗？八年前，我们村里来了一群路德曼人，那群卑鄙无耻的家伙抢走了我的牲畜，还把我抓去做了俘虏。几个月后，我被发配到诺曼底一个正在打仗的部队中，在那个地狱般的地方整整度过了八年。每天除了行军打仗，就是整队练兵，我几次试图逃跑，都没有成功。本来我对生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就在几个月前，军队里发生了暴动，我趁此机会逃了出来。"

"逃跑？这么说，你也是逃兵？"罗宾汉惊讶地问道。

"那些士兵现在还在找我，如果被他们抓回去，

我就死定了。为了掩人耳目，我只好穿成乞丐的模样。”温里奥看着自己狼狈不堪的样子，苦笑不得地说道。

“刚才你说‘你也是’是什么意思？莫非你也是逃兵？”温里奥好奇地问道。

“你猜的没错，我也是逃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现在，我要带你去一个好地方。”罗宾汉神秘地说道。

他们沿着一条幽静的小路，向森林深处走去。越往里走，路变得越窄，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只有零星的几束阳光努力穿过树叶间隙泻下来，形成一道道神秘的光束。罗宾汉始终一句话也不说，不禁让温里奥感到更加神秘好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光景，他们终于走出了这片密林。眼前出现了一片十分开阔的牧场，成群的红鹿在牧场上奔跑着，不远处还可以看到几个人手拿弓箭，像是在打猎的样子。罗宾汉故作神秘地冲他一笑。“怎么样？这儿还算不错吧？”说着，罗宾汉拿起系在腰间的牛角号，吹出了悠长嘹亮的旋律。

转眼间，一群健壮的年轻人从四周的树林里跳了出来，向他们这边聚拢过来。罗宾汉大声对他们说道：“伙计们，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新朋友，他的名字叫温里奥，今后将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与



我们一起同甘共苦。”接着转身对温里奥说道，“这些都是我的伙计们，他们都是勇敢的色赛人，加入我们吧。”温里奥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看到他们友好的表情，他也愉快地打了招呼。

整个上午，温里奥都在罗宾汉的引领下参观他们的牧场、他们生活的洞穴，以及被他们称为自由乐园的夏伍德森林。中午时分，其他年轻人开始准备午饭，罗宾汉和温里奥坐在树阴下，开始了他们的交谈。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牧场的？在我看来，你们并不像规规矩矩的牧民。”温里奥问道，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他一上午了。

“没错，简单地说，我们是一群被称为山贼的家伙，但我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路德曼人像瘟疫一样折磨着贫苦的百姓，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有谁来替他们伸冤？谁来替他们鸣不平？国王吗？我想他只会勾结路德曼人一同欺压百姓，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自由之军，一同反抗路德曼人。”接着，罗宾汉就讲起了自己落草为寇的缘由始末。

“自从你走后，我一个人常常感到无聊和寂寞，于是经常带着弓箭在林子里转悠，以此来打发时间。有一天，我正躺在山坡上晒太阳，耳边隐隐约约传来细碎的马蹄声。我扭头一看，发现一位骑士和一

位漂亮的小姐正骑马向这边走来，我对他们产生了好奇，就偷偷地跟在后面。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躲在树后用箭瞄准了他们。尽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恨，但我厌恶看到流血，于是，我也毫不犹豫地举起箭瞄准了那个人的手。

“我的箭穿过他的袖子射在树上，他大吃一惊，手中的箭落在了地上。他前后看了一看，却并没有发现人，不禁有些害怕，收起箭仓皇逃跑了。”

“那个人是谁？”温里奥打断了罗宾汉问道。

“别急，慢慢听我说。那个人逃走后，我从山坡上下来，向骑士和小姐打招呼，并把有人暗算他们的事情告诉了他们。骑士大惊失色，那位小姐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在我的提议下，他们来到我在林中的小屋，骑士向我讲起了他们的故事。他和基斯保恩男爵的女儿相爱，可男爵想把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那个骑士难道不算有钱人吗？”温里奥不解地问道。

“路德曼人几乎夺走了他父亲所有的财产，所以，他只不过是个挂名骑士。”罗宾汉解释道。

“这么说，他也是色赛人了？”

“对，他此次去诺丁堡，正是为说服男爵同意他

和他女儿艾伦的婚事。虽然希望并不大，但他万万没想到男爵竟会派人来杀他。不过，他告诉我他曾无意中发现了男爵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会危及他和国王之间的关系，所以，男爵不仅恨他，而且还怕他。”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诺丁堡？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基斯保恩男爵的凶残可是众人皆知的。”温里奥说道。

“他虽然知道此行凶险，但仍幻想用自己的真心去感动、说服男爵，虽然这最终被证明为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他拜托我在他去诺丁堡期间保护他的妹妹玛丽安，我答应了。我把玛丽安带到了你家，你知道我的那间小屋是无法用来招待客人的，况且后来我打算和骑士——阿尔兰一起去诺丁堡。从这天开始，所有不幸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

“什么事情，这到底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温里奥急切地问道。

罗宾汉叹了一口气，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你会知道的。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先去吃点东西，我烤的鹿肉味道棒极了，葡萄酒也相当不错，你一定会喜欢。”罗宾汉以一种富裕领主的得意口气说道，显然他不愿提及这一段伤心的往事。

这时，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几天的逃亡生活让

温里奥早已饿得饥肠辘辘，这会儿更觉得饥渴难耐，肚子里一个劲儿地咕咕作响。

酒足饭饱之后，温里奥迫不及待地要去撼月的家中探望父母和他日思夜想的穆德。罗宾汉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他感到应该把撼月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温里奥也觉察到了罗宾汉的异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罗宾汉？”温里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必须告诉你，撼月城和那里的一切都被路德曼人毁掉了。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一样，因为对那些受迫害的人施予了一点儿怜悯，因而受到了国王的处罚。不过，他们现在在班斯丹生活得很好，那些痛苦的记忆已经随着时间慢慢淡化了。”罗宾汉看似平静地说道。

“什么，撼月城被毁了？”温里奥似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可恶的路德曼人！罗宾汉，我决定加入你们，把那些卑鄙无耻的家伙统统杀光！”温里奥的眼中透出了一束可怕的凶光。

“温里奥，报仇的事情以后再说，只要你愿意，机会有很多。今天你先休息一会儿，明天我们去班斯丹。”

“你和骑士去见基斯保恩，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事？”温里奥追问道。

“除了恐吓和威胁，什么也没得到。所以，我们认为，要想从男爵的魔掌中救出艾伦，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逃跑。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我们要混进城堡，救出艾伦。我假装为转达你的消息来见艾伦的侍女——你的未婚妻穆德，骗过了门卫，进入城堡后，穆德告诉我在地下室有一个秘密通道，于是阿尔兰也悄悄进入了城堡，躲在穆德的衣柜里。天黑以后，我们的行动才真正开始。那真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穆德带我们避开士兵的岗哨，穿过一条条走廊和一段段楼梯，最终来到了一个回廊。回廊尽头就是艾伦的房间，两个士兵似睡非睡地守卫在门口。穆德示意我们在暗处躲着，自己大大方方地向房门走去，士兵一下子被惊醒了，随即把她拦在了门口。不一会儿，只见穆德抱着两大坛酒走了过去，经过我们旁边时，迅速向我们使了一个眼色。两个糊涂士兵见到酒顿时来了兴趣，抱起坛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倒在了地上。穆德趁此机会溜进艾伦的房间，叫醒了熟睡中的艾伦。不一会儿，穆德拉着艾伦的手，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门。睡眼惺忪的艾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顾不上向她解释，拉着她就向地下室方向飞奔而去。要想进入地下室，

小教堂是必经之路。教堂的窗口透出一点微弱的光亮，我们透过门缝，看到教堂的守门人正坐在火把下打瞌睡。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尽量放慢脚步不发出一点声音。或许是因为教堂内太暗的缘故，阿尔兰撞倒了墙角的椅子，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响声惊醒了守门人，他霍地站起来惊慌地四处张望，只见几个人影沿着墙角飞了出去。慌乱中，守门人大叫着发出紧急警报，随后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时，我们已经进入了密室，想趁混乱尽快逃走。没想到艾伦由于过度惊吓，两腿发软，一下子瘫在了地上。阿尔兰要抱着她走，但通道太狭窄，两个人无法通过。情况一下子紧急起来，如果继续逗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条。穆德已经被士兵认出来了，无法再回去。身后传来了追兵的吵闹声，我们只好抛下艾伦，没命地向出口逃去。”

“艾伦呢？”温里奥问道。

“她谎称遭到了绑架，男爵也没有再怀疑。但是，阿尔兰难过了好一阵子。无论如何，我们得逃得远远的，于是我们连夜赶去了撼月城。穆德留在了那儿，看得出，他对你的感情很深。”

“她对我的感情……”提起穆德，温里奥心里有些内疚。

“是的，她没有忘记你，一直盼着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你和阿尔兰也留在了那儿？”温里奥继续问道。

“没有，我走的时候并没有跟我的养父母说，他们一定很着急。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又赶回了诺丁堡。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快到诺丁堡时，只见前面火光冲天，在黑暗的夜里分外刺眼。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我拼命地跑，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当我到达我的小屋，不，我养父母破烂不堪的小屋，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堆灰烬。我不敢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大声地喊着，但没有人回应。我正要冲进大火中寻找养父母，房屋却在这一刻坍塌了。就这样，在沉睡中，我的养父母被大火夺走了生命！这一定是男爵在报复！”罗宾汉眉头紧锁，那晚的惨景又浮现在脑海中。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撼月城，你的父母兄弟要我和阿尔兰留下来。但我们从一个刚从城里回来的农夫口中得知，男爵正在悬赏缉拿我们，所以我们不敢在那里多呆。听说男爵把艾伦送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阿尔兰打听到是去了诺曼底，于是决定把妹妹玛丽安托付给你的家人，只身前往诺曼底寻找艾伦。”

“那么，阿尔兰找到艾伦了吗？”

“之后的七年，音讯全无，大概一年前，阿尔兰打听到了艾伦的下落，但也没能与她结婚。几天前，听说男爵带着艾伦又回到了诺丁堡。”

“玛丽安呢？”

“她一直在你家住着，但是不久……”罗宾汉支支吾吾地说道。

“她怎么了？”

“没什么，她很好。”罗宾汉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那么你呢，你后来干了些什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男爵得知我在撼月城避难的消息后，告诉了国王，并对我下达了流放令。一天，国王派兵到撼月城命令你父亲把我交出来，当时我已经逃跑了，他们最终没有抓到我。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会给整个撼月城带来灾难。国王盛怒之下，以窝藏罪没收了撼月城人的所有财产，并把他们驱逐出了居住地。凶狠的男爵在街上放了一把火，整个撼月城顷刻间化为了灰烬。所幸的是，男爵家一位好心的仆人提前赶来通风报信，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事后，你的父母兄弟、玛丽安和穆德逃到了班斯丹。而我和几个年轻人则去了夏伍德，干起了现在的事。”罗宾

汉现在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但心中还是涌上了千万种滋味。

“那真是一段悲惨的岁月啊！”温里奥感慨道。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阿尔兰，男爵为什么死死抓住你不放？这其中是不是还有隐情？”温里奥疑惑地问到。

“这其中的隐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父母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尽管他们待我如同亲子。我不知道我是谁，从哪儿来，对此我也不关心。直到有一天，诺丁堡一位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在临死前，向他的老伴吐露了一个秘密。他说我是汉丁顿伯爵的儿子，我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双双去世了。国王为了侵吞父亲的财产，把襁褓中的我送给了那位老人，老人无力养活我，又把我托付给了现在的养父母。国王早就视我为眼中钉，想除掉我以绝后患，但却苦于没有借口。当他知道我与路德曼人的冲突后，当然不能放掉这个绝好的机会。”罗宾汉苦笑着说道。

“汉丁顿伯爵！”温里奥兴奋地叫起来。

“你是汉丁顿伯爵？这么说，你不是我的表兄了。”温里奥又稍稍感到了一丝遗憾。

“当然是，我永远都是你的表兄。”说完，罗宾汉就捶了温里奥一下。

“怪不得我总感到你身上有一种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明天去班斯丹一定要大吃一顿。”一想起明天就能见到分别八年的父母和穆德，温里奥就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





失踪的温里奥

第二天一早，罗宾汉和温里奥向门斯彼德出发，那儿为他们备好了去班斯丹的快马。一个叫小约翰的年轻人和他们一同上路。这个年轻人比一般人高出一头，为了与父亲约翰区别，别人都叫他小约翰。

罗宾汉如往常一样唱着歌，温里奥偶尔也随着哼两声，说不上是激动还是高兴。



快要到达门斯彼德时，路边的石头后突然蹦出了三个人，恶狠狠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罗宾汉和他的朋友不由得大吃一惊。

“谁胆敢挡住我的去路？你们是谁？”罗宾汉怒视着他们问道。

“你们又是谁？”他们中间块头最大的那个人毫不示弱地反问道。

“我看我还是不要回答你为好，我的回答会让你们后悔的。”罗宾汉的神情如同一位居高临下的君王。

“狂妄的家伙，我要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这个林子的护林员，专门来捉你们这些捕杀国王红鹿的盗贼。”那人盛气凌人地说道。

负责守护这片林子的不是



磨坊的老板金·考克吗？这个人又是谁？罗宾汉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据我所知，负责这片林子的人是门斯彼德磨坊的老板金·考克。”罗宾汉说道。

“没错儿，我就是他的儿子米几·考克。”年轻人大声说道。

“金·考克可是个老实本分的买卖人，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罗宾汉不相信地说道。

“好像是真的。”小约翰小声说道，“听说他的棍棒非常了得。”

米几盯着罗宾汉，有种熟悉的感觉：绿色的上衣，帽子上的红羽毛，腰间的牛角号，还有那双坚毅的眼睛，莫非他就是基斯保恩男爵要捉拿的罗宾汉？

“你是罗宾汉！”米几脱口说道。

“眼力还不错，没错儿，我就是罗宾汉。”

“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听说抓到你能得到一大笔悬赏金，现在那笔钱归我了！”米几兴奋地说道。

“是吗？先赢了我再说大话。”罗宾汉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道。

“拔刀吧！”米几毫不示弱。

“且慢！”这时，小约翰插了进来，“听说你的棍

棒非常了得，我们就用棍棒比试。你先赢了我才有资格跟罗宾汉比试！”听说门斯彼德的米几有一手好棍法，小约翰早就想和他一比高下，今天的机会决不能错过。

“不管是罗宾汉还是他的小喽啰，今天我都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废话少说！”小约翰大叫着向米几扑去。

这场争斗一直从早上八点持续到中午，他们打得难解难分，再打下去，也难分胜负。筋疲力尽的米几最终投降。

“米几，”小约翰气喘吁吁地叫道，“早就想和你较量一番，今天终于如我所愿。本来，我一直以为我是最棒的，现在看来你也不错。”小约翰的一席话缓和了刚才紧张的气氛。

“我也听说你是棍棒高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虽然今天我输给了你，但不要以为这就伤了我的自尊，输给你我一点也不感到羞愧。”米几发自内心地说道。

“果然是个能屈能伸的好汉！大概这就是色赛人的精神吧，刚才冒犯之处请多原谅。怎么样？一起去喝杯葡萄酒吧，为我们的相识和友谊干杯。”罗宾汉对米几说道。

于是，米几和罗宾汉他们一起向门斯彼德走去。

到了门斯彼德后，他们找了一家酒店，一伙人围坐在桌前，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说起了罗宾汉他们在夏伍德的快乐生活。米几被他们在林中的有趣经历深深吸引了，执意要求加入，罗宾汉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他们说话期间，店里进来两个人，他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一边喝酒，一边朝罗宾汉这边偷窥。温里奥觉察到了两人的奇怪举动，可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们的样子，他们就匆匆离去了。温里奥只当他们是无聊的过路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几个人又坐了一会儿，罗宾汉和温里奥决定动身去班斯丹，小约翰带着米几回到了夏伍德。

温里奥沉浸在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一路上他们谈论的都是到达班斯丹后的事情。自从温里奥被色赛人抓走之后，家里人一直以为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些年来，岁月和非人的折磨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样子变化了很多。温里奥怕家里人认不出他，其实他更怕自己潦倒的样子让父母伤心，就像一个游荡多年的浪子突然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至亲的亲人。因此，他让罗宾汉先以朋友的身份介绍给他的家人。

“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罗宾汉还未进门就高

兴地喊起来，“有人说几天前看到了温里奥，我把他带到家里来了。”瞬间，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他的姐姐芭芭拉一眼认出了温里奥，六个兄弟也惊奇地叫出了温里奥的名字，他的父亲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地流着眼泪。罗宾汉悄悄退了出来，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穆德。

来到穆德的房中，发现她正坐在窗前发呆。

“没什么事吧，穆德？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罗宾汉轻轻地说道。

“噢，是罗宾汉。你虽然经常带给我们好消息，但总是没有我的份儿。”穆德苦笑着说道。

“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你高兴。”罗宾汉神秘地笑道。

“是关于温里奥的消息吧？是不是又有人看到他了？等的时间太久了，连失望的感觉都找不到了。”穆德看着窗外，像是在对自己说话。

“穆德，你看谁来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温里奥站在了她的面前。穆德慢慢地转过头，一下子惊呆了：这是温里奥吗？这就是自己日日盼望的爱人吗？

“穆德……”温里奥轻轻地叫出了她的名字。穆德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八年的等待，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等待已经成了她的一种习惯。此刻，当等待结



束的时候，无数的辛酸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她想大哭一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温里奥和穆德马上宣布了第二天结婚的消息，全家人开始为他们的婚事忙碌起来。



第二天早晨，班斯丹的人们都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温里奥和穆德结婚的日子。这对等待了八年的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院子里摆满了酒桶，房门也用鲜花装饰一新,整个班斯丹洋溢在一派节日的气氛中。

穆德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芭芭拉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堂。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也都陆续到齐了。但是，举行仪式的时间到了，温里奥还没有来。他的家人找遍了周围所有的地方，仍不见他的踪影。

温里奥失踪了。





基斯保恩男爵的阴谋

在温里奥失踪的前几天，基斯保恩男爵正与一个衣着华丽的老人在他的房间里窃窃私语，好像在商谈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对我的要求太过分了，男爵。”瘦骨伶仃的老人抱怨道。

“亲爱的斯蒂芬，我只是想保障我女儿的幸福。”男爵争辩道。

“我知道你是个好父亲，基斯保恩男爵，你打算给你女儿什么嫁妆呢？”斯蒂芬狡猾地问道。

“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谈论过了吗？举行婚礼

那天给五千英镑，以后每五年再给五千英镑。”男爵不耐烦地说道。

“是不是太少了？五年才给五千英镑。”斯蒂芬嘀咕着。

“斯蒂芬，你在考验我的耐心吗？我的女儿年轻漂亮，而你都五十多了，所以，你得接受这个现实。”男爵毫不让步。

“好，好，别生气，基斯保恩，我们可以再商量。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让我在婚前给你一半财产？等我和艾伦结婚后，我的就是艾伦的，这不都一样吗？”斯蒂芬不解地问道。

“我得为我的女儿考虑，你和我女儿之间由于巨大的年龄差异，婚后一定会发生不少口角，如果你不遵守约定，我的女儿今后怎么生活？但是，如果我拿到你的一半财产，就无需担心了。”男爵冠冕堂皇地说道。

“亲爱的基斯保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的女儿吗？我怎么会和她发生口角？这绝对不可能！”

“如果你不答应，就当我们以前什么都没说。”

“你得让我考虑一下，我需要时间考虑。”斯蒂芬哀求着。

正在这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进来。”

少顷，一个仆人进来禀告男爵，国王派来的御使已经到达。

“让他上来。”男爵命令道。

接着，男爵又转向斯蒂芬，威胁他道：“在国王御使到达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做出决定，我的女儿艾伦就要嫁给别人了。”

“拜托，你先听我说。”斯蒂芬哀求道。

“我什么也不想听，如果你爱我女儿，就不要再讨价还价。”男爵不容商量地说道。

“但是……”

“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你就得不到我的女儿。在御使还没有到达之前，你最好仔细考虑一下。”

"我已经听到御使的脚步声了，怎么样？快做决定吧。"正说着，敲门声响了。

"好吧，就按你说的做。"斯蒂芬最终妥协了。

不久前，诺曼底的军队中逃出了一名士兵，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这件事竟然传到了国王耳中。国王大怒，派兵在全国范围内搜捕这名逃兵，几天之后，终于在班斯丹把他抓到了。为了杀一儆百，国王命令基斯保恩男爵当众对那名逃兵执行绞首刑。这便是御使此行的目的。

罗宾汉在班斯丹附近没有发现温里奥的踪影，就向诺丁堡方向寻去。他一路走，一路打听，希望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在门斯彼德附近正巧遇到了米几，米几神情慌张地把罗宾汉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道："你知道吗？温里奥被抓走了。"罗宾汉大惊失色，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昨天晚上，我听几个士兵说诺丁堡监狱刚刚抓进了一个囚犯，听说是个逃兵。当时我就在犯嘀咕，会不会是温里奥？今天早上又听班斯丹的人说温里奥在婚礼上失踪了，我想一定是他了。"

罗宾汉命令小约翰火速赶往夏伍德，把大家召集起来，悄悄埋伏在诺丁堡城边的丛林中等待他的命令。

随后，罗宾汉和米几骑上马，向诺丁堡飞奔而去。

到达诺丁堡后，罗宾汉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城，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暴露了身份，他们的计划就泡汤了。这时，罗宾汉想起了他的一个朋友——诺丁堡的衙役赫伯特，他一定知道温里奥的情况，不如先向他打探一下消息再行动。于是，罗宾汉派米几到赫伯特的家中找他，自己在城外的树林中等候。

罗宾汉躺在树下，心里盘算着营救温里奥的计划。这时，一阵轻快的马蹄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一位骑士头戴骑士帽盔，气度不凡地迎面过来。

“如果是个路德曼人，这个月的弓箭钱就从他口袋里拿好了。”罗宾汉心中暗暗窃喜。他主动走上前去搭讪道：“您好，尊贵的骑士。”罗宾汉脱帽向他致敬。就在罗宾汉摘下帽子的一瞬间，骑士的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

“这鬼天气从早上一直阴到现在，不过，您的到来就像一缕阳光，让这儿顿时蓬荜生辉。”一句话让骑士心里感到十分愉快。

“你是罗宾汉一伙的吧？”骑士出其不意地问道，罗宾汉也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又镇静下来，微笑着对骑士说：“人不可貌相，骑士先生，在树林里居住并

不意味着就是罗宾汉一伙的。就像您，虽然有着高贵的气质，但我也不能以此确定您就是一位尊贵的路德曼骑士。”罗宾汉狡猾地说道。骑士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您说得对，我不是路德曼人，而是色赛人，是不是令您很失望？”骑士仍然微笑着说道。

“失望？我为什么要失望？”这个骑士竟然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罗宾汉不禁感到有些诧异。

“罗宾汉，难道你真的没有认出我来吗？”骑士走近罗宾汉，紧紧抓住他的手说道。

“你是……”罗宾汉越来越迷惑了。

这时，只见骑士摘下帽子，露出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湛蓝色的眼睛。

“阿尔兰！你是阿尔兰！”罗宾汉兴奋地叫起来。

“没错儿，我是阿尔兰，你小子竟然连我也认不出了。”阿尔兰照着罗宾汉的肩膀擂了一拳。

“你现在的样子我怎么能认出来呢？这八年你跑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发财了？”罗宾汉开玩笑地说道。

“说来话长，当年国王对我下达流放令后，我就一直四处漂泊，一边寻找艾伦，一边打零工找生计。我在诺曼底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为法国国王立了功，他知道了我不幸的遭遇后，就给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写了

一封信， 要求让我重新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后，我不仅重新拿回了父亲的财产，还找到了艾伦。”阿尔兰对罗宾汉说道。

“我和基斯保恩男爵有一个约定，如果我在七年之内不见艾伦，并且能在七年后给他十万英镑，他就会把艾伦嫁给我。明天就是我们约定的最后一天。”阿尔兰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

“太好了，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不过，你要小心基斯保恩，不要完全相信他的话。”罗宾汉提醒阿尔兰道。

“明天我一定要去见男爵，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七年了。”阿尔兰轻轻叹了一口气，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放心吧，阿尔兰，无论何时我都会站在你身边为你助威，男爵要胆敢要什么花招，我一定不饶他。”罗宾汉拍着阿尔兰的肩膀说道。

“对了，阿尔兰，你还记得当年我们连夜逃到撼月城，收留我们的那家人吗？”罗宾汉对阿尔兰说道。

“你是说撼月夫妇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为什么突然说起他们？难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情吗？”阿尔兰担心地问道。

“不是，是他们的儿子，我的表兄温里奥。”

“他不是被路德曼人抓去了吗？”

“他在几个月前逃了回来，昨天是他举行婚礼的日子，但就在婚礼开始之前，他又突然失踪了。”罗宾汉把近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阿尔兰。正说着，米儿和赫伯特来了。

“罗宾汉，温里奥昨天晚上被送进了监狱，男爵看管得很严，谁都不准靠近他。我只知道今天早上一个神父去为他做了弥撒。”赫伯特说道。

“圣母玛丽亚，帮帮我们吧，我可怜的兄弟正身陷囹圄，难道就没有其他消息了吗，赫伯特？”罗宾汉心情有些沉重。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倒是男爵女儿周末举行婚礼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人们好像都对她比较感兴趣。”赫伯特随口说道。

阿尔兰大惊失色，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

“你是说男爵的女儿艾伦吗？”阿尔兰不敢相信地问道。

“没错儿，听说男爵把她卖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唉，天下竟有这样的父亲。”赫伯特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艾伦要嫁给一个老头子？”这个消息对阿尔兰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要马上去见男爵，他如果再敢愚弄我，我一定会让他后悔。”说着，阿尔兰翻身上马，向诺丁堡城疾驰而去。

阿尔兰刚走，只见一位神父慢慢地从城门口向这边走来。

“罗宾汉，就是他，是他为温里奥做的弥撒。”赫伯特小声说道。

罗宾汉走过去，向神

父恭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问起了温里奥的事情，希望能从他的口中得到一点消息。

“他的灵魂很快就会升入天堂。”神父说道。

“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罗宾汉继续问。

“在城堡的监狱里。”神父平静地回答道。

“什么时候行刑？”

“明日清早。”终于得到了一点有用的消息。

“尊敬的神父，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您，请您看在圣母玛丽亚的份儿上，一定要答应我。温里奥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想见他最后一面，对我可怜的朋友说几句话。请您明天早晨再为他做最后一次弥撒，把我的话传达给他。”罗宾汉非常真诚地请求道。

“上帝是仁慈的，好吧，我答应你的要求。”神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默默地离去了。

阿尔兰来到了男爵的城堡，在仆人的带领下，向男爵的房间走去。男爵看到门口站着的这个年轻人，不由得全身颤栗起来，很久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没想到能再见到你。”男爵声音颤抖地说道。

“是不想再见到我吧。”阿尔兰冷冷地一语道破。

“我们的约定昨天就已经结束了。”男爵妄图搪塞过去，却不料激起了阿尔兰心中的怒火。

“这样的话真让我感到遗憾，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七年，你要的十万英镑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有件事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八年前你是怎样抢走了别人的财产，致使别人家破人亡，这件事我想国王还不知道吧？”阿尔兰冷笑着，仇恨的目光让男爵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男爵马上换了一种比较缓和的语气说道：“看你年轻，我就饶恕你这些狂妄之言，何必说这种话呢？我并没有说不同意。”

“别再想骗我，我知道你要把艾伦嫁给一个老头子，这件事全国上下都传开了！你知道外面怎么议论你吗？你最好自己去听听！”阿尔兰愤愤地说道。

“不要听他们胡说，艾伦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忍心让她和一个老头子结婚？放心吧，你先回去，明天听我的好消息。”男爵想暂时先把阿尔兰打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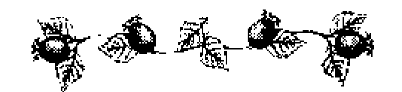
阿尔兰一走，男爵就命令黑人皮尔勒跟在他后面，一出城就把他干掉。

于是，皮尔勒和另外两名同伙跟着阿尔兰进入城外的树林。这时已近傍晚，林子里很阴暗，好长时间也见不到一个行人。皮尔勒趁其不备，抓起一根木棍向阿尔兰头部狠命砸去，阿尔兰一下子昏厥过去。皮尔勒命令两个同伙先走，想自己把他埋掉，好去男爵那儿领功。

在坑即将挖好的时候，皮尔勒遭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袭击。此人力大无比，棍术超群。在他猛烈的进攻下，皮尔勒最终抵挡不过，落荒而逃。

年轻人走过去，把手放在阿尔兰的胸膛上，感觉到心脏还在跳动，于是将他扛在肩上，消失在夜色中。





营救温里奥

天亮了，阳光照在温里奥苍白的脸上，他相信他忠实的朋友一定会来救他，同时也做好了走向绞刑台的准备。

士兵押着温里奥向城外的绞刑台走去，看热闹的人们把马路塞得满满的。温里奥向四周张望，却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心头不禁涌上了一丝悲伤。但他仍没有放弃希望，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罗宾汉就在不远处，他一定会来的。"

来到绞刑台前，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羞耻的死了。

"我有话要对男爵说。"温里奥说道。





“你想说什么？”坐在监督席上的男爵冷冷地问道。

“我没有被赦免的可能性吗？”

“没有。”男爵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么……如果您是一位宽容的人，请不要拒绝我最后的请求。”温里奥有些绝望地说道。

“什么请求？”

“我出身色赛贵族，我们家族的任何人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耻辱，作为一个军人，我请求您让我死得尊严些。”

“你要知道，你现在是死囚犯，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我是一名军人，死对我来说不

算什么，但我不能像死囚犯一样，死在这让人屈辱的绞刑台上！请赐给我一把刀，让我在战斗中死去吧！”

“收起你的这些废话，不要再耍什么小聪明。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我会蠢到给你一把刀让你来杀我吗？真是个疯子！乖乖地去死吧，你的那些同伙也会死在这儿。”男爵恶狠狠地说道。

这时，一位神父走上前来，向男爵说道：“我请求您允许我向这个可







怜的罪人施予最后的慈悲。”

“你的义务不是已经尽完了吗？拖了这么长时间，够了。”男爵不耐烦地说道。

“请收回您的话，上帝对每个人都是仁慈的。”神父严肃地说道。

“那好吧，快点！”男爵只好同意。

“请让士兵往后退一退，临终者的祈祷不能被任何人听到。”男爵命令士兵退下。这时，绞刑台上只剩下了神父和温里奥两个人。

“别动，温里奥。”神父靠近温里奥低声说道。

“我是罗宾汉。”

“罗宾汉！”温里奥兴奋地小声说道。

“我现在把你手上的绳子割断，然后我们一起冲下去。”

“低下头，假装对我说话的样子。好，绳子开了，我上衣里有把刀，抓住它。”罗宾汉假装在为温里奥祷告。

“我抓住了，罗宾汉。”温里奥耳语道。

“好，现在我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说着，罗宾汉猛然脱掉神父袍，露出了赫赫有名的夏伍德之服。

“男爵！”罗宾汉大叫一声。

“温里奥是我的好伙计，谁也休想把他从我身边夺去！你派去杀阿尔兰的人有消息了吗，男爵？”罗

宾汉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

“抓住他！”男爵惊恐地喊道，但却无人敢动。

“有谁抓住那个家伙，男爵奖赏五百英镑。”

罗宾汉对那些蠢蠢欲动的士兵眨了眨眼，说：“我的伙计们一起来了，奉劝你们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牛角号声一响，瞬间，四周的丛林中跳出一群手持弓箭的绿衣人。

“拿起武器！忠实的路德曼士兵，把这些恶党统统给我消灭掉！”男爵大声喊道。

这时，绿衣人的弓箭齐刷刷地向路德曼士兵射去，大惊失色的男爵仓皇翻身上马，向城堡方向逃去，



士兵们也都作鸟兽散。

“夏伍德万岁！罗宾汉万岁！”兴奋的绿衣人们发出了胜利的呼喊。





幸福的婚礼

男爵猜想罗宾汉无意攻城，就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今天的事情让男爵陷入了沉思，罗宾汉仅凭一把刀就把自己的队伍打得落花流水，让曾经叱咤风云的男爵名誉扫地。想到这儿，男爵不禁羞愧难当。士兵们还在议论着今天的惨败，并把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到男爵身上。这些议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并且传到了男爵耳朵里。气急败坏的男爵大声呵斥着手下，好像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挽回脸面。

贪婪的男爵此刻关心的并不是怎样报复罗宾汉，他只祈求罗宾汉不要再找自己的麻烦，好让自己的计

划得以顺利进行。如果阿尔兰真的死了，艾伦嫁给斯蒂芬，再等斯蒂芬死后，艾伦就会得到他的巨额遗产，然后再和掌权者结婚……这样一来，钱财、权力、名誉、地位等，一切都会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中。男爵正陶醉在自己的完美计划中，耳边突然响起了罗宾汉在绞刑台上说的那番话，难道……难道阿尔兰还活着？男爵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急忙命仆人去传皮尔勒，结果得知皮尔勒一直没有回来。这个消息让男爵十分恼火，他大声吼道："现在还有谁知道皮尔勒的下落？"

仆人小心翼翼地说道："和他一起去的两个人回来了，一个快要死了，一个受了伤。"

"把那个还能走路的人给我带上来！"男爵万分恼火地命令道。

那个受伤的家伙一瘸一拐地来到男爵面前，告诉男爵，在他们回来之前，皮尔勒已经把阿尔兰埋掉了。

"埋掉了？那么，你确信他已经死了？"面对男爵那双恶狠狠的眼睛，他机械地点了点头。其实，他也不知道阿尔兰是不是真的死了。

男爵命令他退下，继续在屋里踱来踱去，思考着他的计划。

此时，艾伦的未婚夫——老斯蒂芬仍呆在城堡中，焦急地等待着和艾伦的婚期。兴奋的斯蒂芬来到男爵房中，和他一起商量婚礼的事情。为防止罗宾汉的骚扰，男爵希望在城堡的小教堂里举行仪式。而斯

蒂芬则有另一番打算，他想借此婚礼炫耀一下自己的富有和美丽的新娘，于是坚持在距离城堡不到两千米处的林顿修道院举行。

"你没有大脑吗？不要忘记那些恶党正在窥视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去林顿修道院，不是自投罗网吗？"

但贪慕虚荣的斯蒂芬仍坚持认为那些恶党根本不足为患，只要做好防卫工作，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那就随你便吧。"男爵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婚礼问题解决后，斯蒂芬离开了男爵的房间，去见他心爱的艾伦小姐。男爵对这样的安排感觉十分不踏实，他预感到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此时，班斯丹撼月家的人们都在焦急和希望中等待着。突然，门外响起了轻快的喇叭声。

"是罗宾汉！"玛丽安跑到窗前激动地叫道。

"一定有好消息！"芭芭拉说。

"好了，穆德，振作起来！温里奥一定会回来的。"

"别再让我空欢喜了，芭芭拉。"无数次的等待已经让穆德感到了心灰意冷，希望对她来说只不过是又一次失望的开始。

就在这时，罗宾汉、温里奥和阿尔兰出现在了大厅门口。他们相互凝视着对方，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玛丽安！""穆德！"深情的呼喊仿佛穿越了几个世纪，来唤醒了自己心爱的姑娘。经历了无数不

幸的人们相互拥抱着，亲吻着，沉浸在一场突然光临的巨大幸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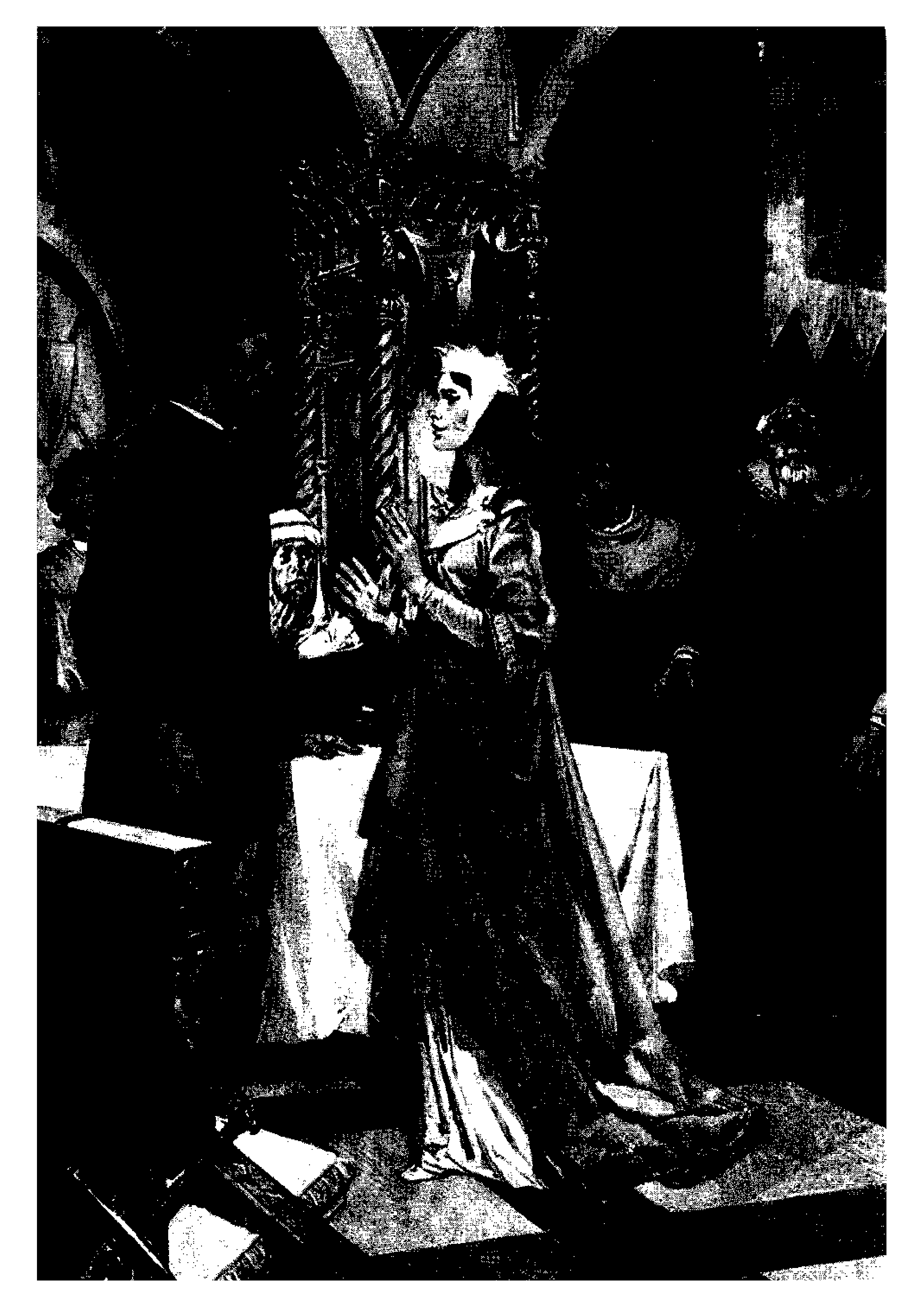
玛丽安告诉了哥哥她和罗宾汉的婚事，阿尔兰由衷地为妹妹感到高兴。温里奥则兴奋地叫起来："万岁！那么，我们可以一起举行婚礼了，就定在明天吧，罗宾汉？"

阿尔兰要求再等一周，等他救出艾伦，他们一起举行一个幸福美满的婚礼。这样，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救出艾伦。

阿尔兰和男爵见面后的一周，是艾伦举行婚礼的日子。艾伦在房中暗自垂泪，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虽然穿着华丽的衣裙，罩着美丽的蕾丝面纱，她的脸却被无限的惆怅映得苍白，一双悲伤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房门。对她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阿尔兰已经忘记了她，忘记了他们之间的约定。这时，门开了，斯蒂芬进来了，今天他穿了一件奢华无比的衣服，使他滑稽可笑的脸显得比平日更加可憎。

"我的小姐，时间到了。"斯蒂芬厚颜无耻地提醒道。面对这样一个老得可以做自己父亲的人，艾伦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此刻她已经无力反抗，只有乖乖地顺从。这时的林顿修道院里，几十名仆人从清晨就开始为婚礼做准备，一直忙到现在。

整个教堂用豪华的绸缎装饰一新，四周摆满了鲜花。主持婚礼的神父身着白色的礼服，正和修道士们





一起等候在教堂门口。这时，一个奇怪的男子出现了，他戴着一顶巨大的帽子，遮住了大半边脸，手里抱着一架竖琴。他走到神父面前，毕恭毕敬地说道："神父，为了新郎和新娘的美好未来，您一定会为他们做最严肃庄重的祷告，是吗？"

"当然。"神父对这个陌生人提出的奇怪问题感到疑惑不解。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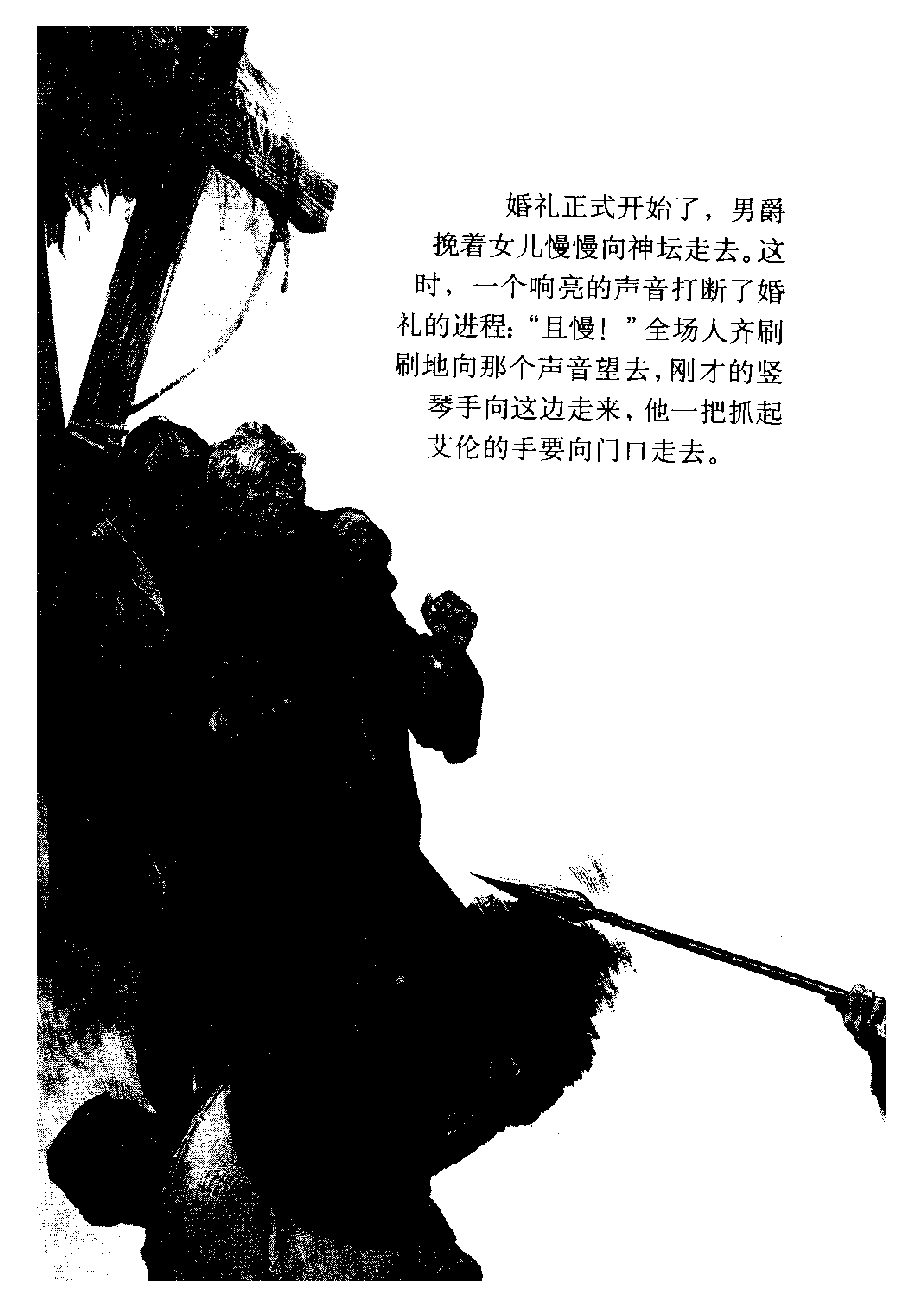
"尊敬的神父，我是英国第一竖琴手，很多达官贵人邀请我在盛大仪式中为他们演奏。今天听到男爵的独生女要和斯蒂芬结婚的消息，特地赶来祝贺。"

"欢迎您的到来。"

"谢谢您，神父。"来者——罗宾汉彬彬有礼地说道。

"先生，可否现在就演奏一曲助兴？"神父请求道。

"等到婚礼开始吧，那时您就会知道什么是我最拿手的了。"罗宾汉脸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不一会儿，婚礼队伍到了，斯蒂芬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兴奋，而艾伦则满面愁容。进入教堂的瞬间，她再次失神地望着父亲，那双悲伤的眼睛最后一次哀求着："父亲，请您救救您可怜的女儿吧，这场婚姻无异于让我死。"但是，当看到父亲那冰冷的眼神，她只有紧紧地闭上嘴。



婚礼正式开始了，男爵挽着女儿慢慢向神坛走去。这时，一个响亮的声音打断了婚礼的进程:“且慢！”全场人齐刷刷地向那个声音望去，刚才的竖琴手向这边走来，他一把抓起艾伦的手要向门口走去。

“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抓小姐的手！”神父吃惊地喊道，男爵和斯蒂芬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呆呆地愣在那儿。

“我是上帝派来解救小姐的神人。”竖琴手义正言辞地说道。这时男爵好像才明白过来，他冲到竖琴手面前，瞪大了眼睛叫道：“你是谁？为什么要破坏神圣的婚礼！”

“你这个利欲熏心的父亲，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和这个糊涂老头子结婚，还说什么神圣的婚礼！”男爵气得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竖琴



手转身对艾伦说道："可怜的小姐，上帝不会让你嫁给斯蒂芬，你和阿尔兰的婚姻是前生注定的，谁也没有权利改变。"说着，竖琴手一只手迅速地解开外衣，另一只手拿起了牛角号。

"罗宾汉！"男爵大惊失色。

"罗宾汉！阿尔兰的朋友！"艾伦喜出望外。

"不错，是罗宾汉和他勇敢的同僚们。"牛角号声响起，身着绿衣的



夏伍德勇士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转眼间包围了斯蒂芬的护卫队。

这时，一名骑士走上前去，跪在艾伦面前。艾伦双手抱在胸前，浑身颤抖着，原本绝望的双眸闪烁出希望的光芒。

“阿尔兰！我的爱人阿尔兰！你终于来了，我以为你早已忘记了我。”

“神父！”罗宾汉走上前去，摘下帽子，郑重地说道，“看看可怜的小姐，她被自己无情的父亲逼着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恳求您为这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主持婚礼。”

“我反对！”男爵大声喊道，“没有我的同意，你们休想抢走艾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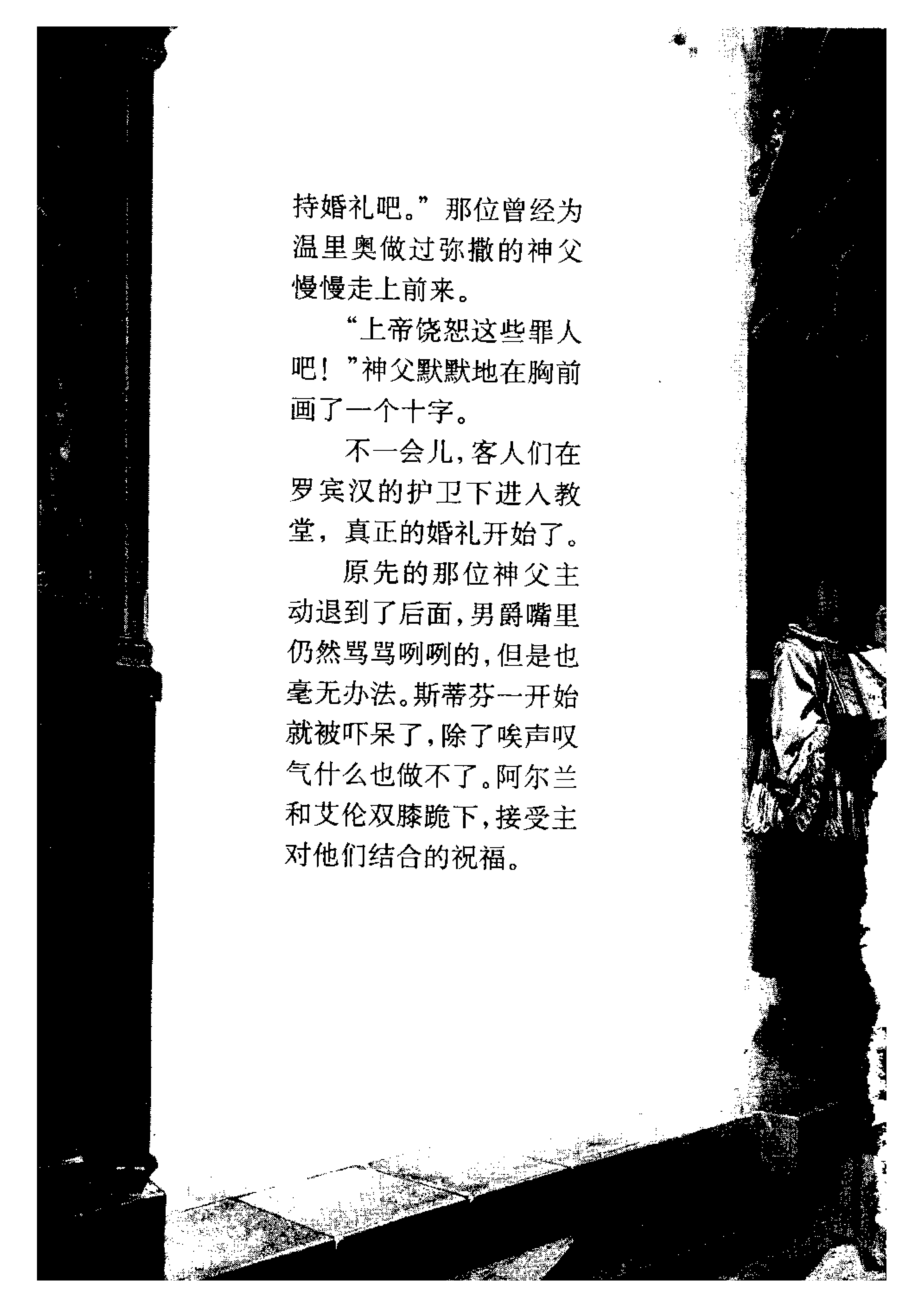
“仁慈的神父，您会为他们主持婚礼吗？”罗宾汉再次恳切地问道。

“没有新娘父亲的同意，我不能这样做。”神父犹豫地说道。

“我绝对不会同意！”男爵歇斯底里地喊道。

“神父，我们会等候您的决定。”罗宾汉根本不管男爵的强烈反对，继续恳求道。

“这件事，我没有权利决定。对于您的身份，我一无所知，当然不能随便答应您的请求。”神父继续拒绝道。罗宾汉也就不再勉强，他转身对一位藏在士兵中的老人恭敬地说道：“神父，那就请您来为他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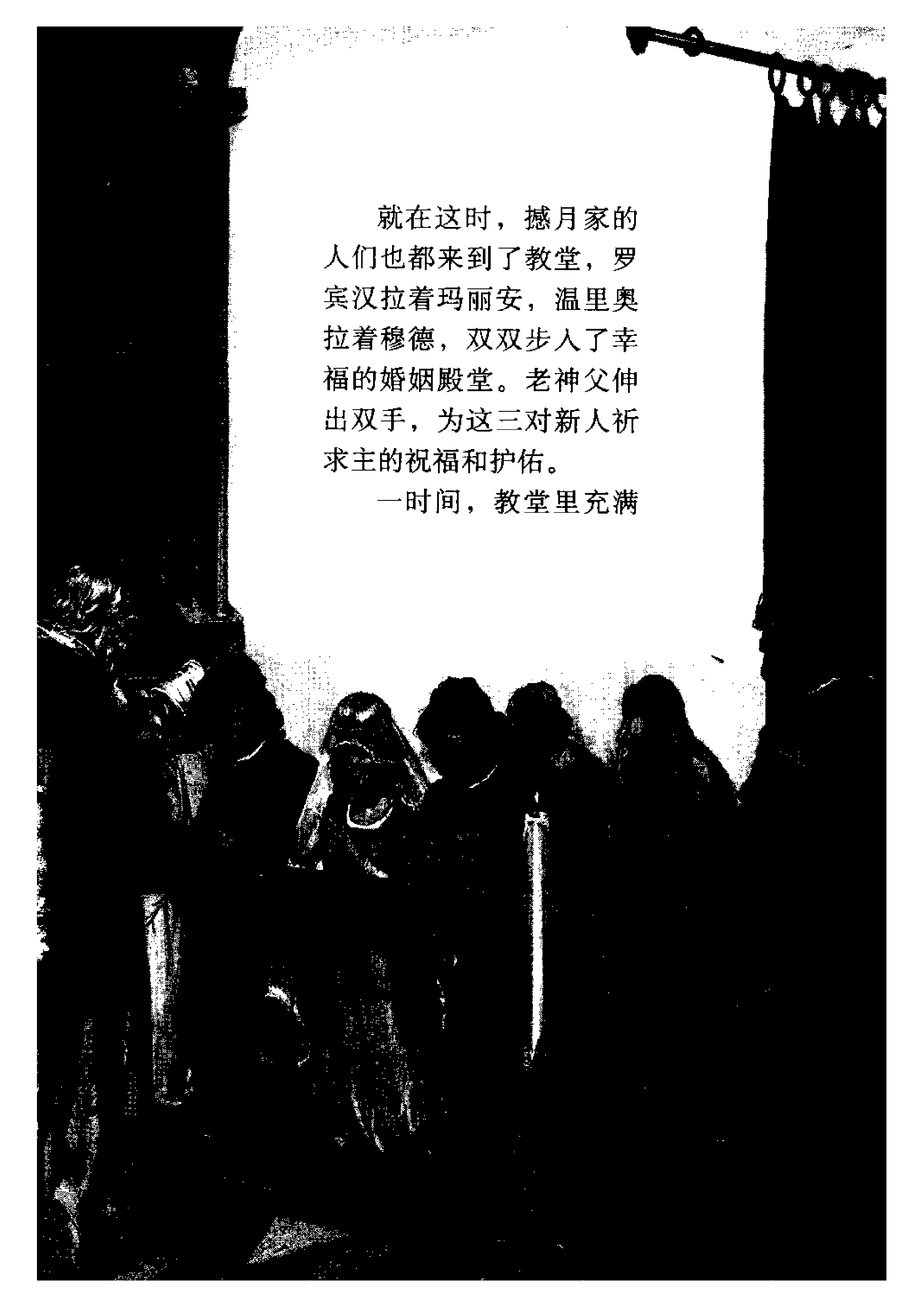


持婚礼吧。”那位曾经为温里奥做过弥撒的神父慢慢走上前来。

“上帝饶恕这些罪人吧！”神父默默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不一会儿，客人们在罗宾汉的护卫下进入教堂，真正的婚礼开始了。

原先的那位神父主动退到了后面，男爵嘴里仍然骂骂咧咧的，但是也毫无办法。斯蒂芬一开始就被吓呆了，除了唉声叹气什么也做不了。阿尔兰和艾伦双膝跪下，接受主对他们结合的祝福。



就在这时，撼月家的人们也都来到了教堂，罗宾汉拉着玛丽安，温里奥拉着穆德，双双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老神父伸出双手，为这三对新人祈求主的祝福和护佑。

一时间，教堂里充满

了幸福的欢呼声。

“你们这些恶贼，强盗！”男爵小声地嘟囔着，被小约翰强行带出了教堂。婚礼顺利地进行完毕。

婚礼结束后，罗宾汉带着玛丽安，温里奥带着穆德，阿尔兰带着艾伦回到了夏伍德森林。凉风习习的林间小道上，随风摆动的树枝摩挲着他们的脸庞，百年老栎树、直冲云霄的榆树和整齐挺拔的杨树上方是树叶和花瓣簇拥而成的一个巨大美丽的花冠。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是为他们特意准备的。

夜色渐渐降临，在那片宽阔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进行着。为了祝贺这来之不易的一天，人们尽情地唱歌、跳舞，一直狂欢到深夜。





可怜的骑士

阿尔兰在门斯彼德有一栋华美无比的别墅，那是他与艾伦温馨舒适的家。玛丽安婚后与罗宾汉住在夏伍德森林，那里郁郁葱葱的树木遮天蔽日，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生活的甜蜜让玛丽安感到非常满足。阿尔兰希望玛丽安搬到他的别墅去住，但她一心一意追随着罗宾汉，不管他到哪儿。

不仅仅玛丽安，穆德和其他年轻人的妻子也这样。那些可爱的诺丁堡姑娘被罗宾汉他们英勇无畏的正直之举深深感动，接受了森林勇士们的求婚，在上帝的祝福下，纷纷踏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这样，他

们就一起在美丽的夏伍德森林生活下来。森林中的生活充满了自由和新奇，也不乏甜蜜和浪漫。

玛丽安的聪慧有口皆碑，不久，她就适应了这儿的生活，甚至还学会了射箭和棍术，这让她在姑娘们中有着女王一样的地位。

两年后，他们中的两对有了可爱的小宝宝，让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人们体



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觉。

一天，罗宾汉、温里奥和小约翰在他们的老地方集合，商议事情。这老地方是在一棵被称为约定树的树下。不一会儿，他们隐隐约约听到了马蹄的声音。

“喂！是不是有人过来了？你们去看一下。”接到罗宾汉的命令，小约翰和温里奥各自寻找有利位置，仔细观察起来。

“是个骑士，看他身上的衣服不像是个有钱人。”温里奥说道。

“说不定他是为了免交通行费故意穿成这个样子的，那破烂的衣服下藏着什么财宝也未可知。”小约翰接着说道。

夏伍德的年轻人多数是饱受路德曼人压迫的色赛人，路德曼人不仅夺走了他们的贵族爵位和世代相传的领地，还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处以死刑。这让他们对路过夏伍德森林的路德曼人恨之入骨。

罗宾汉虽然从路德曼人身上得到了不少钱财，但是，对于乖乖顺从的路德曼人，他并不会为难他们，因此得到了“义贼”的称号。

“您好，先生。”小约翰向他打招呼。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夏伍德森林 ，我们已等候您多时了。”



“等我？”骑士悲伤的眼睛中流露出了一丝惊讶。

“没错儿。”温里奥回答道。“主人派我们来接先生，他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一派胡言！你的主人到底是谁？”骑士猜想自己遇上了山贼。

“罗宾汉。”小约翰微笑着说道。

"罗宾汉！你是说大名鼎鼎的罗宾汉！夏伍德森林的罗宾汉！"骑士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对罗宾汉我早有耳闻，今天能够见到他，真是无比荣幸。我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邀请。"

小约翰牵着缰绳在前面引路，温里奥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他们就到达了约定树下。小约翰认为他的穷困潦倒不过是为免除通行费而作的伪装，温里奥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骑士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

罗宾汉一边向骑士打招呼，一边对他细细打量起来。褴褛的衣着，凌乱的头发，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忧伤。骑士好像觉察到了罗宾汉的目光，连忙整了整自己的衣领。罗宾汉从他的神情和言谈举止中感到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气质。

罗宾汉看到骑士有些不自在，感到自己有些失礼，于是请他坐下，并吩咐手下照管好客人的马。

罗宾汉与骑士交谈的时候，部下们已经开始准备晚餐。没过多久，草地上已摆满了各种美味和葡萄酒，在夕阳的照射下，葡萄酒折射出诱人的光辉。如果说痛苦能诱发人的食欲，那他的痛苦一定是长而持久的。骑士旁若无人地吞食着眼前的食物，一句话都没有说。其实，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一顿饱饭了。

"先生，"罗宾汉在他酒足饭饱后叫道，"对于贫穷

之人，我会免费供给他食物，而对于有钱的人，我会这样对他说：‘尊敬的先生，这是一间旅馆，我是这儿的老板，为您服务的都是仆人。’正直的客人在接受服务后，一定会付与丰厚的报酬。”骑士听完罗宾汉诙谐幽默的话后，忍不住笑起来。

“这种方法真是太有趣了，既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又不失风度。您的好客我早已耳闻，但这种索要钱财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罗宾汉吹响牛角号召唤小约翰和温里奥。

“骑士先生，宴会已经结束，请您付钱吧。”

“这样的话，”骑士顿了顿说道，“就像您说的，向公爵、伯爵这样的有钱人索取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但是，我的全部财产只有十英镑，这会不会令你们很失望？不信的话可以命你的手下来搜。”

小约翰对他进行了一番搜查，发现果不其然。罗宾汉有些吃惊，他微笑着对骑士说道：“您虽然衣着褴褛，但我第一眼看到您，就觉得您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贵族气质。”

“不错，我以前曾经是一个很有钱的骑士，但经过了一番变故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骑士苦笑着说道。

“洗耳恭听，倘若能帮助骑士先生，我将万分荣

幸。”罗宾汉对这个有些奇怪的骑士产生了好奇。

“早就听说您是劫富济贫的英雄，今天得以相见，果不其然。我叫理查德，是爱尔兰王室的后代。”

“那么说，您也是色赛人？”

“我的血统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我有个外号叫‘大平原的理查德’，那是因为我的城堡建在距离玛利安修道院三四千米远的平原上。我和我的爱人结婚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天，一个落魄的男子带着他年仅五岁的女儿来到城堡，声称想在修道院平静地过完下半生，求我把他的女儿抚养成人，我答应了。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她和我的儿子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他们相爱了，婚礼的日子也定了下来。

“但是，两个月前，一个参观修道院的路德曼人途经城堡，无意中见到了小姐，并对她一见倾心，于是要向她求婚。他一定以为我会同意，并附带送了一大堆嫁妆。我如实告诉他，小姐已经和我的儿子订了婚。结果他怀恨在心，并企图报复。

“开始，他企图绑架小姐，幸亏我儿子及时发现，使他没有得逞。但这却导致了另外一场不幸，那个路德曼人在与我儿子的搏斗中不幸身亡。紧接着，不知谁走漏了风声，有士兵来要逮捕我的儿子。我只好去

向国王请求宽恕。国王虽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却要我交一大笔钱作为条件。我把保险箱中的钱全部取出，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不惜屈尊向下人们伸手，仍旧差四百英镑。情急之下，我只好向当地一个富有的路德曼人请求援助。他答应借给我钱，条件是必须在一年之内还清，不然我所有的领地都要归他所有。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可我手里却只有十英镑。”骑士无奈地耸了耸肩，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

“难道不可以要求延长期限吗？”

“他一分钟都不会延长，这个路德曼人早就对我的领地垂涎已久，他料到我没有能力在限期内偿还，才提出这样的条件。昔日的朋友一个个离我而去，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张张冷酷的面孔。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一年、两年……也许是一辈子。”骑士回忆着那些痛苦的往事，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罗宾汉有些伤感，他想了想说：“理查德，我对你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上帝会帮助你走出困境。我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借给你四百英镑。”

骑士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惊奇地张大了嘴，原本眉头紧锁的脸上闪现出希望的光芒。

“这是真的吗？感谢圣母玛丽亚。”骑士在胸前画

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谢谢你，罗宾汉。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骑士感激地说道。

“我相信！”说着，罗宾汉转向温里奥，“温里奥，从我们的保险箱中拿四百英镑来，小约翰，你去我的衣柜里为客人找一件合适的衣服。”

小约翰和温里奥按照罗宾汉的吩咐把衣服和钱递到骑士手上。骑士捧着钱和衣服，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自己多年的朋友竟不如一个萍水相逢之人，这到底是应该庆幸还是难过？

“那么，期限是什么时候？”骑士怀着复杂的心情问道。

“从今天开始一年，当然，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罗宾汉调侃地说道

“好，一言为定！”

“明年的今天就在这棵树下会面，不见不散。恰巧这棵树就叫做约定树。”

“我一定会来！”骑士紧紧握住罗宾汉的手，郑重地说道。

“阁下是诚实的色赛人，仅仅这一点就是最好的保证。您经历了这么多不幸，我虽然被别人称为山贼，但帮助朋友是义不容辞的事。”

理查德与罗宾汉、温里奥、小约翰一一作别，骑马而去。

正午的太阳肆意挥洒着它的热情，林子里异常寂静，罗宾汉悠然自得地躺在树下，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舒适和惬意。



与夏尔哈德·京的决斗

不久前，玛丽安和穆德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她们先后离开夏伍德，搬去了班斯丹。罗宾汉、温里奥与妻儿分别太久了，对彼此的思念像秋日的小雨，淅淅沥沥，绵绵不断。于是他们也决定暂时离开夏伍德森林，搬到离家较近的地方去住。

一天，罗宾汉正和伙计们围坐在树下商量事情，只见远远跑来一个手下，边跑边喊道："罗宾汉！有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快说！"

“城里的探子报告说，路德曼人夏尔哈德·京今天会带领二十人经过班斯丹树林。”

“这真是个好消息！他们什么时候到？”

“大约下午两点。”

“伙计们，咱们这次可以大干一场了。”

罗宾汉命一队人马乔装成牧民，自己则穿上那套令人闻风丧胆的夏伍德之服。他们在夏尔哈德·京的必经之路上打了几个桩子，用签子穿起一串串鹿肉和獐子肉，放在火上烤。两点左右，正如他们所料，夏



尔哈德·京一行人出现了。另外一些伙计埋伏在四周，准备随时听从命令。

“大家打起精神，把火烧得旺一些，我们的贵客马上就要到了。”罗宾汉一边说着，一边挑旺了火苗。新鲜的肉串在火上嗞嗞作响，发出诱人的香气。随着一阵纷乱的马蹄声，夏尔哈德一行人来到了“牧民”面前。

“喂！什么人胆敢挡住我的去路？”夏尔哈德气势汹汹地嚷道。罗宾汉等人假装害怕，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

“你们难道没有听到我的话吗？”夏尔哈德正要发作，一眼瞅见火上香喷喷的鹿肉正烤得嗞嗞冒烟，肚子不觉咕咕叫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这些肉是为谁准备的？”

“是为我们自己准备的，老爷。”罗宾汉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说谎！这么多鹿肉你们买得起吗？肯定是偷的，来人！把这群盗贼给我抓起来！”饥肠辘辘的夏尔哈德想方设法寻找借口，企图把鹿肉据为己有。

“饶命啊，老爷！我们不是盗贼，我们只是养鹿的牧民，今天活儿太重了，又累又饿，就杀了两只鹿填肚子。”罗宾汉假装害怕地跪地求饶。

“大胆！竟敢私自捕杀国王的红鹿！你们不知道私猎是要处以绞刑的吗？”

“绞刑？”罗宾汉假装绝望地叫道。

“没错儿！是绞刑！你们就等着上绞刑台吧！”夏尔哈德幸灾乐祸地说道。

“老爷，饶命啊！饶命啊！”罗宾汉浑身颤栗着祈求道。

“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别啰嗦了，没时间让你们

耽搁。来人！把他们带走！”夏尔哈德不容分说，就要抓走罗宾汉一伙人。

“仁慈的老爷，请您发发慈悲吧！饶恕我们这些无知的人。”罗宾汉可怜巴巴地继续哀求道。

“你们这些胆大妄为的盗贼，今天放过你们，谁能保证你们明天不会再偷！”

“我们发誓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请看在我们可怜的妻儿份儿上，饶过我们这一回吧。”

“不要再说废话了，把他们带走，阻拦者一律格杀勿论！”夏尔哈德不耐烦地发号命令。

“别过来！”罗宾汉大声吼道。

“谁再靠近一步，我会让他后悔的。”说着，罗宾汉悄悄把手放到了腰间的牛角号上。

“抓住他们，一个也别让他们跑掉！”

夏尔哈德的随从正要强行逼近，罗宾汉吹响了牛角号。转眼间，埋伏在四周的同伴们纷纷跳出来，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夏尔哈德壮着胆子问道。

“罗宾汉！”

夏尔哈德顿时傻了眼，没想到自己碰上了强盗罗宾汉，立马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缩在马背上一动也

不敢动。他的手下也被这阵势吓懵了。

“老爷，您既然对我们这么残忍，我们也只好这样对待您了。”说着，罗宾汉转向自己的同伴，“对这些想赐予我们绞刑的人，我们要怎样回敬他们？”

“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们还是宽容一点比较好。”小约翰狡猾地说道。

夏尔哈德像突然看到了救星一样盯着小约翰，似乎在求他放自己一马。小约翰不怀好意地向他眨了眨眼，说道：“伯爵，您想不想知道这仁慈的判决是什么？我们不想痛苦地折磨您的肉体和您高贵的灵魂，所以干脆咔嚓，岂不痛快？”说着，小约翰把手放在自己脖子上比划着。

“你……你说什么？”夏尔哈德的脸变得惨白。

“伯爵老爷，您就等着去死吧。”罗宾汉不无痛快地说道。

“罗宾汉老爷，饶恕我们吧，求您饶恕我们吧！”同来的路德曼人纷纷跪地求饶，而夏尔哈德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放心吧，我会让你们在临死之前向上帝祷告，反省你们的罪过。”接着，罗宾汉向他的同伴发出信号，“庄严的仪式正式开始，老爷，请您光临我们的森林法

庭。"

夏尔哈德拖着僵硬的身体跟着罗宾汉来到约定树下，罗宾汉让他们并排坐下，然后说道："大家肚子饿了吧？我们先用餐，我可不想饿着肚子宣读判决书。"

"如果你愿意，请便。"夏尔哈德似乎对自己的命运不再抱什么希望。

"不是我愿意，是邀请老爷们用餐。"

"好吧，罗宾汉，我接受邀请。"伯爵面如死灰，机械地说道。

"那么，现在宴会开始。"罗宾汉做出一个邀请的姿势。

于是，他们在罗宾汉的带领下，来到一片空旷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宴会正等待着他们，空气中弥漫着肉馅饼的浓香和烤腌鸡、烤鹿脯的味道。事实上，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些美味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味觉神经，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是一群临刑前的囚犯。

他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刚才紧张的气氛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借着酒力，那些路德曼人也轻松起来。他们拍着罗宾汉的肩膀，大声说着笑话，就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嗨！罗宾汉，你的葡萄酒味道真

不错，今天晚上喝得真痛快！”

“能得到您的称赞，我很高兴，既然您很满意，那么，现在就结账吧。”罗宾汉换了一种口气，对他们郑重地说道。

“结账？”他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但罗宾汉好像并不是在开玩笑。

“结什么账？这儿又不是什么旅店。”那群路德曼人不解地问道。

“错了，这片草地就是一个巨大的旅店，是专门为你们这样尊贵的客人准备的。我是这儿的主人，服务的都是仆人。”罗宾汉解释道。

“什么？这么多人都是仆人？”

“没错儿，所以要贵一点了。”罗宾汉狡黠地笑着说。

“那好吧，给我账单，不过，您得像对待朋友一样，对我们优惠点儿。”夏尔哈德开口说道。

“当然，像您这样尊贵的绅士，我自另当别论。小约翰，去拿账单。”罗宾汉对小约翰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心领神会。

“无需劳您大驾，老爷，您只需告诉我您的钱袋放在哪儿，我来替您取。”小约翰毕恭毕敬地说道。没想

到这却惹恼了半醉的夏尔哈德，他趁着酒力，大声呵斥道："放肆！谁都别想碰我的钱！"

"别误会，老爷，我只是想为您代劳数钱这件麻烦的事。"小约翰不动声色地说道。

"数钱这件麻烦的事？你以为我喝醉了吗？我脑子清醒得很。去把马上那个皮袋拿过来，谁都别想打我钱的主意！"夏尔哈德气急败坏地说道，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现在还是个死囚犯，尽管罗宾汉并不想真的置他于死地。

小约翰掂了掂那个沉甸甸的皮袋，足有三百英镑。"至少有三百英镑。"他俯在罗宾汉耳朵上小声说道。正当夏尔哈德打开皮袋时，突然头部感到一阵眩晕，脑后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了一下，随即不省人事了。第二天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正躺在舒适的大床上。他以为这是一场梦，仔细想想才发觉是被罗宾汉戏弄了，当即怒发冲冠，决计报复。

自从理查德走后，罗宾汉为了能够再见到他，常常选择一些离大路较近的小路走。一天，罗宾汉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马蹄的声音，跑去一看，却遇到了夏尔哈德那张令人憎恶的脸。

"罗宾汉！是罗宾汉！叛逆者，快投降吧！"夏尔

哈德一眼认出了罗宾汉。

罗宾汉看到他们人多势众，自己若赤手空拳与他们抗衡，势必寡不敌众，还要冒着被他们俘虏的危险。于是趁混乱之际，他迅速穿过马群，向丛林深处的一间小茅屋飞奔而去。

小屋里住着一位老妪，她正坐在纺车旁纺纱，那架破旧的纺车不时发出吱吱的声响。这时，屋里突然闪进一个人影，老妪吓得大叫一声，不知所措地缩在墙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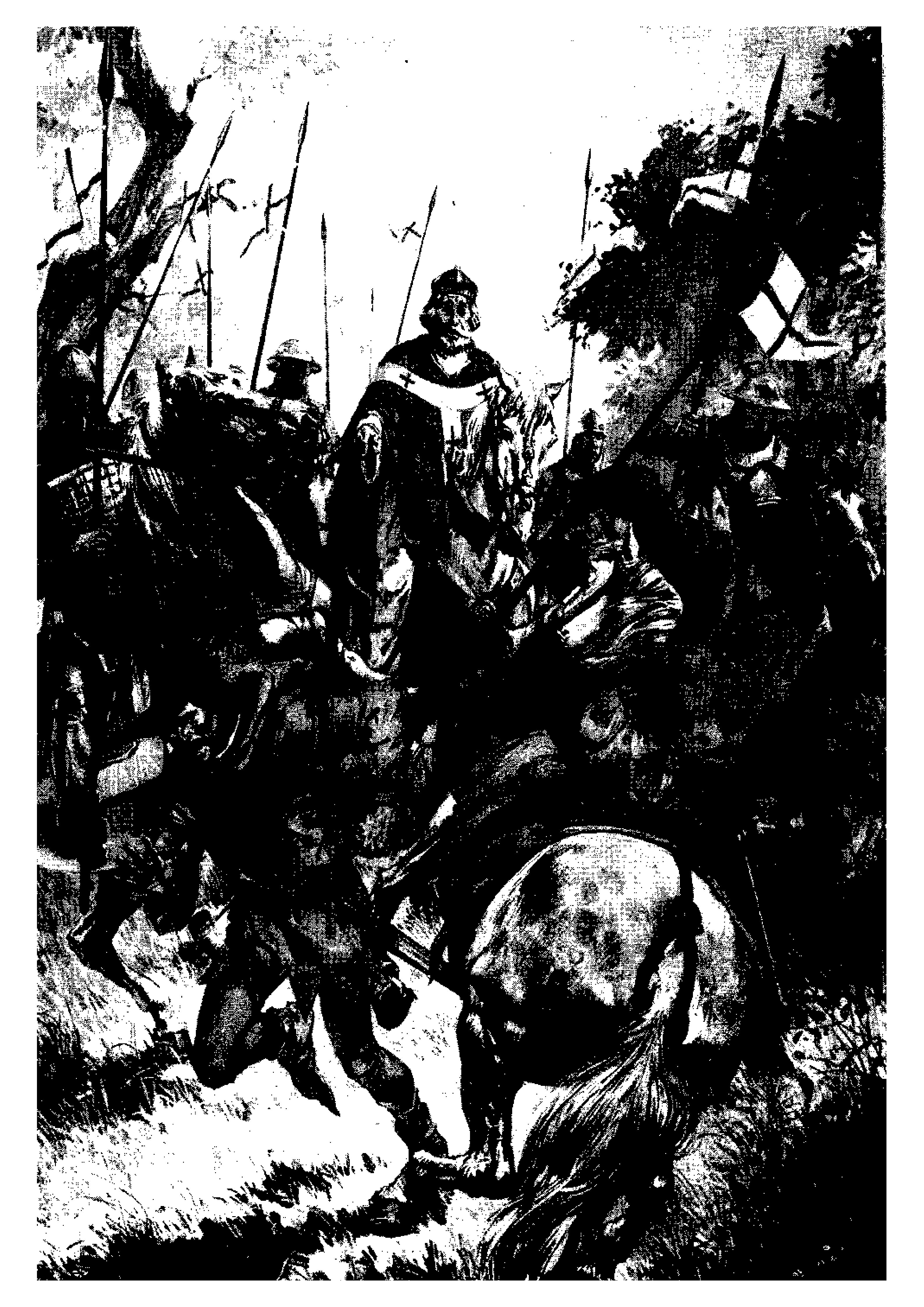
“什么人？你是谁？”

罗宾汉一边让老妪不要害怕，一边在门口和窗口设置了一些障碍。

“罗宾汉遭到夏尔哈德·京的追杀，需要您的帮助。”

“您就是罗宾汉？”老妪双手合十，似乎不敢相信站在眼前的年轻人就是自己寻找了多年的恩人。

“仁慈的上帝，感谢您赐予我这个报答恩情的机会。”接着，老妪站起身，充满感激地望着罗宾汉，“您不记得我了吗？三年前，有个衣衫褴褛、病入膏肓的老人，是您救了她的命，并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从那天起，她每天都在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让她找到



罗宾汉，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这一天终于到了。”

“您就是那位老人？”罗宾汉非常吃惊，没想到自己几年前无意中救助的一位老人竟然就是眼前这位老奶奶。

“夏尔哈德·京正在派人追杀我，我一人无法抵抗，就逃到了这儿，现在得赶快想一个逃脱的办法。”

“那怎么办才好？”老妪焦急地问道。

罗宾汉想了一会儿，然后对老妪说：“您能不能把衣服借给我？为了骗过夏尔哈德和他的那些同伙，我只得乔装打扮一下。”两人迅速换好了衣服。这时，只听到屋外一片嘈杂声，夏尔哈德找到了这儿。

“包围起来，别让他跑了。”慌乱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从小屋中溜了出来，他们根本没有辨认出穿着罗宾汉绿色制服、躲在墙角处的是个老妪。“抓住他！抓住他！”于是，老妪被错当成罗宾汉抓了回去。

为了向罗宾汉的手下展示这个不可一世的、傲慢的流放者的悲惨下场，夏尔哈德下令把“罗宾汉”押到约定树下执行绞首之刑。罗宾汉藏在茅屋后的灌木丛中偷听到了他的命令，等他们押着假罗宾汉离开后，他立刻向约定树飞奔而去。

当他跑进灌木丛中时，远处的小约翰、温里奥和

米几发现了这个穿着老妪衣服的怪人。

“你们看，那边过来一个奇怪的女人，样子像个巫婆。”

“她胆敢有什么不轨之图，休怪我的箭无情。”米几胸有成竹地说道。

“没有用。”小约翰笑着说。

“难道你怀疑我的实力？”米几假装恼火地说道。

“不是，我是说，她如果是个巫婆，飞去的箭一定射不中她。”

“噢，该死的！”米几丧气地说道。

“我也感觉那个女人很奇怪，你们见过这么高大健壮的女人吗？”温里奥疑惑地说道。

“魔法是不是真的能定住箭？咱们试一下怎么样？”好奇心使米几忍不住拿起了弓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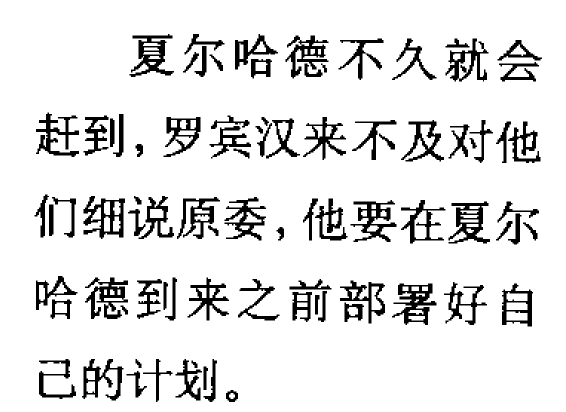
“米几 ，不要轻率！”温里奥制止道。

“那个女人一副可怜的样子，我们不要伤害她。罗宾汉不是说过不能伤害女人吗？”米几无视温里奥的劝告，缓缓地拉开弓，瞄准了那个奇怪的女人。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奇怪的女人摘下了帽子。

“罗宾汉！是罗宾汉！”温里奥大声叫道，米几急忙收住即将飞出的弓箭，冒出了一身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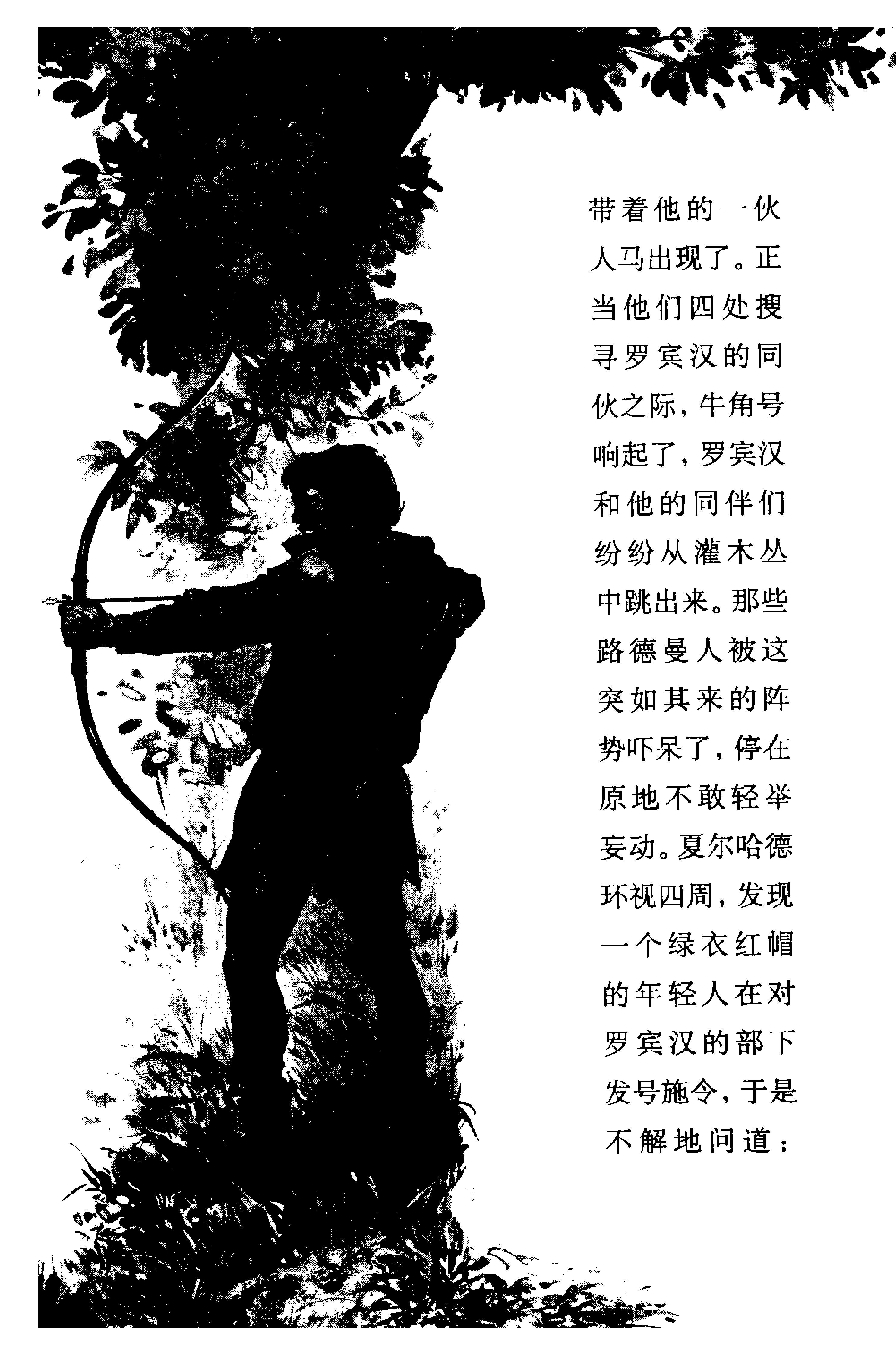


夏尔哈德不久就会赶到，罗宾汉来不及对他们细说原委，他要在夏尔哈德到来之前部署好自己的计划。

“米儿，你去帮我拿套衣服来，温里奥、小约翰，你们迅速赶往约定树下，把大家召集起来。”不一会儿，穿戴整齐的罗宾汉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约定树下，小约翰、温里奥和百余名同伴早已等候在了那里。在罗宾汉的命令下，同伴们以最快的速度埋伏在周围的灌木丛中，罗宾汉则坐在树阴下耐心等待夏尔哈德的到来。

不一会儿，夏尔哈德





带着他的一伙人马出现了。正当他们四处搜寻罗宾汉的同伙之际，牛角号响起了，罗宾汉和他的同伴们纷纷从灌木丛中跳出来。那些路德曼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呆了，停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夏尔哈德环视四周，发现一个绿衣红帽的年轻人在对罗宾汉的部下发号施令，于是不解地问道：

“你是谁？”

“在下罗宾汉。”罗宾汉一字一句地说道。夏尔哈德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回头看看被自己抓来的罗宾汉，又看看眼前这个酷似罗宾汉的年轻人，一时间分辨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时，被抓来的罗宾汉摘下一直遮住半边脸的帽子，露出一张老妪的面孔。

“你是谁？”夏尔哈德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我只是一个不幸的老人。”

夏尔哈德顿时脸涨得通红，没想到这次又中了罗宾汉的圈套，他气急败坏地冲部下嚷道：“把这些乱贼恶党统统给我抓起来！”

另一边，罗宾汉一声令下，同伴们也纷纷拿起弓箭，一时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令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夏尔哈德的士兵紧紧地贴近马鞍，一动也不敢动。

“先把无辜的老人放了！”罗宾汉厉声说道，他的话语似乎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慑力，令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服从。罗宾汉一边为老人解绳子，一边说道：“老奶奶，谢谢您今天救了我，现在情况危险，您必须尽快离开这儿。”

老人走后，罗宾汉又恢复了他一向调侃的作风。望着那些因过度惊吓而脸色苍白的路德曼贵族，他颇为绅士地说道："欢迎你们再次光临夏伍德，上次的招待还算满意吧？"夏尔哈德灰心丧气地瞥了一眼罗宾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伯爵老爷，什么事情惹您这么不高兴?再次见到老爷，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现在的处境还有什么高兴可言？我此次的目的你非常清楚，不过，这次你如果让我和我的部下平安地回到城堡，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为难你。"

"我也不喜欢血腥和暴力，我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迫不得已的自我防御。如果我对您怀有加害之心，恐怕就不会在这儿和您废话了。我放您走，只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承认我和我的部下为自由民，享有一切应得的自由权利。"罗宾汉严肃地说道。

"好，我答应。"

"我希望您能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向我发誓。"

"我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宣布，罗宾汉及其部下从今天起恢复自由之身。"

“伯爵老爷，希望您能遵守诺言。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我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希望您笑纳。”

“多谢您的好意，不过，咱们还是就此作别吧。”夏尔哈德一刻也不想多停留，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难堪的地方。

“看您很满意的样子，小约翰，为伯爵老爷拿过账单来。”

“账单?我可是一口水也没有喝。”夏尔哈德早就听说过罗宾汉这种独特的敛财方式，所以，他一直十分小心。此刻他才意识到，罗宾汉不会让自己这么容易地走出夏伍德。

“与那无关，从您进入夏伍德的第一分钟起，就已经开始接受我们的服务，这还不包括招待您的部下和马的费用。”

“好吧，随你拿，只要能让我们回去。”夏尔哈德此时已无计可施，只能任由罗宾汉宰割。小约翰像上次一样从马上取下钱袋，发现这次竟有五百英镑。

“真是一位慷慨的伯爵老爷。”小约翰兴奋地叫道。

“还有一件事，请伯爵一定不要推辞。”罗宾汉说道。

“是什么？”夏尔哈德不安地问道。

“我们已经为您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希望您能够尽情享用。并且诚恳地邀请您和您的部下一起参加我们的弥撒活动，作为善良的基督教徒，用一颗虔诚的心向上帝祷告，你的灵魂会得到抚慰和饶恕。”

夏尔哈德虽然对这个奇怪的请求有些踌躇，但还是勉强答应了。他们跟随罗宾汉向森林深处走去，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块不大的草坪。草坪的中央是一个用白色花朵修葺而成的祭坛，那些洁白的花朵在柔和的夕阳下呈现出一种虔诚肃穆的美。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默默地向上帝祷告。夏尔哈德不由得感到一丝震撼和感动。弥撒结束后，一直非常沉默的夏尔哈德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在罗宾汉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儿摆满了各种美味和美酒，十分诱人。夏尔哈德的肚子咕咕地叫起来，但为了维持自己伯爵的尊严，他拒绝了罗宾汉的盛情，推说自己并不饿。看到自己的部下和罗宾汉的部下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他一个劲儿地吞咽着口水，喉结一上一下地蠕动着，这一切都逃不过罗宾汉的眼睛。

“伯爵，您为我奔波了一整天，难道真的不饿吗？”罗宾汉的话让本来就很窝火的伯爵气得说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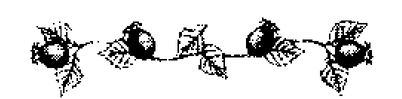
一句话来，但又不好发作。

“伯爵老爷应该饿了吧？不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可不是一件好事情。”温里奥也故作担心地说道。

“我一定要听你的命令吗？”夏尔哈德气愤地说道。

“当然不是。”罗宾汉微笑着回答。此时，伯爵极力抑制着心中的羞怒，脸上的肌肉却在不断地抽搐，罗宾汉回过头忍不住笑了起来。





整治恶领主

小约翰、米几、温里奥在赶往班斯丹的路上谈论起罗宾汉来，这是他们之间永久的话题。这次他们谈论的是关于罗宾汉超凡的易容术。

“罗宾汉的易容术真是太了不起了。”小约翰首先挑起话题。

“上次他装扮成一位老奶奶，堂而皇之地从夏尔哈德眼中逃走，竟没有人发现。还有一次，他化装成畜牧商整治诺丁堡的恶领主，也让我们深为佩服。”

“不错，那次真是太有意思了，所有人都被罗宾汉折服了，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拿这件事嘲笑领主。”

米几一脸崇拜的神情。

“什么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温里奥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罗宾汉惩治恶领主的事吗？”

“快点告诉我怎么回事。”

“大概在四年前，诺丁堡的肉类供应不足，商人们趁机哄抬物价，致



使肉价飞涨。那时，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肉。罗宾汉知道后，想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一天，他埋伏在肉类供货商的必经之路上，等待上演一出好戏。不一会儿，就见骑着马的商人赶着牛向这边走来。罗宾汉趁其不备，拦截下他的牲畜，命令手下把那个吓懵了的商人暂时关押在一间小茅屋里。

“罗宾汉本想把这些肉低价出售，但又怕引起其他商人的不满，于是他想借助领主的威望和势力保护自己。这样，其他商人即使不满，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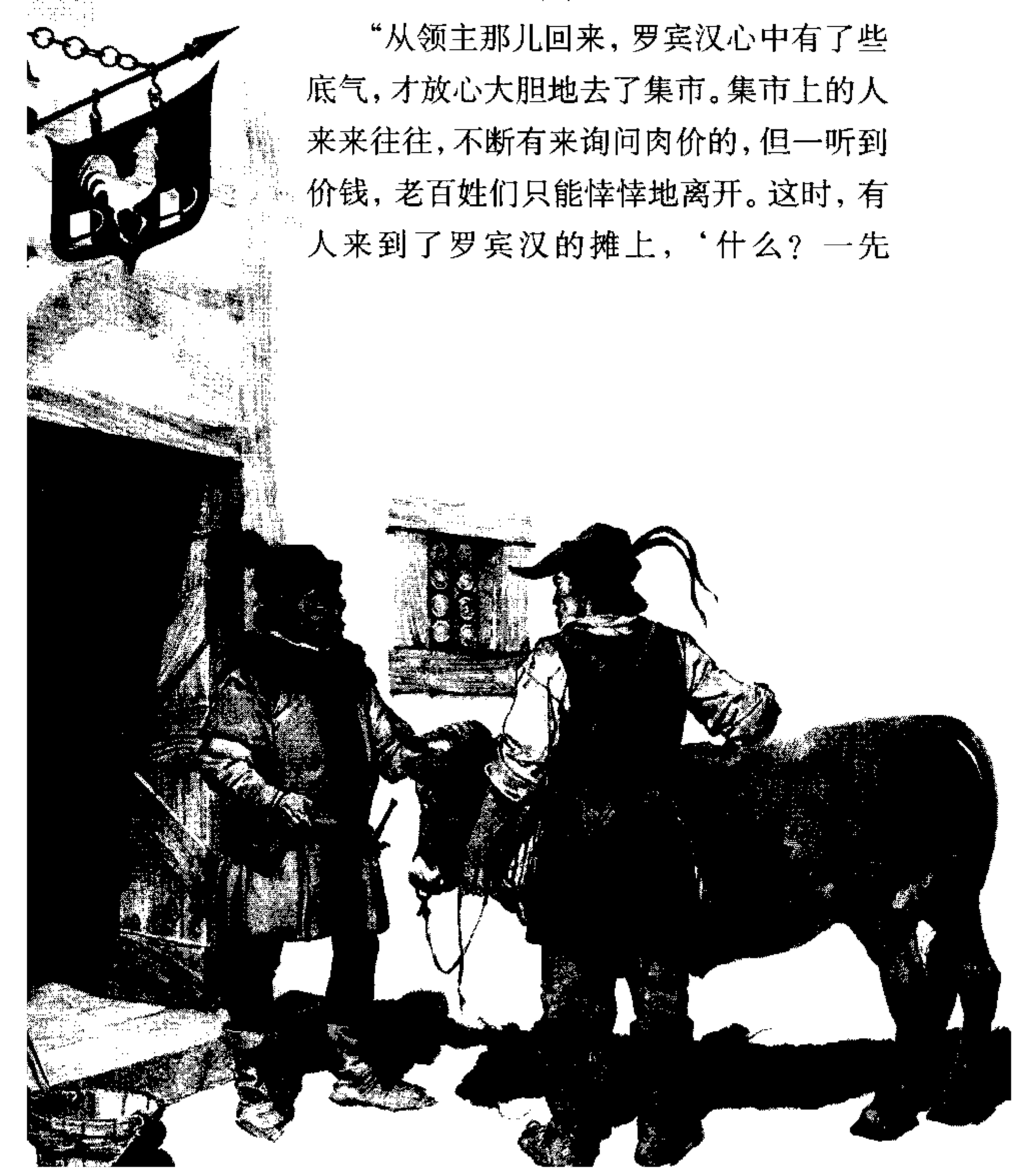
“领主在去往市场的必经之路上开有一家酒店，这儿是商人们的聚集之地。于是罗宾汉挑选了一头最肥的牛，决定带着去拜访领主。

“在酒店门口，罗宾汉看到一伙人簇拥着一位衣冠华丽的人走了出来。此人五短身材，肥头大耳，帽子上插着一根长长的红羽毛，显得与他的身材很不相配。想必这位便是领主了。罗宾汉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和领主寒暄，声称这次带来了最好的牲畜，特意前来奉上一只，以表达对领主的敬意。领主看到这样的大礼，心里非常高兴，便与罗宾汉客客气气地周旋着。

“罗宾汉乘机说道：‘领主老爷，我初来此地没有多少朋友，还请老爷对我多多关照一下。’领主欣然答

应，还信誓旦旦地说，若有谁胆敢欺负我尊贵的客人，一定不饶他。

“从领主那儿回来，罗宾汉心中有了些底气，才放心大胆地去了集市。集市上的人来来往往，不断有来询问肉价的，但一听到价钱，老百姓们只能悻悻地离开。这时，有人来到了罗宾汉的摊上，‘什么？一先



令？’他对罗宾汉的标价仿佛不相信，又重新询问了一遍才相信是真的。‘这儿只卖一先令，大家快来买啊！’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集市，前来买肉的老百姓把罗宾汉围了个水泄不通。其他肉商不禁躁动起来，他们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为什么要与他们作对，于是决定派出一名代表去与罗宾汉交涉。

“‘喂，朋友，你是新来的吧？你的仁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能否赏光共进午餐？我会感到非常荣幸。’罗宾汉料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早就做好了准备。

“罗宾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向领主的酒店走去。我跟在他们后面也进了那家酒店。”

“这么说，你当时也在场？”温里奥有些羡慕地插了一句。

“当然，我按照罗宾汉的吩咐，坐在墙角的位子上等待命令，准备随时采取行动。他们为罗宾汉倒上最高级的葡萄酒，所有人一起欢呼起来。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在欢迎罗宾汉，而事实上，里面却暗藏着玄机。我亲眼看到他们中间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对身边的随从叽叽咕咕了一阵子，然后那个人匆匆走出了酒店。不一会儿，领主出现了。看到罗宾汉，他似乎也吃了一惊，而罗宾汉则像见到老朋友似的上前与他拥抱。

这让那些肉商们感到震惊，他们面面相觑，对罗宾汉的身份和来历更加摸不着头脑了。而此时，领主脑中也有了一个新的打算。

“不一会儿，领主向我这边走过来，我正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暴露了身份。只见领主坐在了我的对面，对我搭讪道：‘那个年轻人真是太奇怪了，你说是吧？’

“‘我看也是，他简直疯了。’

“‘你知道他的来历吗？’领主试探地问道。

“‘不知道，这个家伙好像不是本地人。’我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只是想打听罗宾汉的身份。

“‘他还有没卖完的牲畜吗？’

“‘不清楚，那您得问他。’我故意打着马虎眼回答道。

“‘是啊，你说得对……’领主自言自语着离开了。

“领主又去和罗宾汉继续周旋，先是称赞了他一番，又拍着胸脯说在他的领地上谁也不敢欺负他之类的话，最后才转入正题。

“‘你还有没卖完的牲畜吗？这样在集市上一点一点地卖太辛苦了，不如我给你找个买主吧，价钱也可以商量。’原来领主是想趁此机会大捞一把。罗宾汉虽然早就猜透了他的心思，但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他假装犯难似的说还有几百头牲畜没有卖，很令他头疼。

如果有人肯一次性全要，他出价五百英镑。领主心中暗自窃喜，他怕罗宾汉再次反悔，就一口气答应下来。

“‘好，我全要了，咱们一言为定，永不反悔。’罗宾汉假装非常高兴的样子，对领主的魄力大加称赞了一番 。

“‘牲畜在哪儿？如果不太远，我们一起骑马去看看，我顺便把钱也带去。’领主不愧为领主，行动还是相当谨慎的，罗宾汉决定将计就计。



“‘太好了！’罗宾汉凑到领主耳边，小声嘀咕道，‘就在离诺丁堡两三千米远的一块大草坪上……’他用两眼极快地四下里搜索着，仿佛怕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

“‘离诺丁堡两三千米远的草坪上？’领主嘀咕着，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却不记得附近有这样一块草坪，不仅皱起了眉头。罗宾汉看出了领主的疑惑，又把嘴凑到领主耳边，小声说道：‘我有苦衷，所以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还请您谅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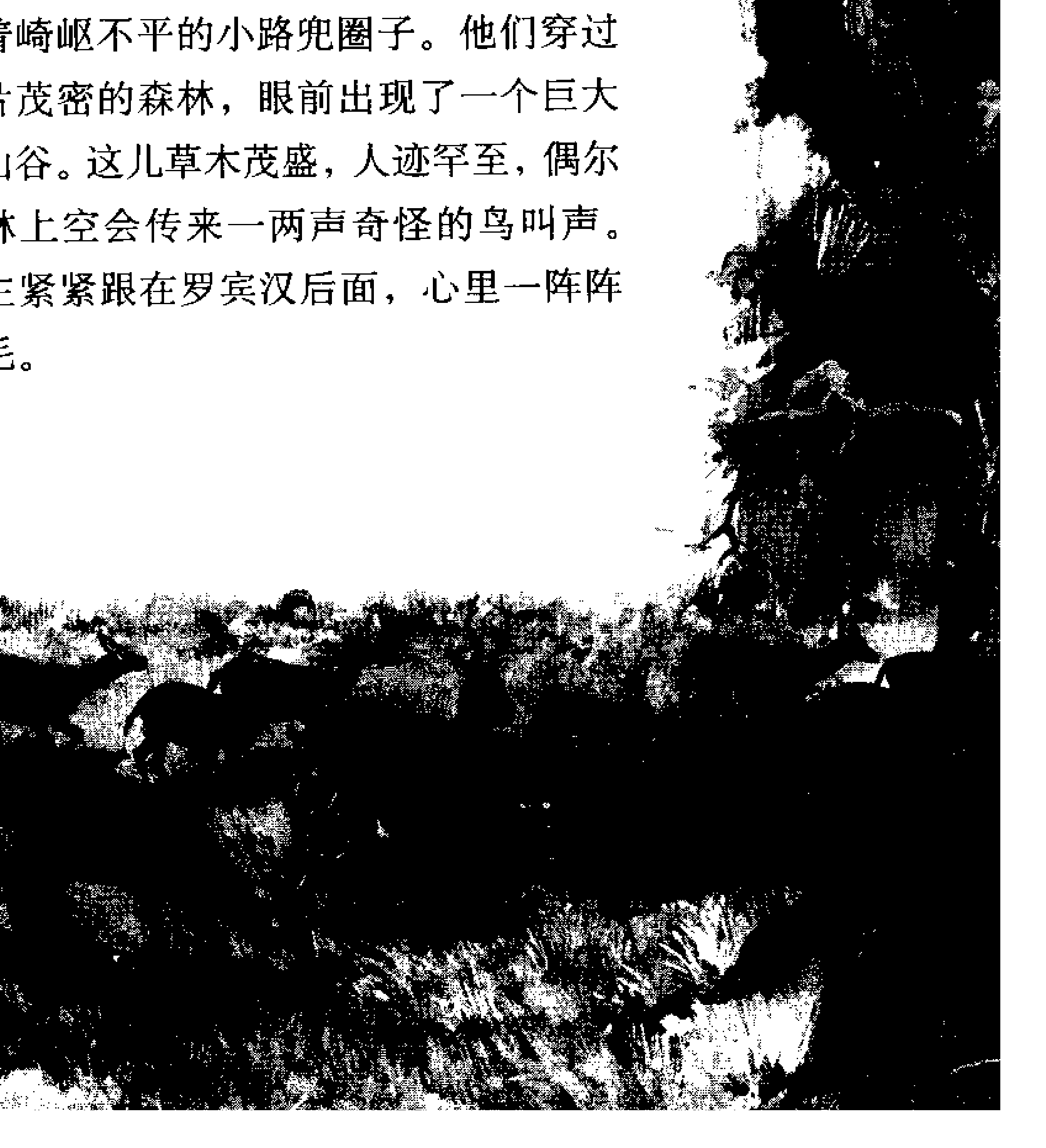
“罗宾汉的话虽然没有完全消除领主心中的疑惑，但一想到那几百头牲畜即将带来的巨大利润，贪婪的领主心里不禁乐开了花。罗宾汉一边观察着领主脸上的微妙变化，一边盘算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老爷，准备好了吗？’罗宾汉问道。

“‘我要先回去装上马鞍。’罗宾汉说道：‘那好吧，我们一会儿在酒店会合。’

“领主一走，罗宾汉就吩咐我赶快去通知等候在那儿的同伴们，要他们做好准备。而罗宾汉为了拖延时间，引着领主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兜圈子。他们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谷。这儿草木茂盛，人迹罕至，偶尔树林上空会传来一两声奇怪的鸟叫声。领主紧紧跟在罗宾汉后面，心里一阵阵发毛。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山谷的边缘，罗宾汉指着那片茂盛的草地对领主说：‘看，这就是我的牧场，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领主似乎更加疑惑了：‘这儿不是国王的领地吗？’

“‘您说得没错，但这片树林同时也属于我。’

“‘这里地势险峻，廖无人烟，是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上帝啊，保佑我们不要落入罗宾汉的魔掌。’领主一脸虔诚地祷告着。罗宾汉忍不住偷笑起来，心想：‘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领主似乎很后悔跟随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此刻又不能原路返回，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你的牧场怎么在这种鬼地方？算我倒霉，到了这儿，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吧？’

“罗宾汉仍不动声色地说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时，一群鹿从他们身旁经过，罗宾汉指着右边对领主说：‘老爷，您往右边看，这就是您要的牲畜，不错吧？’领主一路上提心吊胆，早就没有心思看牲畜了。

“他胡乱瞟了几眼，搪塞地说道：‘不错，不错，我很满意，我看我们可以回去了吧？这个地方，实在

是……'领主显得很紧张，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着，好像罗宾汉就在不远处盯着自己。罗宾汉看时机已到，跳下马深深地鞠了一躬，十分郑重地说道：'老爷，我们到了，我一定会让您不枉此行。'说着，他从身后抽出牛角号，开始发号施令。我们早已埋伏在周围多时，听到号声，一齐跳了出来。领主看到这阵势，吓得目瞪口呆，险些从马上栽下来。这时，罗宾汉仍然保持着一副绅士风度，脸上露出了他那一贯的神秘笑容。

"只听他说道：'这位便是诺丁堡德高望重的领主老爷。'然后转向领主继续说道，'领主老爷，您一路旅途劳顿，我会为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全当尽地主之宜。'罗宾汉的脸上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

"领主此时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他人设置的陷阱中，他用颤抖的声音质问罗宾汉：'你……你到底是谁？'

"罗宾汉笑了笑，回答道：'我就是罗宾汉。'领主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自己一直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饶命啊，罗宾汉！千万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罗宾汉走过去拍着领主的肩膀说：'老爷，您放心，我不会伤害您，我只是想邀请您光顾一下我们的



森林酒店，这儿会为您提供最好的服务，当然，我们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领主听到这儿，知道自己已中计，像一只落入陷阱的羔羊，只能任人宰割。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通常，我们会按照客人的身份收取费用，对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我们当然是免费提供一切服务，但像您这样尊贵的领主，就另当别论了。这样吧，我会适当考虑给您一些优惠，五百英镑您看还满意吗？’领主顿时傻了眼，连讨价还价的勇气都没有了，只得乖乖地把钱掏出来。

“这就是罗宾汉和诺丁堡奸商之间的一场大战，后来这个故事在诺丁堡被传为佳话，罗宾汉也因此赢得了‘侠盗’的美誉。”

小约翰讲得绘声绘色，温里奥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不禁对罗宾汉更加敬佩起来。

“喂，小约翰，你有没有过这样乔装打扮的经历？给我个机会，让我也尝试一次就好了。”温里奥对易容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刚刚结识罗宾汉不久，他要求我把自己的本领展示给他看，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

“当时，诺丁堡的一个路德曼贵族死了，要在附近

的教堂里举行葬礼，乞丐们纷纷前往教堂乞讨，因为通常葬礼期间最容易讨到施舍。于是，我决定混进他们的队伍中。

“我穿着一身流浪汉的衣服，戴着一顶破烂不堪的帽子，拄着拐杖，背后是一个行乞的破布包。在距离夏伍德一千多米远的地方，我碰到了一群乞丐，他们显然也正要赶往教堂。其中有一个瞎子，一个跛子，其他人也都衣衫褴褛，邋遢不堪。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搭讪道：‘喂，你们好！你们要去哪儿？’

“‘随便走走。”他们好像不希望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看他的块头就像林顿修道院的钟塔。’其中一个小乞丐小声嘀咕道。

“‘什么？修道院的钟塔？’我假装很生气的样子。其他人见状，怕我生事，耽误他们去教堂的时间，就打着哈哈说道：‘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别和他计较。’

“‘今天早上，我听到修道院的丧鸣钟响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故意问道。

“‘一个路德曼贵族死了。’那个小乞丐大声嚷嚷道。其他人显然对他不满，其中一个头领模样的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乞丐吓得赶紧闭上了嘴巴。这时，

他们中间一个看起来比较健壮的人站出来说道：‘去参加葬礼能乞讨到施舍，这大家都知道。你若想和我们一起去，必须把得来的一部分分给我们 。’这群贪婪的家伙竟然想敲我的竹杠，这让我对他们的乞丐身份产生了一丝怀疑。

“‘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竟然勒索自己的同伴！’我不禁愤愤地说道。

“‘别跟他废话！快滚开！不然让你尝尝我棍棒的厉害！’那个头领模样的人不耐烦地说道。他显然不会想到，这句话竟然激怒了我。见我抽出了身后的棍棒，只得仓皇应战。

“那人空有一副好身架，没想到却那么不堪一击，没有两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他在手下面前丢了面子，当然不肯罢休。

“‘大家一起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那群乞丐一听到有架打，顿时来了兴致。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不过，接下来他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那个看起来比较健壮的乞丐妄图从后面把我摔倒，结果我给他来了个鲤鱼翻身，一下子把他摔倒在地。瞎子以为我要打他，到处躲藏，跛子也一拐一拐地跳来跳去，铜板洒了一地，又慌张地弯腰去捡。后

来我才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乞丐，而是一伙盗贼。那个头领模样的人身上竟然有六百英镑，乞丐能有这么多钱吗？在我的逼问下，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钱都是偷来的。

"'六百英镑？'罗宾汉知道后也吓了一跳。当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乞丐身上得来的时候，不禁有些气愤。

"'什么？你怎么能要乞丐的钱？'后来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就没再说什么，那些钱也统统分给了诺丁堡的贫民。"

"太棒了！小约翰！"温里奥非常激动。

"比起罗宾汉这算什么。"

"班斯丹到了，时间过得真快。"





修补匠卡斯帕罗

一个月后，罗宾汉和他的妻子又回到了夏伍德森林。

这期间，很多路德曼贵族受到国王亨利二世的册封，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土和城堡。其中几个路德曼贵族前往领地时必须经过夏伍德森林。在通过夏伍德的途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罗宾汉的“贵宾待遇”，钱财损失惨重。于是，他们对罗宾汉的仇恨日益加深。到达领地后，他们就向当地政府发出通牒，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罗宾汉，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但当地政府却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他们担心一旦采取行动，会遭到城内数万其拥护者的反抗，到那时内外夹击，局面就不堪设想了。但面对那些义愤填膺的路德曼贵族，他们还要尽量装出一副全力以赴的样子。于是，捉拿罗宾汉的悬赏金也随之水涨船高，增加到了原来的两倍。无论是谁，只要申请捉拿罗宾汉，政府都能为他提供合法的拘捕令。大部分申请者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本是为捉拿罗宾汉而去，却被罗宾汉的侠义之举所感动，最终臣服在他的麾下。这样，罗宾汉的绿色之军就迅速壮大起来，让那些路德曼贵族更加闻风丧胆，不寒而栗。

一天，罗宾汉正和温里奥在林中巡视，米几气喘吁吁地迎面跑来。

“发生了什么事，米几？”罗宾汉急切地问道。

“没什么事儿，罗宾汉。”米几一边擦汗，一边回答道。

“刚才，我和一个叫亚西的小子较量了一番，那小子的臂力大得惊人！”米几仍旧心有余悸地说道。

“不错，亚西是个不可小看之人。”罗宾汉点了点头说道。

“上次我和他较量时也输给了他。”罗宾汉继续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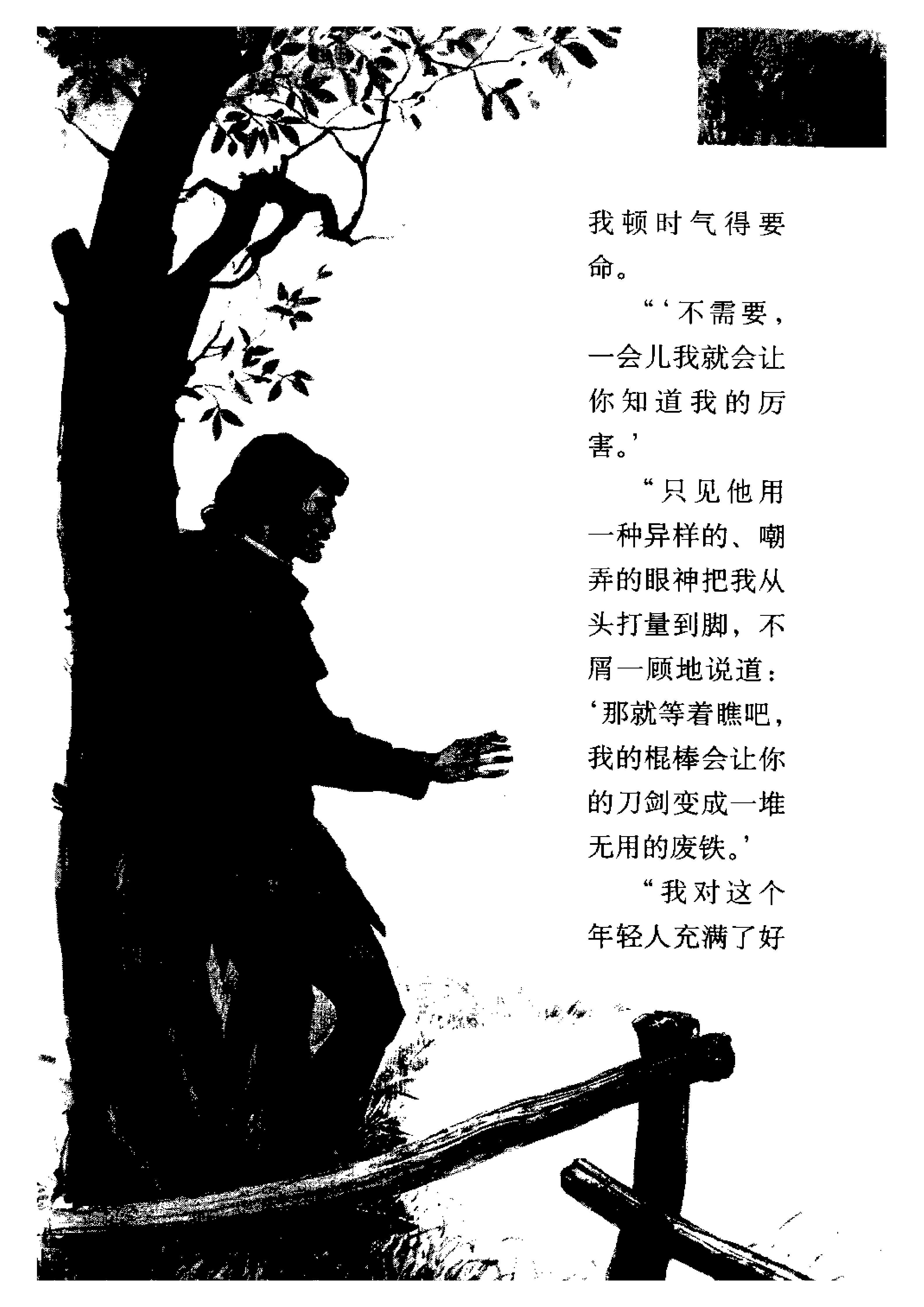
“什么？他竟然赢了你！”温里奥觉得不可思议。

“没错儿，他的栎木棍比钢铁还要厉害。”罗宾汉说道。

“怎么回事？说来听听。”于是，罗宾汉讲起了那天他邂逅亚西的故事。

“我就是在这片树林里认识了亚西。当时我正在林子里转悠，突然发现一个健壮的年轻人，背着一根钢铁般黑黑的棍棒，聚精会神地站在那儿。他两眼圆睁，双唇微启，像是在盯着什么东西看，却又不敢惊动对方。我悄悄地从后面转过去，发现他原来在盯着一群鹿看。健壮的背影、坚毅的脸庞和那深邃的透着正义感的双眸，这一切使我感到他不像一般的私猎者。我想和他开个玩笑，从后面慢慢靠近，趁其不备敲了一下他的脊背。他猛然转身，右手迅速抽出背后的棍棒，两眼中透出一股不可思议的震撼力。他显然被吓了一跳。我想先发制人，于是开口说道：‘你是谁？在这儿鬼鬼祟祟地干什么？若是私猎鹿群的不法之徒，奉劝你赶快离开这儿。’正如我所料，他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反而气势更加嚣张起来，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要让我走，先赢了我的棍棒再说。奉劝你再多叫几个人来，不然后果自负。’看他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顿时气得要命。

“‘不需要，一会儿我就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只见他用一种异样的、嘲弄的眼神把我从头打量到脚，不屑一顾地说道：‘那就等着瞧吧，我的棍棒会让你的刀剑变成一堆无用的废铁。’

“我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好

奇，他的自信甚至说是傲慢让我更加想征服他。

“‘废话少说，来吧！’他被我激怒了，圆睁的双眼中射出凶光。

“‘我用剑，而你用木棒，我可不想占你的便宜。’我继续试探他的勇气。

“‘不需要，我说过，我的棍棒会让你的刀剑变成一堆无用的废铁。’

“我取来一根棍棒，他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先对他发起进攻，一棍子击中了他的额头，血顺着他的两颊流下来。这让他大吃一惊，随之向后趔趄了好几步。他稍稍定了定神，使出全身的力气挥舞起他的棍棒。他敏捷的棍术和巨大的臂力使我渐渐招架不住了，并在频频躲避的败势中露出破绽。他抓住机会，猛烈攻击我的头部，使我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争斗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只听到耳边棍棒挥舞得呼呼作响，眼前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再这样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于是我做出了停战的手势：‘我们不要再打了，就算打到明天，恐怕也分不出什么结果。你的棍术让我甘拜下风，今后你在林中的一切行动我都不会干涉。’他对我的让步反而有些无所适从。

“虽然败给了他，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可用之才，

如果能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对我们将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我继续对他说道：‘虽然你棍术高超，但是仅凭这一点，在林中行走还是会遇到不少麻烦。你似乎对林中的生活比较感兴趣，这儿比城市有意思吧？’我想一步步说服他。

“‘你说得没错儿，我对城里的生活真是烦透了。那些可恶的路德曼人每天把我们像奴隶一样支使，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不但生活得不到保障，连做人的尊严也得不到。我再也忍受不了残忍的路德曼人了，还有那地狱般的生活，就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逃了出来。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听了他的控诉，我感到心情异常沉重，不禁对路德曼人更加憎恶起来。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我问道。

“‘我在皮革厂做工。’

“‘朋友，我建议你在这个林子里住下来。我叫罗宾汉，如果需要帮忙，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倾力相助。’这样一个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的人一定会对我们大有帮助。

“‘什么，罗宾汉？你不是这儿的守林员吗？’

“‘没错儿，我就是守护这片树林的罗宾汉。’我一边介绍自己，一边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而他则睁大了

双眼，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早就听说罗宾汉和他的手下在夏伍德森林为穷人做了不少好事，我要找的人就是他。我要和你们一起惩治路德曼人，为受尽路德曼人压迫的穷苦大众伸张正义。我叫亚西，是诺丁堡皮革厂的工人，希望你们能接受我。'

"'很高兴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虽小，但也有严格的纪律。只要你能遵守纪律，就能得到你所向往的自由。'亚西显得很激动，自从逃出诺丁堡后，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迷茫，而此时的亚西就像黑夜中的人突然得到了一盏指路的明灯。

"过了一会儿，他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我有一个叔叔，据说也在您的队伍里，他叫小约翰，我能见到他吗？'

"'小约翰是你的叔叔？'我没想到亚西是小约翰的侄子。

"我吹响牛角号，不一会儿，小约翰出现了。他看到我鼻青脸肿的样子，吓了一跳，以为我遭到了袭击，急忙拉着我问道：'出什么事了，罗宾汉？你的脸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

"'是这个小子干的。'我指着亚西，想和他开个玩笑。小约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略显稚气的年轻人，



有些不相信的样子。看他一头雾水的样子，我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亚西拉到小约翰身旁，故作神秘地说道：‘你猜他是谁？’

“小约翰左看右看，想不起这个年轻人是谁。

“‘叔叔，我是亚西。’

“‘亚西？你是亚西？’小约翰脑海中浮现出亚西蹒跚学步时的样子，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家伙长成了大人。

“‘长得这么高大，叔叔都认不出你了。’小约翰想

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眼圈红了。”

罗宾汉的故事讲完了，温里奥却对亚西这个能打败罗宾汉和米几的人更加好奇了，他继续问道：“那你以后有没有再和他较量过？”

“没有，不过后来我又输给了另一个人。”

“谁？”温里奥兴趣更浓了，罗宾汉这个传奇式的英雄竟然输给了两个人。

“是修补匠卡斯帕罗。”

“原来是他，早就看出这小子身手不凡。”

“那应该是在他加入我们之前吧？”

“没错儿，一天，我去诺丁堡的路上，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身材不高，却很健壮，有着黑红的脸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但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他手中紧握的长棍。那根长棍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

“我过去主动和他搭讪：‘喂，朋友，看你的样子不像本地人，你知道吗？城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是刚从布兰布鲁克来的修补匠卡斯帕罗，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不感兴趣。’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吗？那你对这件事一定会感兴趣，听说十名铜匠由于喝酒被官府关进了监狱。’

“‘什么？因为喝酒被关进监狱！这是什么话？看你的样子酒量也应该不错，那你我岂不都要被关进监

狱了？’

“‘是啊，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和酒有仇呢？一定另有隐情……喂，朋友，你来诺丁堡干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听说有个叫罗宾汉的恶贼在这儿兴风作浪，对途经此地的人强行收取巨额过路费，使得人心惶惶，大白天都不敢一个人在林中走路。官府悬赏一百万英镑缉拿他归案，我就是为此而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肯定不会想到，现在站在他面前和他说话的人就是自己要捉拿的罗宾汉。

“‘你也是来捉拿罗宾汉的？但听说这个人经常神出鬼没，居无定所，想抓住他可不那么容易。’我故意说道。

“‘这些我都知道，不过，他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一定要除掉这个祸害人间的败类。并且……’他看了看四周，小声地对我说道，‘并且，国王还给了我捉拿罗宾汉的逮捕令。’

“‘逮捕令？看来罗宾汉这次是逃不掉了。’我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当然，你就等着瞧吧，罗宾汉这次是死定了。’仿佛罗宾汉就站在他眼前，我不禁暗暗偷笑。

“‘但是，你没有见过罗宾汉，就算他站在你面前

你也不一定知道。’他仿佛被我说中了要害，眉头紧皱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你说得对，就算罗宾汉站在我面前，我也无法辨认出来。’说到这儿，他稍稍有些犹豫，试探地问道，‘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罗宾汉？’

“‘算你幸运，我以前见过他两次，不知能不能帮上你。’他立即喜出望外，抓住我的胳膊兴奋地说：‘你真的愿意帮助我吗？将来拿到悬赏金，也有你的一份。’我也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仿佛我们此时已经结成了共同捉拿罗宾汉的同盟军。

“‘我可以告诉你罗宾汉经常出没的地方，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想看一看国王的逮捕令，如果它真的具备法律效力，一切都不成问题。’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很赞同你的慎重，不过，国王的逮捕令不能随便给人看，只能等抓到罗宾汉，把他的手脚捆绑好后，然后把逮捕令放在他的面前，证明我们对他的逮捕是合法的。您不必担心，逮捕令绝对没有问题。’大概他怕我偷走逮捕令，独吞悬赏金。

“为消除他的芥蒂，我装作不介意的样子，拍着他的肩膀说道：‘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一个讲义

气的人，我相信你。听说罗宾汉今天进了城里，我们去那儿找找，说不定能碰到他。’他一听能见到罗宾汉，显得异常兴奋，仿佛抓到罗宾汉指日可待。

“‘若是我们今天能抓到罗宾汉就太好了。’我也随声附和着。就这样，我们向诺丁堡出发了。

“正午未到，我们到达了诺丁堡。我们决定先找一家酒店填饱肚子，再商量捉拿罗宾汉的事情。我带他来到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那儿的店主和伙计都是我们自己人。进门时，我冲伙计使了一个眼色，他立刻心领神会。

“卡斯帕罗先叫了一瓶啤酒，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然后，我们又点了一些酒菜。这时，他对我已毫无戒备。一小时不到，桌上的酒又被喝得精光，他借着酒力，向我吹嘘起了他的宏伟计划。

“‘我要把罗宾汉和他的手下统统抓起来，一个也不放过，国王一定会很高兴，到那时我就会拥有无数的财宝，我要和公主结婚，我要做天下最富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听从我的指挥……’他一边做着白日梦，一边又猛灌啤酒，不到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人事不知了。

“我不禁暗暗窃喜，趁他还在熟睡中，轻轻地抽出压在他胳膊下的布包，里面装有他的全部家当和逮捕

令。然后，我把店伙计叫来吩咐道：‘等他醒来后，你一定要追着他要酒钱，他若问我是谁，去了哪儿，你就告诉他我是罗宾汉，已经回了夏伍德森林。’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作为罗宾汉里应外合的伙伴，店伙计早已对这类事情驾轻就熟了。

“卡斯帕罗醒酒后，发现我和他的包全不见了，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一想到逮捕令还在包里，他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我被偷了，那盗贼去了哪儿？’

“‘您说谁是盗贼，先生？’店伙计假装不知道地问道。

“‘和我一起喝酒的那个人，他……他偷走了我的包！’

“‘那怎么办？您还没有付酒钱呢。’店伙计似乎十分焦急地说道。

“‘酒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全部让那个该死的恶贼给偷走了。天哪！包里还有捉拿罗宾汉的逮捕令。本来我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可以娶到公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说过要帮我抓到罗宾汉……噢！该死的！我太轻信别人了。’刚才还在梦中享受荣华富贵的卡斯帕罗，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真是绝妙的讽刺。

“‘这么说，您来诺丁堡是为了捉拿罗宾汉？’店伙计故意惊讶地张大了嘴，卡斯帕罗点了点头。

“‘那您为什么不当场抓住他？还在那儿和他喝酒？’

“‘你说什么？’

“‘你刚才就和他坐在一起。’卡斯帕罗万万没想到，自己要捉拿的人竟然就是他，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看到您和他一起喝酒，还以为您是他的部下。’

“‘我和罗宾汉一起喝酒，还一起干杯！’可怜的修补匠不想接受这个事实，他痛恨自己的愚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修补匠卡斯帕罗被罗宾汉骗了，罗宾汉这个可恶的家伙！这个恶党！盗贼！等着瞧吧，我一定会让你向我跪地求饶。’

“‘不过，您得先给我酒钱，一共是十先令。’卡斯帕罗搜遍全身也找不出一个铜板，他无奈地耸耸肩，苦笑着说：‘你看到了，我的钱全被罗宾汉偷走了，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罗宾汉吗？只有找到他，我才能付给你酒钱。’

“店伙计想了想，也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不知道他今天晚上会在哪儿，但明天他一定会去树

林里打猎。’

“‘明天我一定要抓住罗宾汉这个盗贼，等着瞧吧！’卡斯帕罗愤愤地说道，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店伙计看他中了自己的计，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第二天，我在夏伍德入口处等着他。刚刚过了早饭时间，就见他提着那根黑黑的长棍，怒气冲冲地向这边走来。他一看到我就大叫着‘刁民’、‘恶党’，然后向我扑过来。

“‘喂，傻子！竟然还有胆量来找我。’我不屑一顾地瞥了他一眼。

“‘罗宾汉，昨天我上了你的当，今天就让你好看！’卡斯帕罗听到叫他傻子，更加怒不可遏，挥舞起棍棒向我冲过来。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出乎我的意料，卡斯帕罗不仅力大无比，而且动作灵活，思维敏捷，棍棒在他手中虎虎生威。没过多久，我就招架不住了。我对他产生了兴趣，想说服他加入我们。于是我首先要求停战讲和。

“‘请原谅我昨天欺骗了你，我就是你要找的罗宾汉，但罗宾汉决非你口中的刁民和恶党。作为一名贫苦大众，相信你很清楚路德曼人的罪行。他们像奴隶一样役使我们，用我们的血汗去建造他们高大的城堡，

享受他们舒适的生活，而我们得到了什么？每天过着毫无尊严的日子，还要时刻为生计发愁。你知道那十名铜匠为什么被抓进监狱吗？醉酒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得罪了一个路德曼贵族。看看吧，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就永远只能在路德曼人的残酷压榨下生活，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继续遭受他们的奴役。所以，请相信，我们的队伍就是一支为摆脱路德曼压迫而奋斗的自由之军。加入我们，同我们一起作战吧！’就这样，卡斯帕罗被我说服了，成为了我的部下。”

温里奥也不得不佩服罗宾汉，他不但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斗士，更是一位极具号召力的领袖。

“我一直觉得，弓箭比棍棒更值得推崇，弓箭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攻击的武器，还是一种闲暇时的娱乐工具。它的速度之快，总是给人一种利落爽快的感觉。如果箭法准确，一箭中的，在对敌作战中也省了不少力气。”

温里奥却不同意罗宾汉的观点，他说：“棍棒也有弓箭无法比拟的优点，比如说，在作战中，箭一旦用尽，便无计可施，棍棒就没有这些顾虑，并且，如果不想致对方于死地，还是棍棒可靠些。”





乞丐罗宾汉

就这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沿着通往诺丁堡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两旁高大的树木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明媚耀眼的光辉，就那样静静地立着不发出一点声响，似乎也在倾听罗宾汉他们的谈话。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女子哭泣的声音，哭得非常伤心，一定发生了什么让她难过的事情。

罗宾汉寻着声音，找到了那位哭泣的女子。这是一位美丽的姑娘，柔软的金黄色头发披在肩上，一双湖水般清澈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姐？”罗宾汉关切地问道。

“我在找罗宾汉，听说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

人，我想见到他，不然就来不及了。”说完，姑娘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我就是你要找的罗宾汉，有什么事情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帮助你。”姑娘停止了哭泣，惊奇地抬起头：“你就是罗宾汉？请你救救我的哥哥们吧，他们被基斯保恩男爵抓进了监狱。”

“他们叫什么名字？”

“阿尔伯特、艾尔伯特和伊德洛。”

这不是自己的兄弟吗？怎么会落入男爵的魔掌？罗宾汉正疑惑着，姑娘又说道：“可恶的路德曼士兵不断地欺压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个年轻人为保护自己的母亲差点儿被他们打死，我的哥哥就是为救这个年轻人被男爵关进了监狱。现在，他们正在城门口搭绞刑台，要处死我的哥哥们。”

“擦干眼泪，美丽的姑娘，你的哥哥也是我的部下，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你先回家去安慰你的父母，告诉他们，罗宾汉一定会救出他们的儿子。”

“谢谢你，罗宾汉，愿上帝保佑你。”姑娘充满感激地望着罗宾汉。

“相信我吧，回到诺丁堡后，不要对任何人提到我。”

“我会一直向上帝为您祈祷。”姑娘说完，转身向诺丁堡走去，纤弱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早晨柔和的阳光

中。

“又有好戏看了，我们要怎么做，罗宾汉？”温里奥似乎异常兴奋，与基斯保恩之间一场期待已久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让小约翰迅速召集队伍，在诺丁堡和夏伍德的交界处做好准备，一听到牛角号声，马上来与我会合。注意，一定要悄悄地进行，不要让别人觉察到。”

“你想怎么办？”温里奥对罗宾汉的计划充满了好奇。

“我要先去拖延时间，他们三兄弟刚刚被抓去没多久，男爵一定不会想到我已经得知了消息。所以，你们行动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让男爵有所觉察。不然，他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我们的计划，到那时，不但三兄弟性命难保，其他兄弟也会受到牵连。可恶的基斯保恩，他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制造恐慌的机会。时间不多了，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行事。”说着，罗宾汉转身快步向城里走去。

在去诺丁堡的路上，罗宾汉见到一个乞丐，突然计上心来：“如果化装成乞丐，事情不就好办多了吗？”于是，罗宾汉走上前去搭讪道：“喂，伙计，城里有什么新鲜事情发生吗？”只见老乞丐叹了一口气，回答道：“听说罗宾汉的三个手下今天要被男爵处决了，不知他们犯了什么法。”

“真的吗？那我可不能错过。喂，朋友，能不能把你的衣服借给我穿一穿，我想这样会比较有意思些。”罗宾汉试探地问道。

“你开玩笑吧，年轻人？”老乞丐望着眼前这个衣冠华贵的年轻人，迷惑不解地说道。

“我只是觉得有意思，这样吧，我把我的衣服送给您，除此之外，再给您十先令，怎么样？”老乞丐更加迷惑了，他一定以为这个年轻人的脑袋出了问题。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 ，脑子里净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好吧，我把衣服送给你。”

“这身衣服还不错吧？鞋子也不错吧？”老乞丐穿上罗宾汉的衣服，样子非常滑稽。罗宾汉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的帽子……是不是也一起给我？”老乞丐指着罗宾汉头上那顶红色的插着羽毛的帽子问道。这可不是一顶平凡的帽子，这是罗宾汉身份的象征，如果给了老乞丐，说不定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这顶帽子不能给您，从现在开始，您最好走得远远的。祝您好运。”

罗宾汉穿着乞丐的衣服，拿着一根栎木棍棒当拐棍。他到达城门口时，只见一队人马从城中飞奔而出，顷刻间尘土飞扬，行人们都避到了路边。

“喂，怎么回事儿？”

“你不知道吗？今天男爵要处决罗宾汉的三个手下。”

“罗宾汉会不会来？”

“谁知道。”

绞刑台前人头攒动，人们都在小声议论着。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负责执行绞刑的刽子手突然暴病。这个消息在人群中迅速传开，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

“这真是太好了，上帝保佑。”

“罗宾汉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来救他的手下。”

“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没过多久，城中又传出消息，男爵要招募新的执行死刑之人。别说杀人这件事没有人敢做，就是有人敢做，也不会冒着被城里人唾骂的危险去杀罗宾汉的手下，对于这一点，男爵心里非常清楚。



罗宾汉听到消息后，马上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自己何不前去应招，以便拖延一下时间。

“尊敬的男爵老爷，”罗宾汉来到男爵面前，“如果我为您执行绞刑，我能得到什么？”男爵用鄙夷的眼光把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从头打量到脚，心里不禁暗暗窃喜，打发这种乞丐真是太容易了。

“如果你愿意帮我处置那三个罪犯，我会付给你十三先令，另外再给你六套衣服。”贪婪小气的男爵想用这么点东西搪塞一个乞丐。

罗宾汉心里暗笑道：“好个黑心的男爵，你以为我真是乞丐吗？”

“如果处置像您这样高贵的老爷，我会得到多少钱？”罗宾汉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你说什么？”男爵一时没听明白罗宾汉的话。

“处置那些贱民，您赏给我十三先令和六套衣服，那么假如说，处置像您这样身份尊贵的老爷，您会赏给我什么呢？”

“放肆的家伙！竟敢口出狂言！”被激怒了的男爵感到有些害怕，他隐隐感到这个乞丐并不像寻常的乞丐。

“再敢胡言乱语，小心你会成为第四个死囚犯。”男爵想吓唬他一下，没想到这个乞丐非但不胆怯，反而义正言辞地反驳道：“在您眼里，我只是个微不足道

的乞丐，与您这样尊贵的身份无法相提并论。但我也有尊严，您用那么一丁点儿钱来打发我，我认为您侮了我的尊严。”男爵吃了一惊，同时也意识到和这种低贱的乞丐争辩有失自己的贵族身份，于是显出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你敢和我基斯保恩男爵比较！你不过是个靠人施舍的乞丐，有什么资格和我争论！别啰嗦了，不想干，马上滚开！”说完最后这句话，男爵马上后悔了，他怕这个要尊严的乞丐真的会掉头走人。因为从发布公告一直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来应招。

“好吧，你让我再好好想想。”罗宾汉突然换了一种语气说道。他猜想小约翰可能还没有到达诺丁堡，想再拖延一些时间。

过了一小会儿，罗宾汉说道：“我没杀过人，还是算了吧。话说回来，这种事有谁愿意做？更何况听说还是罗宾汉的部下。”罗宾汉的话让男爵大为恼火。

“什么？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竟敢耍我！”男爵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怒不可遏。

“你给我听好，如果再说不干，就让你尝尝坐牢房的滋味！”

“这样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再说，您为什么一定要录用我呢？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前来打算为您杀人的只有我一个？”罗宾汉继续和男爵绕着圈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男爵终于忍无可忍。

罗宾汉耸了耸肩，用他那一贯调侃的作风继续说道：“我看您还是找一位比我更合适的人去执行绞首刑吧。”罗宾汉料到男爵不会放他走。

果不其然，男爵使劲儿压下心中的怒火，换了一种柔和的口气，对罗宾汉恩威并施道：“这样吧，如果你肯干，我愿意出两倍的价钱，但如果你不愿意干，就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下场。”男爵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观察罗宾汉脸上的变化。

只见罗宾汉不紧不慢地说：“其实，我对您刚开始出的价钱就已经很满意了，不过……”罗宾汉诡秘地笑了一笑，“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说着，罗宾汉从腰间抽出牛角号，男爵慌乱之中以为他抽出的是一把刀，转身就要跑。罗宾汉用他那强有力的右手一把抓住男爵，恶狠狠地低声叫道：“老实坐在这儿，要是耍什么花招，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叫你的手下不要过来！”罗宾汉用一把猎刀顶住了男爵的喉咙。

“别过来！”男爵大声对他的手下喊道，浑身颤抖着。

明晃晃的猎刀把一道白光反射到男爵脸上，男爵只觉得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怎么也睁不开眼睛。这时，外面突然混乱起来，嗖嗖的箭穿过城门的声音让基斯

保恩男爵感到心惊肉跳。罗宾汉知道小约翰已经带着手下来到了诺丁堡城。现在什么顾虑也没有了，他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男爵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胆大妄为的乞丐说不定就是罗宾汉，想到这儿，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是罗宾汉？”男爵大着胆子问道。

“没错儿，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罗宾汉用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道。男爵顿时吓坏了。

“求你别杀我，只要你不杀我，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男爵苦苦哀求着。

“我只要你把那三个人无罪释放，他们都是我的部下，我想这一点你很清楚。”罗宾汉的口气不容商量。

“我可以答应，但不知国王知道后会不会怪罪下来。”男爵在危急关头还不忘为自己辩解。

这时，小约翰带领着同伴们已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包围了绞刑台，正等待罗宾汉的下一步命令。

罗宾汉押着男爵来到绞刑台下，大声宣布道：“男爵命令把他们无罪释放！”顿时，欢呼声四起，大家都在为这场胜利鼓掌祝贺。

男爵知道自己这次彻底败给了罗宾汉，大庭广众之下感到羞愧难当。为了尽快结束这尴尬的局面，男爵厚颜无耻地对罗宾汉小声说道：“赶快带你的手下

走吧，不然，我不能保证我的手下会不会再起来反抗。”

罗宾汉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更令男爵无地自容，此时只想有个缝儿让自己钻进去就好了。

“不管你的手下会不会再起来反抗，都不能与我的自由之军相抗衡！”说完，罗宾汉带着三兄弟和他的同伴们在市民的欢呼声中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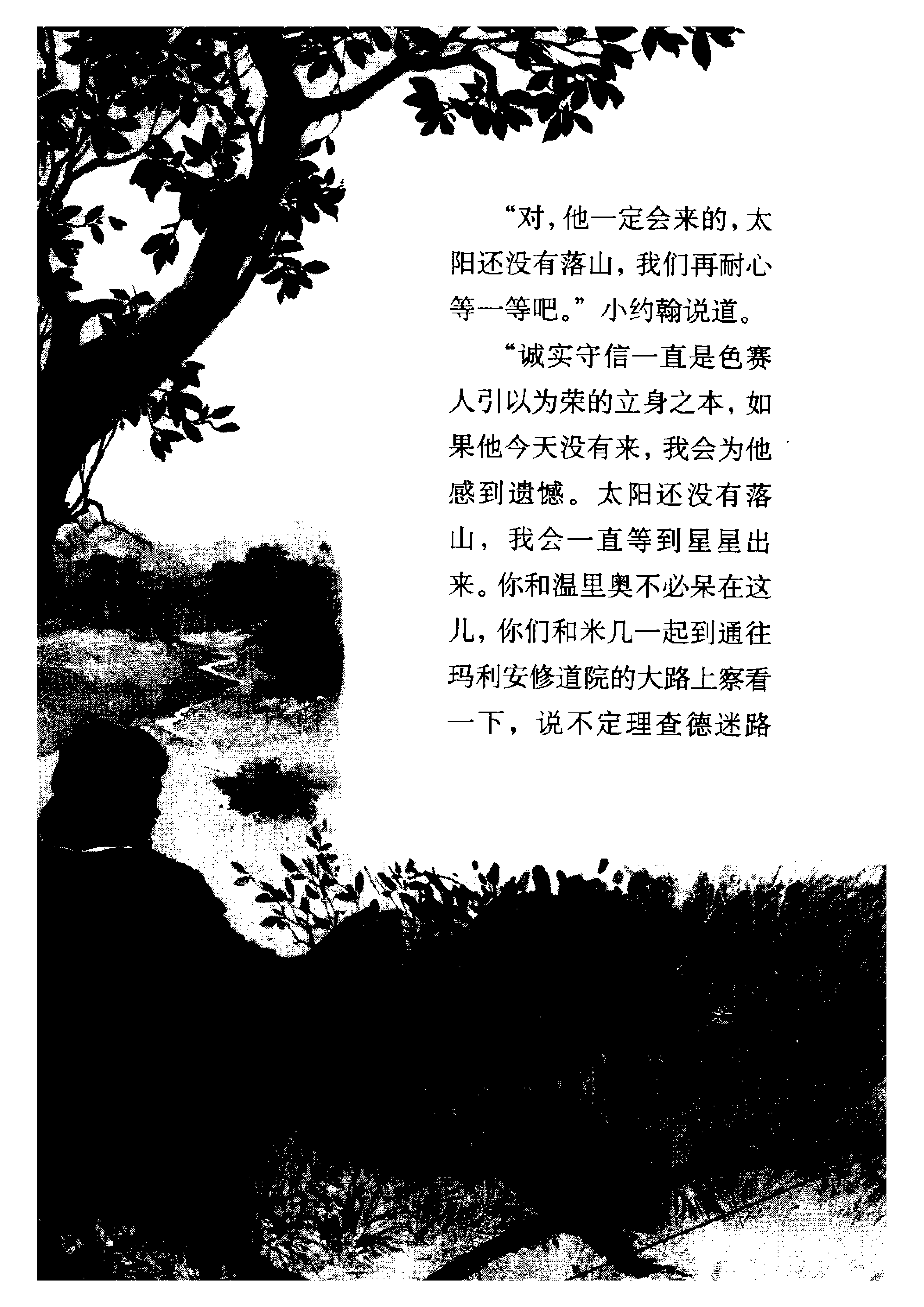


理查德的礼物

理查德离开后，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今天是他还款的最后一天。一大早，罗宾汉来到约定树下，准备迎接理查德。他和小约翰、温里奥并排躺在树下，这儿地势高，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往夏伍德森林的必经之路。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了，转眼已到了中午，却还不见理查德的身影。

“他该不会来了吧？”温里奥担心地说道。

“绝不会，他一定会来。”罗宾汉坚信，色赛人是绝对守信用的，所以，他也相信理查德一定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



“对，他一定会来的，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再耐心等一等吧。”小约翰说道。

“诚实守信一直是色赛人引以为荣的立身之本，如果他今天没有来，我会为他感到遗憾。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会一直等到星星出来。你和温里奥不必呆在这儿，你们和米几一起到通往玛利安修道院的大路上察看一下，说不定理查德迷路

了。如果碰到什么陌生的面孔，把他带到这儿来。”罗宾汉吩咐道。

于是三人按照罗宾汉的吩咐，向玛利安修道院方向走去。

“罗宾汉好像很担心的样子，这可不是他一向的作风。”米儿不解地说道。

“没错儿，我也觉得奇怪，就算理查德不来，我们的损失也不过四百英镑罢了。”温里奥也不明白罗宾汉为什么这么担心。

“罗宾汉担心的不是钱。”小约翰若有所思地说道，“罗宾汉怎么会为区区四百英镑大动干戈？去年的今天，罗宾汉借给理查德钱，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当时的落魄和可怜，而是因为色赛人素来就具有诚实守信的美德。罗宾汉对色赛人具有的这种特殊的信任感使他不相信理查德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小约翰继续说道。

“嘘！有马蹄声！”温里奥小声说道。他们侧耳倾听，果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蹄声。

“我去看个究竟。”米儿说着跑了过去。

“如果是理查德，快来通知我们。”小约翰希望来的人就是理查德。他们躲在路旁的大树后，静静地等待米儿的消息。

不一会儿，米几回来了，脸上稍显慌张的神色。

“不是理查德，是一个衣冠华丽的骑士，后面还跟着一队武装精良的士兵，看样子足有一百人。”

“赶快回去告诉罗宾汉！”三人抄近道向约定树跑去。

“难道是路德曼人？”罗宾汉问道。

“很难说，不过，装备这样精良的队伍在色赛人中并不多见。”小约翰有些担心地说道。

“迅速集合，在附近埋伏好，等待我的命令！”罗宾汉命令道。

手下们以最快的速度执行完罗宾汉的命令，罗宾汉则一脸凝重地重新坐回树阴下，俯视着前面那条通往夏伍德的大路。

“你要继续留在这儿吗？”小约翰问道。

“对，我要看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做。”罗宾汉说。

“那我也留下来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小约翰请求道。

“我也留下来。”温里奥对罗宾汉说道。

罗宾汉心里有些担心，如果正如米几所说的，来的是一队全副武装的路德曼人，情形并不容乐观，因

为自己的手下并不多。

大约过了一刻钟，骑士和他的队伍进入了罗宾汉的辖区。小约翰一眼认出为首的那个衣着鲜亮的人正是理查德，不禁激动地叫起来。

“理查德！是理查德！”

“感谢圣母玛丽亚，我说过，色赛人决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罗宾汉高兴的神情溢于言表，和小约翰他们一起走出去迎接理查德。理查德也翻下马背，微笑着向罗宾汉走来。

“好久不见，罗宾汉，感谢圣母玛丽亚，让我能再次见到你。”理查德说道。

“毫无疑问，你是来偿还我那笔款的。”罗宾汉拍着理查德的肩膀，诡秘地冲他一笑。

“没错儿，感谢圣母玛丽亚和侠义的罗宾汉使我渡过了难关。”理查德感激地说道。

“这么说，你又重新夺回了自己的财产？”罗宾汉问道。

“上帝保佑，让我拿回了属于我的财产。”眼前这个仪表堂堂的骑士不觉眼眶湿润了。接着，他的部下把四百英镑恭敬地递到罗宾汉手上。

“这是你的队伍吗？真是棒极了！”罗宾汉指着

理查德身后那支队伍问道。

“暂时是。”理查德神秘地笑道。

“看起来个个勇猛无比，训练有素的样子。”罗宾汉细细打量着说道。

“没错儿，他们都是骁勇善战、诚实可靠的色赛人。他们跟着我奔波了一天，所以显得有些疲惫，先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吧。”理查德说道。

“没问题。”说着，罗宾汉转向自己的部下，吩咐道，“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好好招待他们。”

夜色渐渐降临，草地上燃起了篝火，葡萄酒在火光的照射下散发出诱人的光辉。罗宾汉、理查德、温里奥、小约翰和所有的人一起坐在草地上，尽情地享受着美味丰盛的晚餐。空旷的草地上不时传来一阵阵觥筹交错的声音。多么美丽的夜晚啊！

晚饭结束后，理查德讲起了那天与罗宾汉作别后发生的事情。

“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离开夏伍德后，连夜赶回了家中，把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您的仁慈和善良深深感动了，他们要永远向上帝为您祈祷。”

“帮助朋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所以，这些话就



不要再说了。后来，你是如何与路德曼人交涉的？不妨说来听听。”罗宾汉显然对此更感兴趣。

“罗宾汉，你一定要让我把话说完。我的儿子夏伯特和女儿瑞拉丝非常崇拜您，他们一直想知道大名鼎鼎的罗宾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本来他们坚持要随我一起来拜见您，是我许诺他们罗宾汉会来我们家中做客，并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才劝服了他们。怎么样，你愿不愿意来我家中，让我也做一次主人？”

“这是不是你的正式邀请？好吧，我答应你，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府上拜会。”罗宾汉郑重地许诺道。

“太好了。”理查德显得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把钱还给了那个路德曼人，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人原本以为我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所以，只等着接收我的领地和城堡。那天，我故意换上一件破旧的衣服，可怜兮兮地来到他的面前。他对我的到来非常吃惊，但看到我衣冠不整，失魂落魄的样子，便以为我仍旧是一个穷光蛋。

“‘我遵守约定，如期赶来了。’我故意底气不足地低声说道。

“‘钱带来了吗？’

“‘我一分钱也没带来，请求您再宽恕我几天吧。’

我当时悲惨的样子一定让他心里乐开了花，他肥胖的脸上挤出了一丝邪恶的阴笑。

"'没有钱你来这儿干什么？'路德曼人冷冷地说道。

"'我请求您再宽限我几日。'我继续哀求道。

"'不行，协议是通过双方同意签订的，怎么能随意改动？如果你今天不能偿清债务，我们就只好按照合同办事了。'任凭我再怎么哀求，他也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这些路德曼人总是喜欢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恨透了他们。正在他扬扬得意之时，我出其不意地掏出藏在怀中的四百英镑，重重地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好！这是还给你的四百英镑。从现在开始，我们两清了，按照协议，领地和城堡仍旧属于我。'这使他非常震惊，如果你当时在场，一定会被他滑稽的表情逗笑。还未等他回过神儿来，我便转身离开了他的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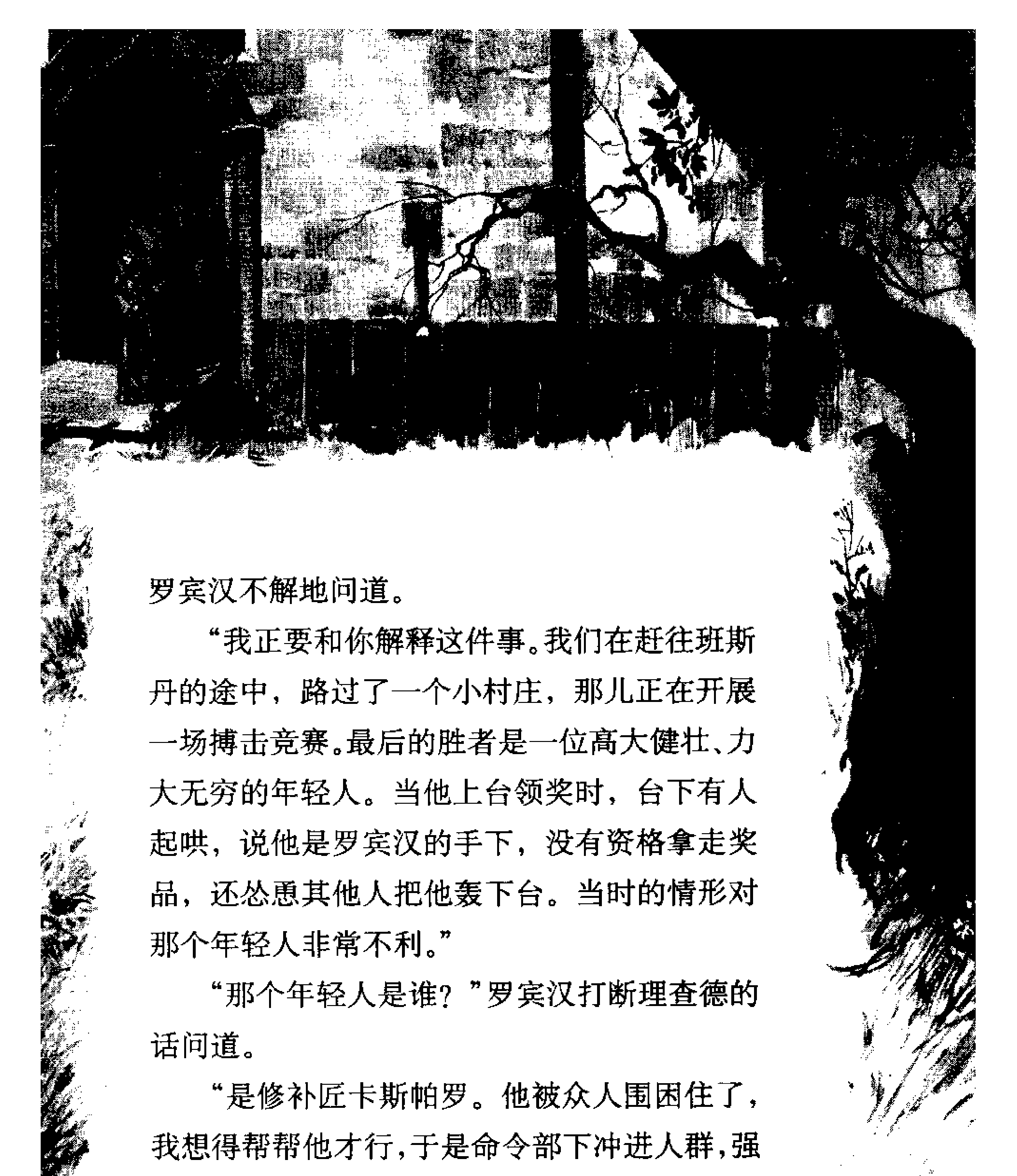
"我和我的家人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决定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来报答您的恩情。经过一年的辛勤耕作，我们获得了巨大的丰收。这一百套上好的弓箭是我特意为您精心打造的。我还从色赛小伙子

中为您招募了一些手下，他们一听到罗宾汉的名字，纷纷前来报名，希望和你一起除暴安良，共同抵抗路德曼人。”

“这些礼物真是太让我意外了，这些钱我不能收，国王强迫色赛人缴纳沉重的赋税，生活对你而言并不容易。而我们则不同，托路德曼人的福，我们的生活还算是比较富有。再说，说不定这些钱就是路德曼人搜刮的民脂民膏。”罗宾汉执意不收理查德的钱，理查德也就不再坚持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奇怪，从你家到这儿不过两个小时的路程，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到？”





罗宾汉不解地问道。

“我正要和你解释这件事。我们在赶往班斯丹的途中，路过了一个小村庄，那儿正在开展一场搏击竞赛。最后的胜者是一位高大健壮、力大无穷的年轻人。当他上台领奖时，台下有人起哄，说他是罗宾汉的手下，没有资格拿走奖品，还怂恿其他人把他轰下台。当时的情形对那个年轻人非常不利。”

“那个年轻人是谁？”罗宾汉打断理查德的话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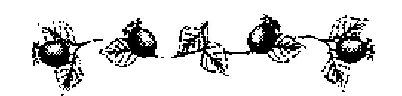
“是修补匠卡斯帕罗。他被众人围困住了，我想得帮帮他才行，于是命令部下冲进人群，强行冲散了那群人，把他救了出来。”

“谢谢你救了我的同伴，理查德。帮助我的

同伴就如同帮助我，我们会成为永远的朋友。今后不论你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决不食言！”

“所谓患难见真情，在困境中建立的友谊才弥足珍贵，我也应该谢谢你，罗宾汉。”





射箭比赛

对基斯保恩男爵来说，罗宾汉无疑是个噩梦。在与罗宾汉的数次交锋中，男爵均以失败告终。羞愧和怨气在他的胸中长久地积累，慢慢滋生了报复罗宾汉的念头和欲望。

男爵认为罗宾汉能屡次战胜自己的原因，在于他狡猾的诡计。于是他苦思冥想，开始了自己伟大的复仇计划。首先，他想到了诺丁堡那些愚蠢的富商，若是联合他们一起对付罗宾汉就容易多了。那些是非不分的富商在男爵的威逼利诱下，同意帮助他除掉罗宾汉。

第二天，富商们召集当地的一些所谓“有志之士”

开会，倡议在诺丁堡和约克城之间举办一次射箭大赛。

"诺丁堡和约克城素来摩擦不断，为增进两城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展示我们诺丁堡勇士的实力和风采，我们不妨举行一场射箭比赛，胜利者将得到一个银箭筒和一支金箭。"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但为了使比赛更加正式和合法化，他们需要获得男爵的批准。

男爵看到自己的计划已顺利进行完第一步，感到非常满意。他一改往常暴戾蛮横的态度，不但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还决定作为裁判亲自主持这场大赛。这让前来的诺丁堡人感到非常惊讶，基斯保恩素来喜怒无常，凶残成性。今天却一反常态，让人感到了一丝难得的亲切。

城门口贴出了举行射箭大赛的告示，人们都对这即将到来的盛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时间，射箭比赛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罗宾汉耳中，正如男爵所料，他决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展示自己高超箭术的机会。

罗宾汉得知消息后，马上号召部下参加比赛，为诺丁堡争得荣誉。因为基斯保恩那天也会到场，罗宾汉心中有些顾虑，他预感到这不是一场寻常的射箭大赛。为了消除顾虑，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工作。

"大家听好，这次比赛，基斯保恩男爵也会到场，

他这么做尽管可能是为了赢得农民对他的拥护，但也不排除有阴谋。为了抓住我，他什么卑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部分人参加比赛，其他人埋伏在森林四周，时刻观察现场的变化，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马上做好战斗准备，等待我的命令。”

比赛那天一大早，他们就往班斯丹出发了。比赛在班斯丹森林附近的空地上举行。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分成若干小分队，打扮成从各地前往观看比赛的农民的样子。到达比赛场地时，现场已聚集了无数参赛者和观众，罗宾汉、小约翰、温里奥和米几也混在人群中。今天，他们特意换上了平常的衣服，为谨慎起见，说话也很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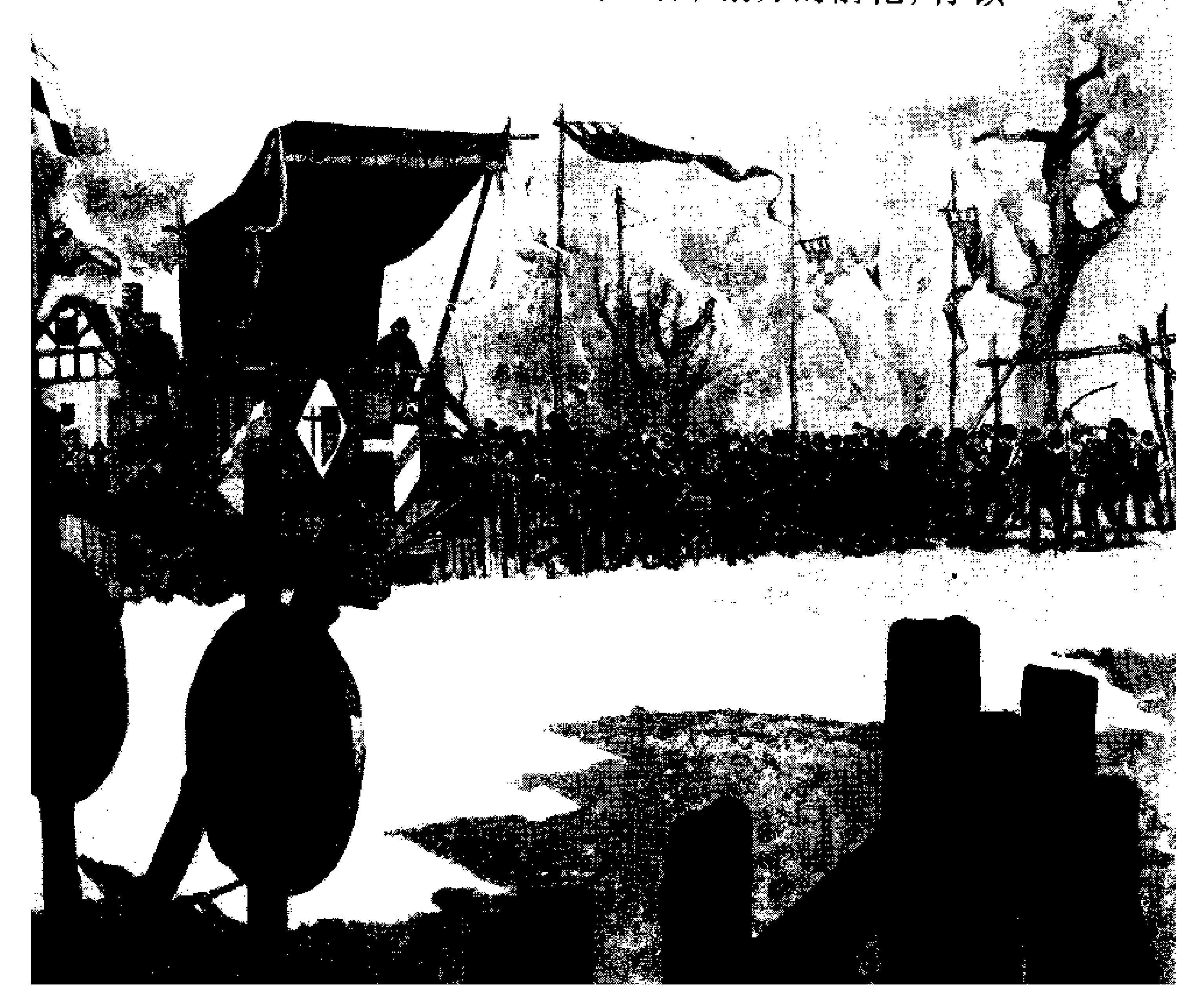
比赛场地设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前来观看的人群把箭靶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赛场前方建造了一个高高的看台，那是为裁判基斯保恩男爵准备的特别坐席。

男爵在士兵的护卫下，早早来到了现场。他命令五十名手下混在人群中，一旦发现有可疑之人，马上带到自己面前接受审问。男爵知道罗宾汉是个喜欢冒险的人，所以，他感到罗宾汉这次也许会只身前来参赛，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比赛正式开始，前三个上场的诺丁堡人没有射中

箭靶，紧接着上场的三个约克城人也是一样。第四个是代表诺丁堡出场的温里奥，他轻松地射中靶心，赢得了全场一片喝彩。

小约翰第五个出场，和温里奥一样，也正中红心。紧接着，罗宾汉正式出场了。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褐色紧身衣，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头巾，看上去像是个专门闯荡城乡酒店的猎户。他没有让人把小约翰射中的箭拔出，这让观众感到非常诧异，不禁都对他充满了好奇。只见他缓缓地拉开弓，瞄准前方的箭靶，停顿



了几秒钟后，只听嗖的一声，一箭中的。更让人惊奇的是，他的箭居然插在了小约翰的箭柄上面！人群寂静了几秒钟，接着便沸腾了，欢呼声和掌声响彻云天，人们都惊叹于这奇妙的箭法。准备借这场比赛小赌一把的人们，纷纷把赌注押在了这个诺丁堡的年轻人身上。

男爵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关心的只是罗宾汉是否也参加了比赛。眼前这个年轻人自然引起了男爵的注意，但由于距离太远，男爵无法辨认清楚他是否就是罗宾汉。

接下来出场的约克城人也个个身手不凡，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这时，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一根木棍插在地上代替箭靶，双方各选出七名优秀射手继续比赛。

代表诺丁堡这方的自然是罗宾汉和他的手下。这次约克城选手首先开射，第一箭虽然碰到了木棍，但由于力量不均衡，加上木棍的表面又呈凹凸状，所以这一箭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第二箭没有射中，离目标差出了一段距离。第三箭力量非常大，木棍被射倒。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叹声。到此为止，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次比赛的胜利者非约克城莫属。

轮到诺丁堡的选手出场了，温里奥射第一箭，遗憾的是这一箭射偏了，人们发出了一片唏嘘声。轮到小约翰了，小伙子非常仔细地目测了离目标的距离，

又选了一支笔直的羽箭。羽箭带着优美的弧度飞向目标，一瞬间，似乎就要中标了，哪知突然吹来一阵风，吹偏了它。尽管这样，离目标也只差了一巴掌的距离，人们不禁为他惋惜。罗宾汉仍旧是最后一个出场，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头巾使劲儿向下拉了一拉，只露出半张脸。令人惊叹的是，他竟然拿了三支箭。只见他镇定自若地看着目标，瞄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看这个奇怪的年轻人会使出什么样的绝招。嗖的一声，三支箭齐刷刷地飞了出去，像一阵骤然刮起的旋风，稳稳地定立在了木棍上。人群中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为这精彩的表演欢呼，为诺丁堡的胜利欢呼。

人们纷纷断言，就是罗宾汉来了也无法战胜他，但不一会儿，又有人传言这个人根本就是罗宾汉！开始，关于罗宾汉的传言还只是在诺丁堡人中小声议论着，后来，约克城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事态就扩大了。约克城人认为和罗宾汉一起参加比赛对他们不公平，这种不满的情绪迅速滋长，不由得形成了一种自发的反抗。罗宾汉埋伏在四周的手下看到场面逐渐混乱起来，意识到情况起了变化，就悄悄混入人群中，准备随时大干一场。

混乱中，罗宾汉在士兵的引领下，向着基斯保恩所在的看台走去。

“让一让！大家都让一让！”

罗宾汉一直低着头，一副谦逊有礼的样子。男爵想看清楚他的样子，或者听听他的声音。但是罗宾汉既不抬头，也不说话。领到奖品后，他往腰里一插，向男爵和观众恭敬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去了。在距离男爵十几米远的地方，他突然站住脚，回过身，给了男爵一个狡黠的微笑，然后对男爵大声说道：“谢谢你的礼物，我的朋友，我会把它当做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珍藏起来。一看到它，就会让我想起您对我的厚待。好吧，我们后会有期！”罗宾汉大笑一声，转身飞奔而去。

“抓住他！抓住那个家伙！”男爵气得涨红了脸，没想到自己竟然落入了本是为罗宾汉设立的圈套中。

“抓住他！他就是罗宾汉！”恼羞成怒的约克城人和男爵的士兵一起把罗宾汉团团包围起来。一下子，罗宾汉的处境危险起来。

“告示上并没有写明罗宾汉不能参加！”罗宾汉跟男爵据理力争。

“这场比赛是为善良的民众而举行的，流放者当然没有权利参加！”男爵振振有词地说道。

士兵向着罗宾汉慢慢逼近，罗宾汉不得不举起手中的弓箭，大声喊道：“谁再敢向前迈一步，就让他尝尝我弓箭的厉害！”只见那些胆小如鼠的士兵一个个

静止在原地，谁也不敢再向前迈进一步。

罗宾汉吹起牛角号，分散在人群中的几十名部下迅速组织起来，共同掩护罗宾汉冲出包围，场面顿时更加混乱起来。男爵大声命令抓住逆贼罗宾汉，响应他的只有那些怯懦的士兵和一些不甘心失败的约克城人。诺丁堡人素来对罗宾汉怀有一种感激和敬仰之情，于是自发组织起来，竭力阻挡男爵和约克城人对罗宾汉的追击。一场激烈的战斗展开了。

在诺丁堡人的奋力掩护下，罗宾汉和他的同伴们迅速向夏伍德方向飞奔而去。一些好战的约克城人跟随男爵的士兵穷追不舍，诺丁堡人力量毕竟有限，罗宾汉和同伴们固然箭法超群，但面对这强大的攻势，



也不得不采取保守的作战方式——抵挡为主，进攻为辅，只希望能快速进入夏伍德，以摆脱敌人的追击。

正在这时，和罗宾汉一起并肩作战的小约翰猛然摔倒在地。他双手捂着膝盖，指缝中汩汩地往外冒着鲜血。

“罗宾汉，我不行了，我的膝盖被那狗贼射了一箭。”说着，小约翰痛苦地躺倒在地，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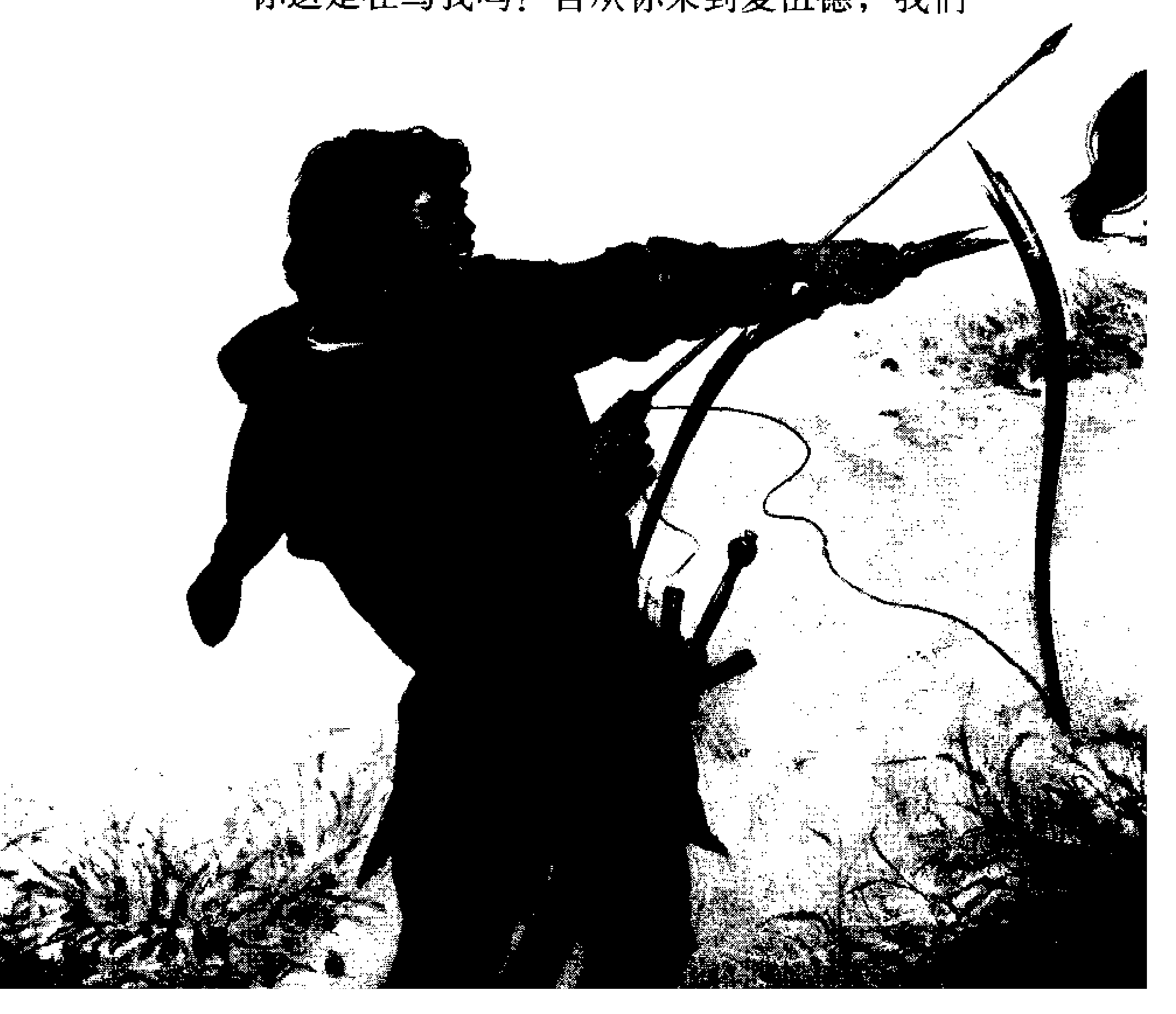
来。

罗宾汉看到小约翰身负重伤，躺倒在地，心里万分焦急。在这紧急关头，一旦停止不前，就是死路一条！

“振作起来！小约翰！坚持一会儿，我们就安全了。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没用，罗宾汉，我……我真的走不动了。你们快走，不要……不要管我。”小约翰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你这是在骂我吗？自从你来到夏伍德，我们一





起经历了多少风雨和艰难，我决不会把你丢在这儿不管！”罗宾汉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时，他只知道不能丢下小约翰自己跑掉。

“不要义气用事，罗宾汉，你要为其他同伴着想。”小约翰知道，这样拖下去，他们将前功尽弃，还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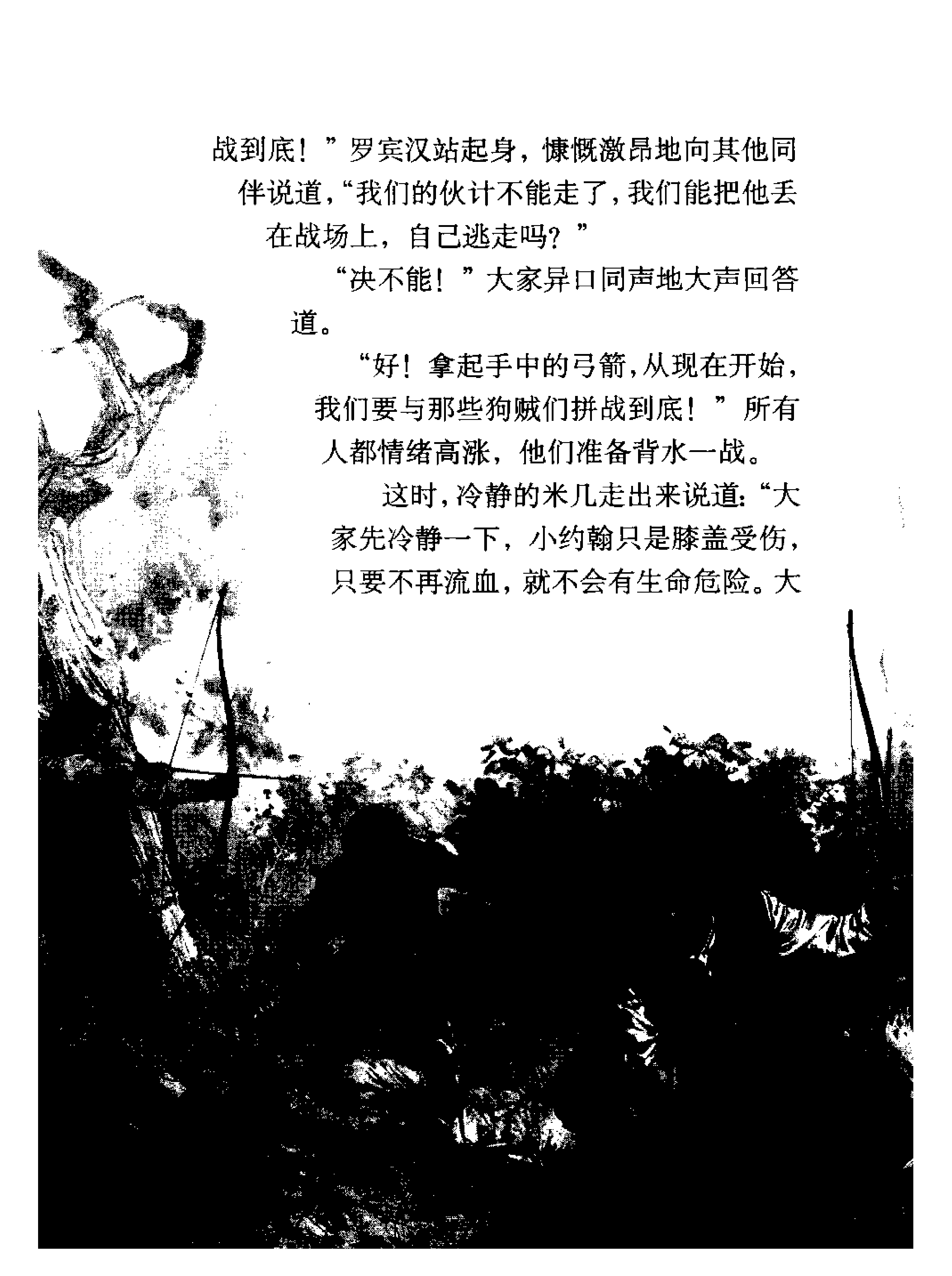
“别说了，要死一起死，我们会陪在你身边和他们拼

战到底！”罗宾汉站起身，慷慨激昂地向其他同伴说道，“我们的伙计不能走了，我们能把他丢在战场上，自己逃走吗？”

“决不能！”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道。

“好！拿起手中的弓箭，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与那些狗贼们拼战到底！”所有人都情绪高涨，他们准备背水一战。

这时，冷静的米几走出来说道：“大家先冷静一下，小约翰只是膝盖受伤，只要不再流血，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大



家没必要冒这个险，我来背着他走。”罗宾汉听了米几的话，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令大家轮流背着小约翰，其他人做好掩护工作。

小约翰被深深地感动了，多少感情在生死的一刹那都会被本能击得粉碎，而在这一刻，他突然觉得他们的自由之军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坚不可摧。他强忍着奔涌而出的泪水，默默地趴在米几的背上，心里变得无比平静，因为自己拥有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由于刚才耽搁了一点时间，后面追兵赶了上来。罗宾汉不得不下令强行击退追兵。

这时，他们到达了一个交叉路口，数条小路蜿蜒

着伸向茂林深处，其中一条小路的尽头隐隐约约闪现出一座城堡。

“这城堡的主人是谁？”罗宾汉自言自语道。

“你们有谁认识城堡的主人？”他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我认识。”一个人站出来说。

“不知他会不会欢迎我们，如果他不肯给我们开门，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罗宾汉有些担心地说道。

“听说是理查德，他是一个不错的色赛人。”刚才的人继续说道。

“理查德？”罗宾汉欣喜若狂。

“我们得救了，伙计们！感谢圣母玛丽亚，在这危机时刻给了我们一条生路。温里奥，你先去敲门告诉他，罗宾汉和他的同僚们正被路德曼人追杀，希望借他的城堡暂时避一避。”温里奥按照罗宾汉的指示先去探路，其他人跟在后面。在那条小路的尽头，他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大获全胜

不一会儿，罗宾汉和其他人也到达了城堡门口，一位年轻的骑士早已等候在那儿。城墙上方飘扬起白色的旗帜，似乎在欢迎他们的到来。

骑士看到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头戴红帽，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想必这就是罗宾汉。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毕恭毕敬地走上前，紧紧握住罗宾汉的手说：“您好，我是理查德的儿子夏伯特，父亲让我出来迎接您。”

“这么说，你的父亲也在这儿？”罗宾汉惊喜地问道。

“是的，我父亲说，当年我们落难时，是您的慷慨仁慈使我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现在您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一定倾力相助。”

“谢谢你，年轻人。几小时前，我们和路德曼人打了一仗，现在正受到他们的追击。因为有一人身负重伤，无法继续行走，希望借你的城堡避一避。”罗宾汉指着身后奄奄一息的小约翰说道。

“快请大家进去，里面比较安全些。”夏伯特毫不犹豫地命仆人打开了城门。



男爵和他的追兵稍后也追了过来，他得知罗宾汉一伙人躲到了城堡里面，于是想假借国王的名义迫使理查德交出罗宾汉。

理查德料到基斯保恩不会善罢甘休，不一会儿，他出现在城堡的守望台上。

“大平原的理查德，你知道你窝藏的是什么人吗？”

“当然知道。”理查德居高临下，冷冷地回答道。

“好吧，既然你知道他就是国王要追捕的囚犯，那



就快点交出来吧。不然，窝藏叛逆者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清楚！”

“我只知道他是我尊贵的客人，在我的邀请下来城堡做客。这儿是我的领地，我有权在我的领地上做任何事情。”说完，理查德转身离开守望台，同时命令他的军队全副武装地守候在城门口，他料想基斯保恩不敢轻举妄动。基斯保恩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命令手下撤退，灰溜溜地回到了诺丁堡。

“我亲爱的朋友，罗宾汉，欢迎你来我的家中做客，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理查德一边说着，一边张开双臂拥抱罗宾汉，他为自己能帮助罗宾汉感到高兴。

“若不是遇到你，我可就麻烦了。”罗宾汉由衷地感谢理查德。

“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不是也救过我们吗？若不是你，我们一家恐怕早已流落街头了。”

“我们不要说这件事了。对了，我还有一个伙计身受重伤，得麻烦你照顾一下。他是我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你一定要救活他。”罗宾汉想到小约翰，心里万分焦急，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放心吧，我的妻子和女儿瑞拉丝会好好照顾他的，他不会有事。”理查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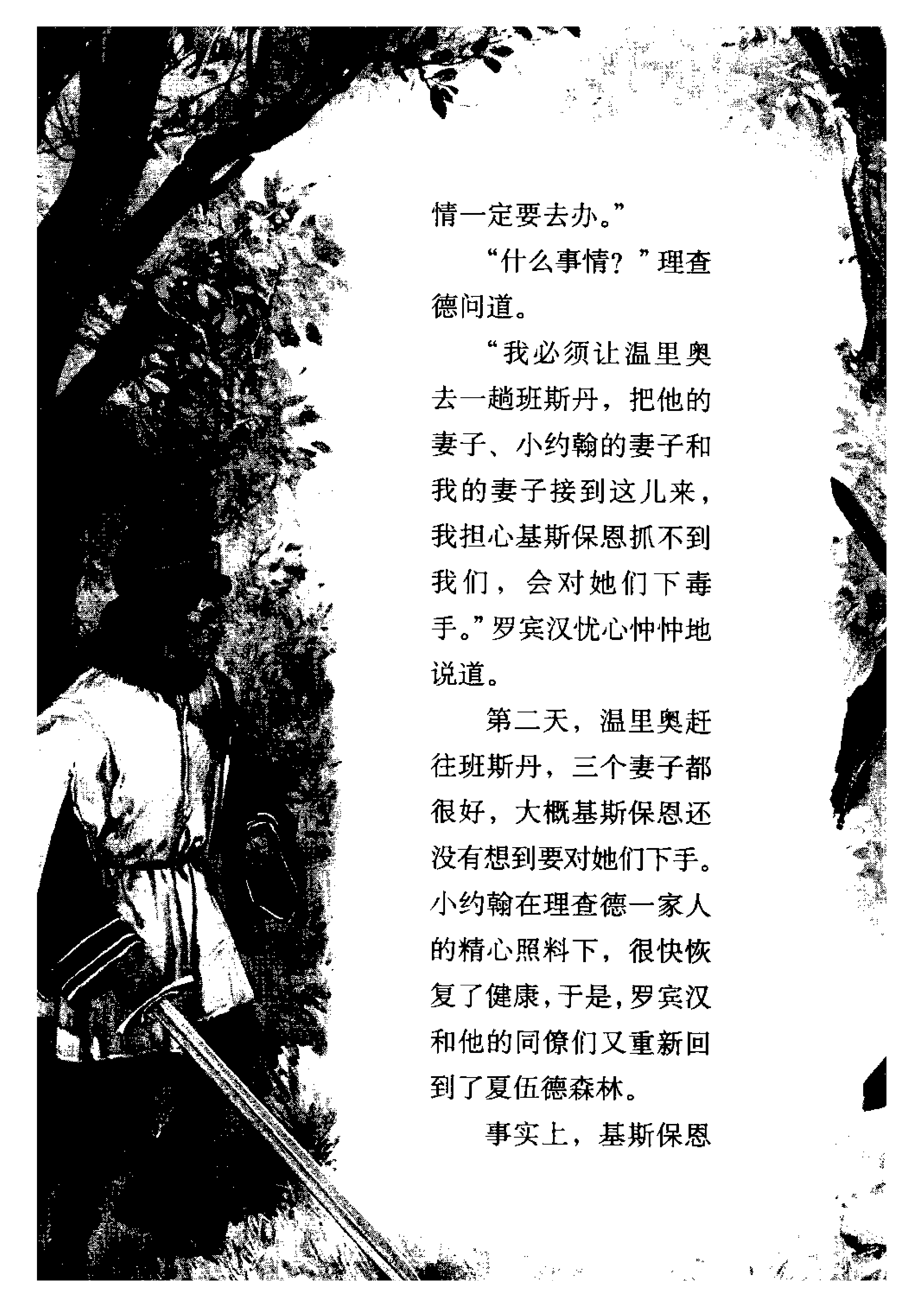
“您是说小约翰吗？我已叫人请约克城医术最高明的大夫为他看过了，医生说只要伤口不再流血，休息几天就会完全恢复。”夏伯特补充道。

“感谢圣母玛丽亚。”罗宾汉听了夏伯特的话，终于松了一口气。

“罗宾汉，你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客人，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很想见你，他们在隔壁等了很久了。”在理查德的引领下，罗宾汉来到隔壁房间，见到了两位衣着华丽的女子。其中一位举止优雅，大方得体，一派贵妇人的风范，想必是理查德夫人。另一位清新脱俗，温婉可人，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百合花，她就是瑞拉丝。他们相互说了一些问候的话。理查德夫人和瑞拉丝对罗宾汉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

“罗宾汉，你和你的部下暂且住在这儿，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我已命人把城门锁紧，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休想进来。你们安心在这儿休养一段时间，看看外面的情况，我们再商量下一步计划。”理查德非常诚恳地对罗宾汉说道。

理查德的诚意和他们一家的热情消除了罗宾汉心中的顾虑，他决定暂时呆在这儿。但罗宾汉心中仍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他对理查德说：“我还有一件事



情一定要去办。”

“什么事情？”理查德问道。

“我必须让温里奥去一趟班斯丹，把他的妻子、小约翰的妻子和我的妻子接到这儿来，我担心基斯保恩抓不到我们，会对她们下毒手。”罗宾汉忧心忡忡地说道。

第二天，温里奥赶往班斯丹，三个妻子都很好，大概基斯保恩还没有想到要对她们下手。小约翰在理查德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恢复了健康，于是，罗宾汉和他的同僚们又重新回到了夏伍德森林。

事实上，基斯保恩



被迫撤退后，一直耿耿于怀。他赶往伦敦，向国王哭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陛下，我在情急之中不得已用您的名义命令窝藏罗宾汉的骑士把他交出来。但他不但拒绝，还把我辱骂了一顿。”基斯保恩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道。

“什么？他怎么敢无视你男爵的身

份？是谁这么大胆？”国王有些愤怒。

“陛下，他就是大平原的理查德，他不仅无视我的身份，还在自己的领地上自立为王，恐怕就是陛下您去了，也休想动他一根汗毛。”狡猾的基斯保恩企图激怒国王。

“大胆！胆大妄为的家伙！”国王听信了基斯保恩的话，一下子怒发冲冠。但他立刻意识到不应该在下属面前如此，有失一国之主的风范，连忙换了一种比较沉稳的语气命令基斯保恩：“本王授予基斯保恩男爵调度军队的权力，基斯保恩，你现在即刻赶往诺丁堡，把罗宾汉和理查德缉拿归案，听候发落。”

基斯保恩得到国王的命令，迅速组织起声势浩大的讨伐军。他们到达理查德的城堡后，才得知罗宾汉一伙人已回到了夏伍德森林。夏伍德森林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任凭基斯保恩有多少大军，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又把矛头转向了理查德。

他命令军队埋伏在离城堡不远的灌木丛中，准备等理查德一出城，马上发起攻击，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第二天，他们就见到理查德和他的儿子，还有几名仆人一起出了城堡。面对基斯保恩的突然袭击，理查德和他的儿子虽然奋力反抗，但还是没能逃脱男爵的魔

掌。理查德夫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伤心得几乎昏死过去。头脑清醒的瑞拉丝在这个关键时刻想起了罗宾汉，她知道，只有罗宾汉才能救出父亲和哥哥。

于是，理查德夫人在两名仆人的陪同下，向罗宾汉队伍的驻扎地——夏伍德森林出发了。

为了找到罗宾汉，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后来碰到罗宾汉的一名手下。理查德夫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后，她被带到了约定树下。罗宾汉正在那儿和米几商量事情。

“我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请求您一定要帮助我，罗宾汉。”理查德夫人悲伤的眼睛中充满了期待。

“发生了什么事情，夫人？”罗宾汉看到理查德夫人只身前来求助，估计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求您救救我的丈夫和儿子……”话还未说完，理查德夫人就已泣不成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罗宾汉着急地问道。

理查德夫人哽咽着说：“今天早上，我的丈夫和儿子被男爵抓走了，您一定要救救他们，我不想再失去他们了。”

罗宾汉知道，基斯保恩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却没想到连累了理查德一家。面对眼前这位可怜的妻子和

母亲，罗宾汉感到一阵内疚。

“夫人，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理查德是骑士，拥有骑士头衔的人只有国王才有权审判，所以，他暂时不会有危险。况且，基斯保恩的目标是我，他不会轻易伤害理查德。”罗宾汉一边宽慰着理查德夫人，一边在考虑怎样营救理查德。

“仁慈的上帝，求您保佑他们。”理查德夫人听完罗宾汉的话，稍稍安了些心，她双手合十，默默地祈求上帝保佑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安全归来。



“夫人，您先回城堡，锁好城门，不要让任何人进去。我会马上召集队伍，去向基斯保恩要人。”

理查德夫人走后，罗宾汉迅速召集起队伍，开始了他的营救行动。他料想基斯保恩的队伍一定还未到达诺丁堡城，于是想趁其不备，攻其不意。他把队伍分成两队，一队是罗宾汉和温里奥率领的先头部队，另一队由小约翰和米几带领，随时听从罗宾汉的调遣。

到达门斯彼德时，当地的探子前来报信，得知基斯保恩的队伍正驻扎在此地休息。于是，罗宾汉决定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他命令小约翰和米几原地待命，自己和温里奥率领先头部队火速赶往诺丁堡。经过半个小时的急行军，他们终于赶在基斯保恩之前到达了诺丁堡。留在门斯彼德的小约翰和米几则在原地静观事情的变化。得知基斯保恩的队伍重新开始前进后，他们按照罗宾汉事先的命令，于十五分钟后也开始启程。

没过多久，诺丁堡这边已经看到了基斯保恩的小规模先锋部队。罗宾汉按兵不动，继续耐心等待。不一会儿，押送理查德父子的大部队到了，罗宾汉看到了基斯保恩那张憎恶无比的面孔。一声令下，万箭齐发，一场猛烈的反击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基斯保恩一下子懵了，国王的军队毕竟身经百战，在为首将领的指挥下，马上投入了战斗。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身后，正有另一支队伍在悄悄赶往诺丁堡与罗宾汉会合。在这种两面夹击的状态下，基斯堡恩必败无疑。

负责押送理查德父子的有十二人，反击开始后，他们自顾逃命，自然顾不上押送的囚犯了。理查德父子被成功地解救了出来。

年轻气盛的夏伯特也加入了战斗，虽然勇气可嘉，但由于作战经验不足，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男爵的剑眼看就要正中其喉，这时，罗宾汉的一名部下眼疾手快，趁其不备从身后一剑砍下了男爵的头颅。男爵手中的剑落在了地上，这个素来不可一世、嚣张跋扈的人死在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中。

基斯保恩死了，他的队伍群龙无首，锐气大减，不久就全部投降了。这次与基斯保恩的较量以罗宾汉的大获全胜告终，但罗宾汉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快乐的影子，相反，强烈的失落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他看到理查德——这个自己曾经帮过，也帮过自己的人，不仅深深地自责起来。

“这真是个让人难过的日子，我虽然救过你，但却



又把你推向了不幸的深渊，善良的理查德，如果你没有遇见我，或许会更好……”罗宾汉自言自语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理查德有些奇怪。

“就算那时你没有遇见我，我相信你也能还清路德曼人的债。但你遇见了我，你的善良让你注定要被我的恩惠纠缠一生。现在你由骑士变成了恶党，不但财产被国王没收，说不定以后还要过流亡的日子，你的家人也要和你一起承受这种痛苦，我成了你不幸的根源。理查德，实在对不起。”

“喂，罗宾汉！”理查德顿了顿说道，“虽然我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地位，但我有善良的妻子、懂事的儿子和可爱的女儿，还有你们这群朋友。所以，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富有，很幸福。”

“谢谢你，理查德。”罗宾汉想了想，继续说道，“我们还得商量一下以后的事情。今天，我们袭击了国王的军队，并且砍下了男爵的头颅，这对国王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一定会迁怒到你的身上，到那时，你恐怕怎么也逃不掉了。所以，你不如现在就离开这儿，跟我一起去夏伍德，那儿的生活虽然艰苦些，但不受任何人管束，也乐得逍遥自在。”

“好吧，也只有这样了。但在离开之前，我要先做

一件事情。正如你所说的，这件事被国王知道了，我死罪难逃，但是，如果我向国王交纳一些补偿金，说不定可以免除死罪，我也可以走得心安理得些。”

但是，事情并不像理查德想得那么简单，得知基斯保恩死亡的消息后，国王



亨利二世盛怒之下，下令处死理查德和他的儿女们，并残忍地宣布其子孙后代永不能返回大平原。

同时，在诺丁堡和约克城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拘捕罗宾汉的告示，悬赏金一涨再涨。

于是，理查德和他的家人迅速撤离了班斯丹，在夏伍德森林开始了新的生活。







国王理查德

骄横跋扈的基斯保恩男爵被罗宾汉除掉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英国，一时间，谣诼纷纭，说皇家御前大使威廉·德朗姆已率领大军开进夏伍德，要彻底剿灭这些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人。更有甚者，说皇家兵马已踏平林区，那些人尸骸狼藉。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相反，各地绿林好汉对罗宾汉的敢作敢为啧啧称赞，不断有来投靠加入者。三年间，罗宾汉这支勇猛的森林之军迅速壮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

与此同时，亨利二世逝世，其长子理查德王子登上王位。野心勃勃、骁勇善战的理查德国王率领十字

军南征北战。这期间，摄政大权落入了其弟约翰伯爵手中。约翰伯爵性格乖张暴戾，在他统治期间，苛捐杂税之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罗宾汉为了解救可怜的平民百姓，不得不加紧对路德曼贵族的“搜刮掠夺”，他们所到之处无不令那些胆小如鼠的路德曼贵族瑟瑟发抖。路德曼贵族常常被洗劫一空，不留一分钱。这样一来，有些人害怕失去全部，往往索性主动拿出一部分钱财分给百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于是，罗宾汉的故事愈传愈奇，最终引起了大法



官瓦伦恩的注意。他决定组织一支队伍，一举消灭罗宾汉一伙人。他的提议得到了约翰伯爵的支持，并援助其一支由五百名士兵组成的精干部队，以助其一臂之力。

瓦伦恩到达诺丁堡后，稍事休息，就开始为自己的剿匪大业着手准备。首要的问题是怎样进入夏伍德森林，找到罗宾汉的据点。夏伍德森林素来以险、奇著称，易守难攻，曾令许多妄图消灭罗宾汉的人望而生畏。也正是由于这道天然壁垒，使其与外界隔绝，免除了不少的麻烦。

罗宾汉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打算给瓦伦恩来



个迷魂阵，让他知难而退，不战而降。他派出十二名熟悉夏伍德地形的手下，打扮成当地农民的样子，让他们主动请缨，为瓦伦恩带路。

求胜心切的瓦伦恩没有识破罗宾汉的计策，欣然接受。这几个人带领瓦伦恩的队伍在夏伍德森林里转圈，最终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地中，找不到出口。当他意识到这是个骗局时，却发现那十二个人早已不见了踪影。没办法，他们只得自己找出口，但转来转去，又转回了原地。这令瓦伦恩心里直打鼓，不久，整个队伍开始人心涣散，怨声四起。加之带来的粮草已快耗尽，这场剿匪大业最终不了了之。

两年后，理查德国王率领十字军征战多方，辗转回到了英国。他看到眼前这个经济萧条、民怨鼎沸的国家，对弟弟约翰甚是失望。约翰伯爵听到哥哥回来的消息后，猜想他不会饶过自己，就悄悄离开王宫，躲进了诺丁堡城中。

重新掌权的理查德国王开始彻底清算约翰执政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决定亲自率领讨伐军开进诺丁堡，揪出这个罪大恶极的人民罪人。虽然诺丁堡城被顺利攻下，同约翰一起来城中避难的官吏也无条件投降，但约翰伯爵却逃出城外，不见了踪影。

在攻城过程中，理查德国王得到了一群农民的帮助，他们在这场攻城之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诺丁

堡攻下后，理查德派人询问这群人的身份，却无人知道。他意识到这是一群不同寻常的人，他们虽然一身农民打扮，但个个武艺高强，且对诺丁堡非常熟悉。为了搞清他们的真实身份，国王叫来了诺丁堡的领主。

领主吃过罗宾汉不少哑巴亏，对他早就恨之入骨，他猜想这群人一定是罗宾汉派来的。他想趁此机会，对罗宾汉一伙人大加诋毁一番，以解心头之恨。

“国王陛下，在离这儿不远的夏伍德森林中，有一个叫罗宾汉的恶党，此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常常带着一伙同党霸据山路，夺人钱财。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深受其害。这些人说不定是他派来的，但他一定是另有居心，国王您千万不要被他蒙蔽。”

这时，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听了领主这番话，实在忍无可忍，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强行打断了领主的话。

“陛下，罗宾汉其实是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可怜的流放者。他从富人那儿夺来的财产并没有占为己有，而是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不仅诺丁堡人，连约克城人也蒙其恩惠，感激不已。我本人也对罗宾汉充满了敬畏和感激之情。”激动的警卫员一口气说完，不顾领主在一旁使劲朝他使眼色。

“嗯，初衷虽好，方式却不恰当，抢劫始终是抢劫。不过，我倒想见见这个‘侠盗’，他毕竟帮了我，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说完，国王哈

哈大笑起来。

“好吧，我们明天就去会会这位罗宾汉。”

第二天，国王命几名仆人装扮成路德曼贵族的样子，自己则化装成一名神父，一同向夏伍德森林出发了。他们还特意带了三匹马，每匹马上驮着一个沉甸甸的行李包，以吸引罗宾汉的视线。

进入夏伍德森林，走了约三千米，眼前出现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同行来的林管员指着远处几个人对国王说道：“远处几个穿绿色衣服的人就是罗宾汉和他



著名的左右手小约翰和温里奥。”

“好！”国王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策马向他们飞奔而去。

罗宾汉的探子也早就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他在原地静静地等候这群人的到来。

“神父阁下，请留步。”罗宾汉说道。

国王看到一个绿衣红帽的人挡住了他的去路。此人相貌堂堂，目光敏锐，脸部和颈部因风吹日晒变成了古铜色。他微笑着说道：“你为何挡住我的去路？”

“神父阁下，我们是生活在林中的自由民，靠捕杀皇家的红鹿为生，有钱的领主、骑士和神父路过此地，都要给我们留下一点钱财。”

“那不就是山贼吗？啊，原来你就是那个家伙啊！”国王哈哈大笑起来。罗宾汉看他毫不惧怕的样子，感到他不是个一般的路德曼人。

“捕杀红鹿，掠人钱财，你居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真是个了不起的山贼。不过，我倒很喜欢你的坦率。好吧，我这会儿手里总共不超过四十英镑，全部当做礼物送给你。你也知道，前不久，诺丁堡城住进了一个国王，把我们的钱袋全掏空了。”说到这儿，国王把一个装有四十英镑的钱袋递到了罗宾汉手中。

罗宾汉对这个路德曼人的举动感到有些诧异，他

拿着钱袋说道："看你的言行，倒像是一位诚实的君子，我保你一路平安，安全通过夏伍德。不过，这二十英镑还请你拿回去路上用，我只留下二十英镑就足够了。"

"您太仁慈了，好吧，我会把你的故事说给国王听，国王陛下喜欢结交各路英雄豪杰，他对你也略有所闻，临行前还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国王陛下进攻诺丁堡城时，听说你派人大力相助，





城攻下之后，你的人又不见了踪影。未亲自向你表示感谢，国王陛下感到非常遗憾。”

“这个问题我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向陛下解释清楚。我本人虽然具有路德曼王室的血统，却对心系民众的英国国王十分敬佩。这样吧，我们一起为英明的陛下干一杯，怎么样？”

“悉听尊便，罗宾汉。我们一起为英明的国王干一杯。”国王欣然答应了罗宾汉。

他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向约定树走去，路上，不断可以看到成群的红鹿从面前跑开。那些可爱的小生灵跑开一段距离后，又忍不住驻足回头观望，

又害怕又好奇。

这时，罗宾汉举起弓箭，瞄准了一只飞跑的红鹿，只听嗖的一声，红鹿一头栽倒在地上。仔细一看，不偏不倚，箭正中鹿喉。

“好箭法！”国王惊奇地喊道，不禁为罗宾汉精彩的表演喝彩。

“这不算什么，神父阁下，我的部下个个箭法超群，我的妻子箭法也很了得。”罗宾汉得意地说道。

“你的妻子？”国王不敢相信地问道。

“能甘心和你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生活，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放弃城市安逸的生活，愿意选择和我们这些人过苦日子的并不只是我的妻子。”

“外面都称你们为快乐的法外人，果不其然，吃着国王的红鹿和山里新鲜的蔬菜，还能享受家庭的温馨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令人羡慕。”

“你说得没错儿。”

不一会儿，他们一行人到达了约定树，宽大的草坪上摆满了丰盛的美味，肉馅儿饼、烤腌鸡和烤鹿脯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让肚子忍不住咕咕叫起来。国王对如此丰盛的美味不禁啧啧称赞起来：“完全可以与国王的御宴相媲美了。”

“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不要客气。”罗宾汉的豪

爽让国王暂时忘掉了近日来的不快，他和夏伍德的勇士们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好不痛快。喝到兴高采烈时，国王不禁萌发了想见一见夏伍德女子的念头。

“你说的那些勇敢的女子，能不能让我见识一下？” 酒力让国王的好奇心大增。罗宾汉欣然应允。

“温里奥，去把玛丽安她们叫到这边来。准备好弓箭，好久没有练习了，今天要让我们的客人见识一下夏伍德人的箭法。”一场别开生面的射箭大赛就要开始了。

“怎么样，这儿的生活还不错吧？”罗宾汉微笑着问道。

“真是太棒了，国王如果知道这儿有一群快乐自由的法外人，一定也想加入你们的行列。”看得出，这是国王发自内心的称赞。

这时，玛丽安和穆德带领一群女子向这边走来。她们一律身穿绿色狩猎裙装，像古代亚马孙的妇女一样，背上插着弓箭，个个神采奕奕，英姿飒爽。国王看到这群美丽矫健的夏伍德女子不由得惊呆了。

罗宾汉拉着玛丽安的手来到国王面前：“让我来介绍一下我心中的女王。”

“神父阁下，欢迎您来到夏伍德。” 玛丽安不卑不亢，神色从容地站在国王面前，俨然一派女王风范。

“美丽的女王，愿神赐福予你。”说着，国王单膝

跪下，在玛丽安的手上轻轻吻了一下。

“神父阁下，这样的大礼只有上帝才配得到。”玛丽安严肃而又不失风趣地说道。

“夏伍德女子真是聪慧过人。”国王对玛丽安的美丽和睿智赞叹不已。

另一边，罗宾汉的手下正在为射箭比赛做着准备工作。

“喂，米儿，赶快把箭靶插好。”不一会儿，一切准备就绪，罗宾汉开始宣布比赛规则。



"好，大家认真听着，射中箭靶的人每人奖励一支箭，射不中的人则每人奖励一记耳光。比赛规则任何人都不得违反，现在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温里奥，他镇定自若地拉开弓，瞄准箭靶，轻轻松松一箭中的，赢得一片喝彩声。随后米几、小约翰也陆续出场，他们各自大显身手，让国王大开眼界。当然也有出现偏差、射不中的，按照规定，他们要挨一记耳光。

轮到罗宾汉时，全场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这位声名远扬的神射手会表演出什么样的绝技。箭如风一般射出，出乎意料的是，箭脱靶了。全场一片哗然，然而罗宾汉却面不改色地走上前去，调侃似的说道："这下你们有好戏看了，谁来给我这一巴掌？小约翰，你的力气最大，你来吧。"

"我看这个美差还是让给别人吧。"全场哄然大笑。

"温里奥，你来。"罗宾汉又转向温里奥。

"谢谢你，罗宾汉，有好事你总不会忘了我，不过，这次还是让给别人吧。"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哄笑。

第三个、第四个也是一样，罗宾汉不禁有些生气，他说道："我没有射中，理当受罚，如果你们都不肯来，神父阁下，就请您代劳吧。比赛规则是我制定的，我怎么能不遵守？"罗宾汉语气非常坚决。

国王对罗宾汉身体力行的大将风度竖起了大拇

指，但他仍有些为难。罗宾汉走上前来继续说道："神父阁下，您是最公正的人，就请您代劳吧。"

罗宾汉坚定的、略带恳求的目光使国王消除了顾虑，他点了点头，随之挽起袖子，露出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只听啪的一声，罗宾汉向后倒了一个趔趄，脸上瞬间显出五个鲜红的手指印。这让罗宾汉感到非常惊讶，没想到神父有这么大的力气。

"神父阁下，您大概是神父当中力气最大的。"罗宾汉心中暗自惊奇，不由得对他的神父身份产生了怀疑。

"多有得罪。"国王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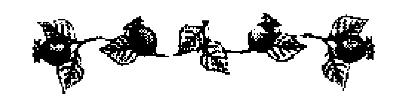
"您的言谈举止并不像普通的神父，反而带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您能告诉我您的真实身份吗？"

这时，一阵微风吹过，神父稍稍仰起头，露出一双湖水般清澈湛蓝的眼睛，温里奥不禁全身战栗起来，莫非他就是……

罗宾汉看到温里奥突然变得神色慌张，于是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低声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但那头红发和蓝色的眼睛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重获自由

“谁？”

“英国十字军国王理查德。”罗宾汉吃了一惊，没想到他就是率领十字军横扫天下的理查德国王。罗宾汉对这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国王早有耳闻。他快步走上前去，双膝跪下，有些激动地对国王说道：“国王陛下，请饶恕我刚才的冒昧。”

国王站在原地微笑不语。罗宾汉继续说道：“原来您就是闻名天下的国王陛下。我们是一群被赶出居住地的流放者，被迫来到这个险峻的山林隐居，靠打猎



和抢劫为生。不过，我们决非贪财不义之徒。尽管有时也采取一些强硬手段，但我们的目的是让天下的穷民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摆脱路德曼贵族的残暴压迫。请饶恕我们，国王陛下。”

“请起，罗宾汉。”国王温和地说道。

“只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我？”

罗宾汉站起身，不卑不亢地说道：“早就听说英国有一位骁勇无比的十字军国王，所到之处，无不令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他的兄弟约翰伯爵却在英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使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英明的国王此次远征归来，得知兄弟的恶行后，大义灭亲，毅然决定讨伐自己的亲兄弟，让天下百姓拍手称快。这种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事，我罗宾汉当然应该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谢谢你，罗宾汉。”面对这样一位生性豪爽的法外人，国王突然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谢意，只得使用这最朴实也最真诚的三个字。

接着，国王又说道：“我也听说夏伍德森林里有一个叫罗宾汉的人，专干打架抢劫之事，所有的路德曼贵族提起他就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此人打劫所得钱财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统统分给贫苦的农民和无家

可归的流浪汉。鉴于这一点，我以国王的身份赦免他和他同僚的罪行。”

罗宾汉听完后，双膝跪下，虔诚地祈祷道：“仁慈的圣母玛丽亚，请保佑我英明的陛下。”

国王转身对身边的随从说道：“明天张贴一张告示，宣告国王赦免罗宾汉及其同僚，即日起，罗宾汉及其同僚享受自由民的一切权利。”

罗宾汉听到自己和伙计们重获自由民身份，一股

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以前由于自己的被流放者身份，很多人把他们当做不法之徒和倭寇强盗。就像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仿佛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更得不到接纳和认可。但是，从今天起，自己就是一个自由民了，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又重新找到了合法的身份，这怎能不令人激动呢？

罗宾汉吹起牛角号，召集同伴，告诉他们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伙计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自由民了！大家一起摘下帽子，向英明的国王致敬，感谢他给了我们合



法的身份。”

夏伍德的勇士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他们欢呼着，拥抱着，快乐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夏伍德森林。夏末的蝉声绵绵不断，此起彼伏，像是为庆祝主人重获自由而演奏的一曲欢快的乐章。

待他们稍稍安静下来之后，国王轻拍着罗宾汉的肩膀，邀请他和他的同僚们一起去诺丁堡做客。

“陛下，我很荣幸接受您的邀请。从今天起，我和我的一百四十名伙计将无条件听从您的差遣。但是，今天天色已晚，晚上行路恐怕不便，希望陛下留下来暂住一晚，明日再启程。”国王接受了罗宾汉的建议。在这儿，国王也愉快地加入到他们的射箭比赛中，气氛十分融洽。这儿的平等和自由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轻松愉快，无拘无束。

第二天早饭后，国王就要和罗宾汉一起去诺丁堡了。临行前，他向罗宾汉提出了一个请求。

“罗宾汉，能不能把你们的绿色制服送给我一套？眼下，抓捕你的悬赏金已经涨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我想，穿着它到诺丁堡一定非常有意思。”

罗宾汉送给国王和他的随从每人一套衣服，他们穿着这象征正义和自由的森林制服，在罗宾汉一行人



的陪同下，一起向诺丁堡走去。

到达诺丁堡城门口时，国王命令手下击鼓，发出了阵阵巨大的声响。城里的市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出来观看。只见一群身着绿色制服的法外人挥舞着刀枪，在高声呐喊，大有攻城略地之势。惊慌失措的市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喊着："法外人要攻城了！法外人要来杀国

王了！大家快躲起来！”不一会儿，法外人要攻城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诺丁堡城，城中心那个通知紧急避难的大钟被敲响了。行人们神色惶惶，纷纷往家里赶。正在和客人讨价还价的小贩也顾不上收拾摊子，拔腿就跑。国王驻扎在城中的部队全副武装，迅速出动，准备与法外人大干一场。来到城门口时，领军的将领一下子懵了，走在最前面的法外人不是国王吗？他立即下令终止行军，命令士兵们原地待命，自己则双膝跪倒在国王面前。

“国王陛下，您怎么会……”国王理查德哈哈大笑起来。

“忠诚的爱将，这只不过是本王和你们开的一个玩笑而已。我在这儿郑重宣布，从今天起，罗宾汉等法外人正式成为自由民，其率领的法外人队伍也将归顺我朝，由本王指挥。”说着，国王吹起了罗宾汉的牛角号。众法外人高呼：“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法外人罗宾汉归顺国王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全城，躲在家中的市民们纷纷走出城门，迎接侠肝义胆的自由之军进城。

“罗宾汉！罗宾汉！”热烈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已经习惯隐居生活的法外人不禁热血沸腾。

看到这样的场面，国王理查德有些嫉妒地说道：“这好像不是在迎接我，而是在迎接你啊。看来你的威望比我高。”

罗宾汉笑着答道：“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国王陛下赦免了我才欢呼而已，只要您一个命令，欢呼就会变成唾骂。”

“你说得没错儿，罗宾汉。”国王意味深长地说道，“群众总是站在强大者这一边，就像当初讨伐我那恶贯满盈的弟弟约翰时，他们也对我充满了戒备。如果不是你的援助，我恐怕不会这么容易攻下诺丁堡城。对了，我曾经许诺要给你奖赏，理查德国王金口玉言，许下的诺言一定要兑现。”

“仁慈的陛下，您已经赦免我们为自由人，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不过，我却有一事相求。我有一个朋友叫理查德，他原本是色赛贵族，后来因为一件事情，失去了您父亲对他的信任。”

“这是怎么一回事？”国王有些好奇地问道。于是，罗宾汉把理查德和他家人的不幸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

“他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我会为我父亲的失误做出补偿。传令下去，让大平原的理查德前来见我。”

不一会儿，理查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国王面前。

“理查德，你的朋友罗宾汉已经把你的不幸遭遇告诉了我，我为我父亲的失误深表歉意。现在，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从即日起，流放令宣告失效，所没收财产如数奉还，并且免除一年赋税。一会儿你出去时，就可以看到赦



免告示。”

理查德听完之后，不禁热泪盈眶，几年来所受的屈辱顷刻间烟消云散。

从小在宫廷中长大的国王理查德对人情冷暖早已淡漠，但是，罗宾汉对朋友的一番情义深深地感动了他，让他又重新触摸到了心灵深处的一片圣地。他走过来继续对罗宾汉说道：“罗宾汉，是你让理查德一家对王室重新树立了信任感，这对于统治一个国家的君王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我准许你为自己提出一个要求。”

罗宾汉想了想，说道：“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先王剥夺了本该由我继承的爵位和领地，我想把这些再重新找回来。”

“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答应你。但据我所知，我父亲生前已经把那片领地赐给了莱姆斯伯爵。不过，按照我国世袭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应该属于你。我会说服莱姆斯伯爵。”

“我该怎么感谢您呢？”罗宾汉没想到国王如此爽快地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这下我们可两清了。”国王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罗宾汉把同伴们召集起来，告诉了他们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现在，他们再也不用在夏伍德过居无定所的生活了，可以堂堂正正地作为一支领主的军队，光明正大地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夏伍德危机

没过多久，理查德国王离开诺丁堡，到伦敦进行正式的国王加冕仪式。只有正式加冕后，他才能真正成为统治整个英国的国王。对于野心勃勃的理查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归还罗宾汉领地的具体事宜就被暂且搁置下来。仪式结束后，国王与法国菲利普国王又再次卷入十字军战争中。征战之前，国王再三叮嘱臣下，要尽快说服莱姆斯伯爵，使领地物归原主。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莱姆斯伯爵是英国声名显赫的皇室贵族，拥有仅次于国王的广阔领地和一支庞大的自卫军。他对国王的命令阳奉阴违，并凭借自己的权势暗中勾结英国皇

家大法官，企图令罗宾汉追回领土之事不了了之。

罗宾汉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出于对理查德国王的信任，他决定暂时回到夏伍德，耐心等待判决结果。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判决结果仍旧遥遥无期。莱姆斯伯爵已经买通英国上下各级政厅，要回领地的诉讼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罗宾汉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不得不向司法部行政长官休伯特·奥尔特·京提交了申请书，请求强制执行国王命令。休伯特表面答应罗宾汉尽快为他解决此事，其实暗地里早被莱姆斯用重金收买了。请愿书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音讯。

罗宾汉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了莱姆斯伯爵的各种龌龊手段。这意味着理查德国王一日征战未归，自己就休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领土。不得不提的是，莱姆斯伯爵拥有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自卫军，这支不可小视的自卫军曾在英国的卫国战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罗宾汉只好暂时把追回领土之事搁浅，耐心等待理查德国王的归来。

这期间，罗宾汉又给休伯特长官写过第二封信，信中强烈指责司法部非法包庇莱姆斯伯爵，拒不执行国王命令。这第二封信也正如罗宾汉所预料的那样，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就像一根羽毛掉入万丈深渊，没有惊起丝毫的波澜。

不知不觉，四年过去了，理查德国王的十字军征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场进行了四年的漫长战争，消耗了无数的钱财、物资，导致数万人失去家园，不得不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罗宾汉和他的同伴在这四年中，却生活得异常平静。领地问题虽然一直未得到解决，但慑于理查德国王的威力，莱姆斯伯爵和其他路德曼人也不敢对罗宾汉轻举妄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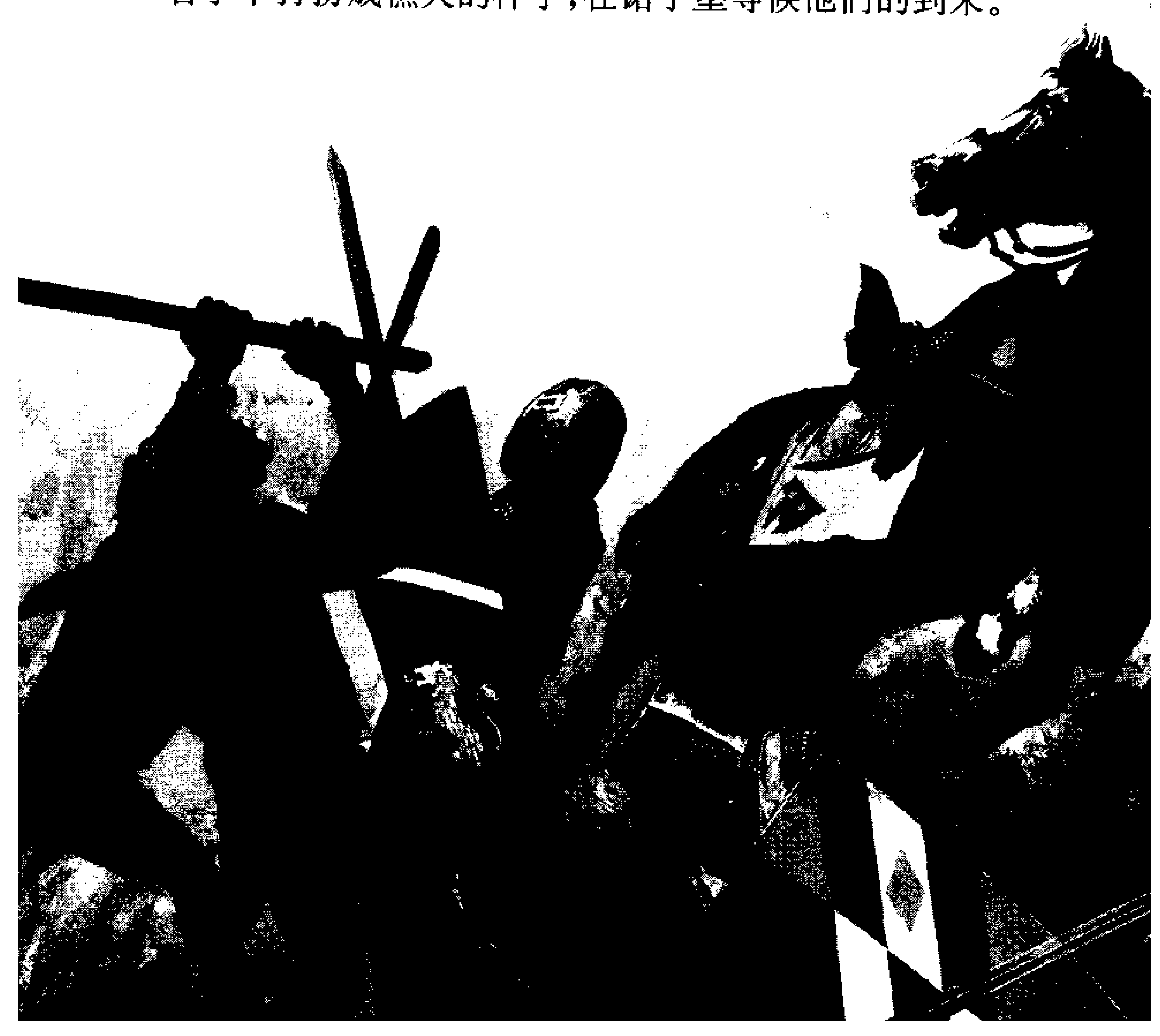
直到有一天，传来了理查德国王不幸身亡的消息，整个英国震惊了。英国皇室内部开始酝酿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约翰伯爵与理查德之子之间也在暗暗较量着。最终由于莱姆斯突然向约翰一方倒戈，国家政权又重新落入了理查德之弟——约翰伯爵手中。这意味着，从此以后，英国将永无宁日。

约翰即位后的第一个矛头便指向了罗宾汉。他命令克莱伊率领一支由一百名士兵组成的皇家军队，联合莱姆斯的自卫军，大举进攻夏伍德森林，彻底消除罗宾汉及其同党。

克莱伊是路德曼人，素来与色赛人势不两立，对罗宾汉一伙人更是恨之入骨。接到国王的命令后，他发誓要扼住罗宾汉的咽喉，一举踏平夏伍德，为长期受罗宾汉嘲弄的路德曼人报仇。但这谈何容易？且不说罗宾汉和他的同伴个个骁勇无比，箭法出众，就是顺利开进夏伍德这第一件事也让人十分头疼。众所周

知，夏伍德复杂的地形和九曲十八弯的道路，能把人困在里面十几天出不来。这道天然屏障曾令无数企图除掉罗宾汉的人望而生畏，克莱伊对此也感到很头疼。

伦敦的探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宾汉，罗宾汉开始为抵御外敌入侵做准备。借助以往的经验，罗宾汉猜想克莱伊到达诺丁堡后，第一件事情一定会去找当地熟悉夏伍德的人为他们引路。于是，他派自己的一名手下打扮成樵夫的样子，在诺丁堡等候他们的到来。



果不其然，克莱伊中了罗宾汉的圈套。在罗宾汉手下的引领下，他们如坠云雾，在夏伍德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由于身上的盔甲过于笨重，他们很快就精疲力竭，士气大减。这样转了三四个小时，他们到了一个大峡谷中。这儿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丛林深处不时传来奇怪的鸟叫声，让人不觉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战战兢兢地走到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个出口。克莱伊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



的手心里已全是汗。

穿过峡谷，突然眼前一亮，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出现在面前。更让他们惊奇的是，罗宾汉和他的同伴竟然就在这儿！他们有的围坐成一圈说着笑话，有的躺在松软的草地上晒太阳，一副毫无戒备的样子。克莱伊欣喜若狂，仿佛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不觉放松了警惕。正当他们准备发起进攻时，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听罗宾汉一声令下，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伙计



们出其不意地抽出隐藏在身后的棍棒，大叫着向他们猛冲过来。克莱伊一下子懵了，连忙重整旗鼓，命令手下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早已身心疲惫的士兵被罗宾汉及其同伴打了个措手不及，连连后退。勉强拿起武器的士兵又被一身笨重的盔甲所累，行动极为不便。没过多久，克莱伊一方已经溃不成军，横尸遍野。克莱伊看到败局已定，再坚持下去恐怕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下令终止作战，举旗投降，灰溜溜地逃回了诺丁堡城。



但克莱伊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发誓要杀回夏伍德，彻底捣毁罗宾汉的隐身之处，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夏伍德之王”拜倒在自己的脚下，直到跪地求饶。他命令队伍暂时驻扎在诺丁堡休息，等待时机再次进攻夏伍德。

罗宾汉得知克莱伊驻扎在诺丁堡的消息后，知道他一定会卷土重来，因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派人到诺丁堡密切注意克莱伊的行动，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即向自己汇报。

半个月后，据可靠消息称，克莱伊要再次向夏伍德发起进攻。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脱下了笨重的盔甲，换上了轻便的作战服。

罗宾汉这边也做好了准备，在几个重要路口重兵埋伏，只等克莱伊自投罗网。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克莱伊的踪影，罗宾汉等得有些着急，正准备派人去打探消息。这时，只见小约翰心急火燎地向罗宾汉这边跑来，脸上有着一种可怕的神色。他一下子跌倒在罗宾汉面前，浑身颤抖着说道：“不好了，罗宾汉！克莱伊那群狗贼临时改变方向，向约定树方向去了。”罗宾汉脸色变得惨白，约定树是玛丽安她们居住的地方！

“快！把那些狗贼给我截住！”罗宾汉歇斯底里地喊道。尽管如此，他已经感到自己的行动过迟了，一



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罗宾汉和同伴们发疯似的向约定树跑去,那儿有他们心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那儿是他们幸福的所在！生活的全部！决不允许遭到任何人的践踏！决不允许！

但他们还是迟了，那些恶贼已经提前到达了约定树。这次进攻夏伍德，克莱伊做了周密部署，他深知若与罗宾汉正面冲突，自己一定不占优势，于是就想出了这个卑鄙的主意。他想通过这个办法给罗宾汉当头一棒，让他从此以后永不得翻身——连自己心爱的

妻子都保护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去保护别人?

这场突然袭击让夏伍德的女子们措手不及，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安静温馨的家园会闯进来一群血腥残忍的暴徒，她们大叫着四散而逃。克莱伊发现，在这群女子中，有一个女子似乎与众不同，好几个人在她周围保护着。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克莱伊失去了理智，尽管他不知道那个女子是谁，但他心里有一种预感，如果那个女子死了，一定会让罗宾汉痛不欲生。于是，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举起箭，瞄准了那个仓皇出逃的女子。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罗宾汉赶到了，但一切都太晚了，那支复仇的箭插在了女子背上，她惨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



“玛丽安！”罗宾汉大叫一声，一种撕裂心肺的感觉传遍了全身，仿佛那支箭插在了自己胸口。罗宾汉被激怒了，此刻他的脑中只有“报仇”两字，他发疯似的冲向那群路德曼人，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休想活着逃走！

玛丽安痛苦地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裙穆德和其他人守护在她的身边，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为她止血。



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克莱伊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然招致了全军覆没，因为他不知道这种由爱而生的悲痛会产生多大的力量，会令人完全不想后果。

罗宾汉跪倒在玛丽安身边，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她苍白的面庞，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玛丽安微微睁开了眼睛，无力地向罗宾汉微笑着。

“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她伸出双手为罗宾汉擦拭着眼泪，努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你不会有事，圣母玛丽亚会保佑你，她不会让你离开我。”罗宾汉喃喃地说道。

“事情都结束了吗？”玛丽安紧紧握着罗宾汉颤抖的双手问道。

“都结束了。玛丽安，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允许你离开我。”罗宾汉痛苦地呻吟着。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永远陪伴……陪伴在你身边……”剧烈的疼痛一阵阵袭来，玛丽安昏厥了过去。

罗宾汉静静地守候在玛丽安身边，心里默默地为她祈祷，他相信玛丽安一定不忍心离开自己。他们曾经幻想，等他们老的那一天，要携手在森林里漫步，一个人走不动了，另一个人就搀扶着对方，他们要一直这样走下去，直到死的那一天。不一会儿，玛丽安又微微睁开了眼睛，她看到罗宾汉在自己身旁，心里感到很幸福。她想安慰他几句，轻轻拉拉他的手，但疼

痛已把她折磨得没有一丝力气。

第二天，玛丽安的伤口感染了，情况恶化。她紧紧抓住罗宾汉的手，吃力地说道："亲爱的罗宾汉，我可能……可能不能陪你一辈子了，你不会怪我吧？"

"不！圣母玛丽亚会保佑你，她不会抛下你。你不是说过吗？等我们老了的时候，要一起牵着手散步。你难道忘了吗？你怎么忍心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病了，谁来照顾我？我老了，谁来搀扶我？"此时，罗宾汉如万箭穿心，他不能也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亲爱的罗宾汉，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要忘记你身上担负的重任，也不要辜负兄弟们对你的期待，我的灵魂会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保护着你。"

"不！玛丽安，你是我生活的唯一希望，我不能失去你。噢，圣母玛丽亚，不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求你不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罗宾汉泪流满面地祈求着。

"罗宾汉，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玛丽安异常平静地说道。

"什么梦？"

"我梦见在一个开满鲜花的大草原上，一位蒙着面纱的美丽女子在向我招手，她拉着我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一个湖泊前面。一阵风吹来，撩起了她的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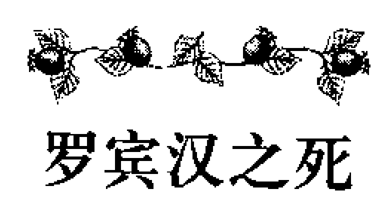
你知道我看到谁了吗，罗宾汉？你一定猜不到，我的妈妈！我梦见了我的妈妈！她一定在天国感到寂寞了，所以叫我去和她做伴。她抚摸着我的脸，就像小时候一样，然后对我说：‘孩子，不要害怕，人世间的幸福只是短暂的，到妈妈这边来，这儿才是我们永远的幸福天堂。’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皇宫一样的地方，很多穿着华美衣服的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周围开满了鲜花，一种神秘的光芒在我眼前忽闪忽闪。这时，妈妈向我走过来，说：‘孩子，你看那是谁？’我扭过头，发现你正微笑着向我走来，后面的事情就记不清楚了。罗宾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暗示，虽然我们要暂时分别一段时间，但上帝一定会让你在天国重新遇见我，那时，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玛丽安平静地说着，苍白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安详的光芒。

“玛丽安！玛丽安！你不能离开我！”罗宾汉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罗宾汉，等我死后，把我埋在那棵约定树下，在我的坟前种满鲜花，我喜欢躺在花丛中。”说完，玛丽安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罗宾汉久久地守候在玛丽安身边，就如同她睡着了一样。





罗宾汉之死

罗宾汉按照妻子的遗愿，把她葬在了约定树下。举行葬礼那天，天灰蒙蒙地下着小雨，夏伍德的每一个人都为玛丽安捧来了一束鲜花，放在她的坟前，以实现她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阿尔兰和艾伦也从班斯丹赶来，与自己可爱的小妹妹做最后的告别。

葬礼结束后，罗宾汉就从夏伍德消失了。这儿留给了他太多的回忆，玛丽安美丽的身影一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每到一处似乎都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他决定离开夏伍德，找一处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静静地让时间来抚平自己的伤口。

于是，罗宾汉打扮成农夫的样子踏上了旅程。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肚子饿的时候就射一只山鸡或飞鸟

来填饱肚子，晚上就随便找一间废弃的小茅屋，或干脆靠在树下将就一晚。

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走到了一片宁静的海滩上，远远看到几间小茅屋零星地散布在海边高高凸起的岩石上。几天的漂泊让罗宾汉感到身心疲惫，白天麻木的神经让他暂时忘记了内心的痛苦。但是，每到夜晚来临的时候，无尽的孤独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紧紧地裹住他。他常常一夜一夜地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天一亮，他就又开始了机械的行程。今天，走在这样一片宁静的沙滩上，罗宾汉真的感到累了。他驻足在一间小茅屋前，叩响了房门。

房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一位老妪苍白的面孔。

“您找谁？”

“我能不能在这儿借宿一晚？”罗宾汉恳求道。

“进来吧。”老妪面无表情地说道。

罗宾汉走进黑漆漆的小屋，稍稍定了定神，才发现里面是如此简陋，除了一张木板床和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品，再也找不出其他值钱的东西。

老妪一边生起炉灶为罗宾汉准备吃的，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悲惨的一生。三十年前，她的丈夫在一次出海打鱼中被巨浪夺去了生命，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三个孩子。家里只有一艘破旧的小渔船，三个孩子长大后重操父业，干起了打鱼的活儿。但船太小太旧了，常常载不了多少鱼。海边的天气变化无常，他们的生活也毫无保障，仅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已。

老妪说话时，罗宾汉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没有插一句话。老妪似乎并不在意，她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倾诉的对象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老妪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抬起头问道。

“西蒙·利奥。”罗宾汉随口说了一个名字。

“好吧，西蒙·利奥，你先吃点东西，再好好地睡一觉。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也可以。”

就这样，罗宾汉在这里住了下来。清晨，和老妪的三个儿子一起出海打鱼，傍



晚时分载着满船的鱼归来，当然有时也会空手而归。但罗宾汉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他站在摇摆不定的船上忍不住想呕吐时，就更加怀念在夏伍德的那些日子。

一天，当他们正要调转船头回家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艘法国军舰正在向他们慢慢靠近。

“完了！我们完了！”老二杰克绝望地喊道。

“你在说什么？”罗宾汉不解地问道。

“你没看到吗？那是一艘法国军舰。他们的国王与刚死去的理查德国王在征战中由于意见不一，起了争执，现在两国关系非常不好，他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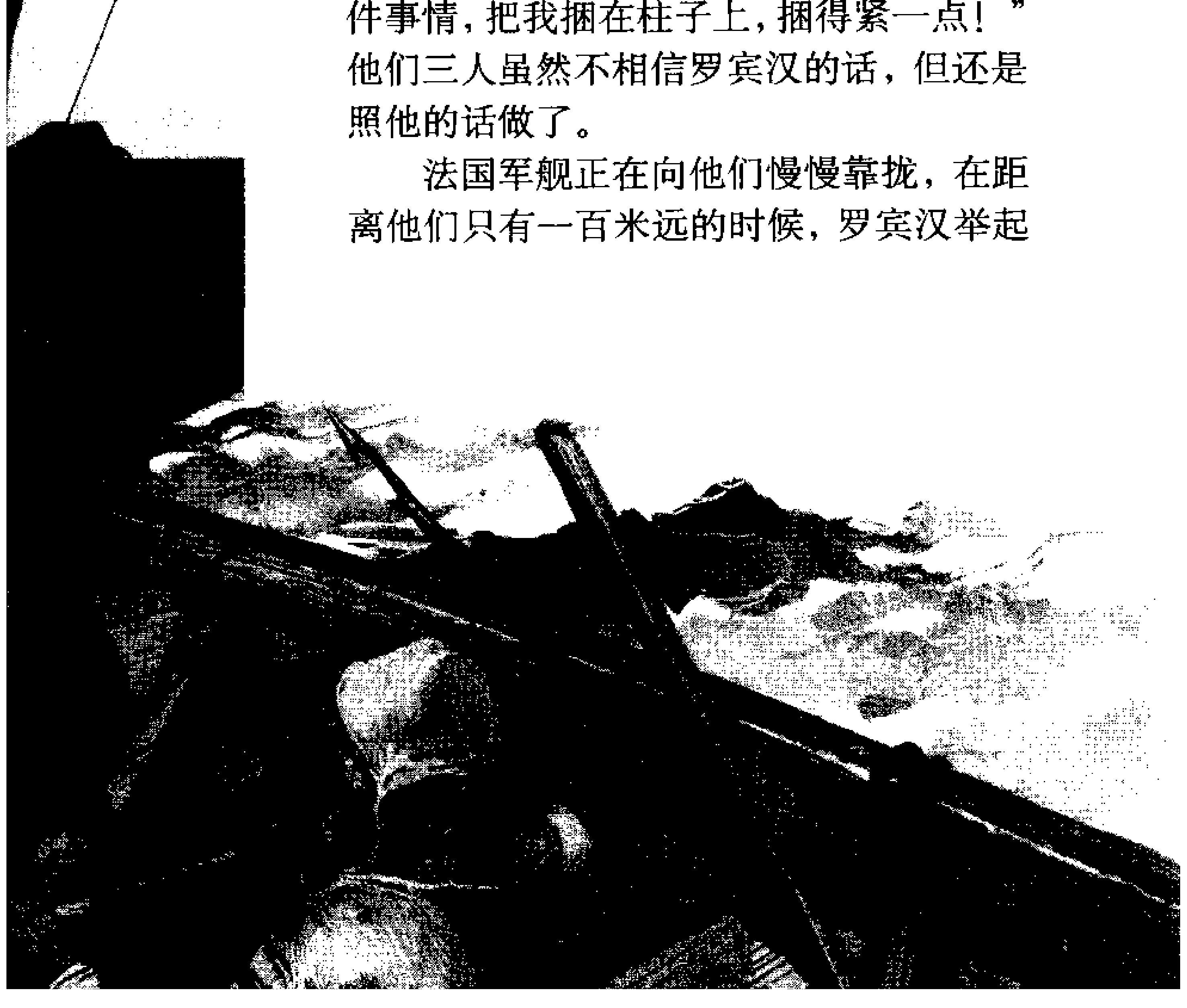
放过我们吗？说不定我们会被抓去当俘虏！”

“我们也有武器，不怕他们！”罗宾汉说道。

“就凭我们四个人？他们至少有十五人！再说，你连站都站不稳，拿什么去抵抗？”杰克嗤之以鼻地说道。

罗宾汉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们等着看吧，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手中的箭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但是，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情，把我捆在柱子上，捆得紧一点！”他们三人虽然不相信罗宾汉的话，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

法国军舰正在向他们慢慢靠拢，在距离他们只有一百米远的时候，罗宾汉举起



手中的弓箭，瞄准了船头上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只听嗖的一声，箭伴随着海风直直地射了出去，船头上的人一下子栽到了水中。杰克他们顿时惊呆了，不禁对这个在船上站都站不稳的家伙刮目相看起来。

舰上的士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来到船头驻足观望。罗宾汉趁此机会，连发几箭，士兵顿时倒了一片。杰克惊奇地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顾一个劲儿地给罗宾汉递箭。最后，舰上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挂起白旗向罗宾汉投降。罗宾汉放过了他们，不过，他们是乘着杰克他们的小渔船回到了法国。

军舰里装满了献给法国国王的金银财宝，杰克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不觉傻了眼，同时他们对罗宾汉也由惊讶变成了崇拜，对自己先前对罗宾汉的无礼和嘲笑感到羞愧难当。

“船中的钱一半给可怜的老奶奶，另一半你们三个人分吧。”罗宾汉指着满船的财宝说道。

老大保罗一下子没有听懂罗宾汉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两个兄弟把罗宾汉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才猛然明白过来。

“这怎么行？这些都是你的。”憨厚的保罗脱口说道。

“保罗，你真是个善良的人。那么，这样吧，我用船上的钱给村里的每一个人建造一栋房子。”

就这样，在罗宾汉的帮助下，小渔村的每一个人都住上了豪华的大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对



这个叫西蒙·利奥的神秘人物充满了好奇，都说他是上帝派来解救他们的。但罗宾汉却对这儿的生活慢慢厌倦起来，他开始怀念夏伍德，怀念他的兄弟们，怀念他和玛丽安共同生活的小屋。

终于有一天，罗宾汉决心离开这儿。

罗宾汉叫来村里所有的人，向他们一一告别。

“我要走了，感谢你们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希望你们能永远记住一个叫罗宾汉的人。”村里的人全都惊呆了，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宾汉！但这时罗宾汉已经走远了。从此以后，这儿又多了一个叫罗宾汉的村子。

六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罗宾汉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夏伍德。几个月来麻木的神经突然被唤醒了，往日和玛丽安共同度过的岁月像一张张复活的照片，在他脑海中一一展现。跳跃着光环的小径上留下了他们追逐嬉戏的脚步，清澈见底的小溪里有他们欢乐的笑声。罗宾汉一下子感到很幸福，对，玛丽安没有离开他，她就在他的身边。罗宾汉相信了玛丽安生前说的那番话，他们只不过是暂时的离别，总有一天会在天国里再次相遇。想到这里，罗宾汉完全释然了。

不知不觉，罗宾汉走到了约定树下，这儿好像荒凉了许多，长出了很多杂草。他下意识地摸出牛角号，吹响了他曾经为之自豪的声音。

此时，温里奥和小约翰还迷糊在早晨的睡梦中，一声悠长的、异常熟悉的牛角号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

“罗宾汉！是罗宾汉回来了！”温里奥激动地喊道。他们赶到约定树下，果然看到罗宾汉正站在树下出神地望着什么。温里奥跑过去一把抱住罗宾汉，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知道罗宾汉一定会回来，这儿有他的家，他的亲人，他的兄弟，他一定舍不得离开他们。

不一会儿，听到牛角号声的手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围着罗宾汉，每个人都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一起围坐在篝火旁谈论可恶的路德曼人。罗宾汉一下子明白了，他是属于这个森林的，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他生活的全部都在这个树林中，在他的兄弟们中间。尽管有时候心还会隐隐作痛，但比起在海边的那些麻木的日子，他感到了自己是在活着。

夏伍德的兄弟们对罗宾汉的归来寄予了厚望，罗宾汉当然也不负众望。他要重振夏伍德，继续他未完的事业。

罗宾汉又重新在夏伍德活动的消息顿时传遍了整个英国，那些富有的路德曼人又开始坐立不安了。他们担心罗宾汉这次卷土重来，会把所有的仇恨统统加在他们身上。不得已，他们又开始了“积德行善，救助百姓”,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可以减少罗宾汉对他们的仇恨，也好给自己一条生路。

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罗宾汉仍然是那个爱打架抢劫的侠盗，夏伍德也依旧是让路德曼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只有温里奥离开了夏伍德，搬去了城里，现

在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爸爸了。

在这期间，暴戾的约翰国王为追击北逃的苏格兰王，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屠杀。国王的铁骑所到之处，无不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百姓们人心惶惶，很多人为躲避国王的屠杀，不得不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四处逃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让英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

罗宾汉对臭名昭著的约翰国王可谓深恶痛绝，他那惨无人道的暴行更让罗宾汉坚定了信念，一定要除掉这个暴君，为民除害！

据探子的消息，国王的下一个目标是诺丁堡，城中的居民早已坐立不安，害怕家破人亡的悲剧会在这里重演。因此，每天都有人举家出逃，城中只剩下一些贫穷的农民和无力出逃的孤寡老人。

罗宾汉这边早已做好了歼敌的准备，只等与约翰国王的铁骑拼死一搏。约翰国王深知罗宾汉的厉害，因此，此次进攻诺丁堡途经夏伍德时异常小心。他首先派出一支侦察队进入夏伍德，想弄清罗宾汉的虚实。罗宾汉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当国王的大部队开进夏伍德时，发现遍野里都是侦察队队员的尸体，这不禁让那些不可一世的路德曼士兵毛骨悚然。这算是罗宾汉给他们的一个下马威。

国王率领部队在林中小心翼翼地走着，大气也不敢喘，耳边只能听到马蹄践踏枯草发出的声音。突然之间，空中好像刮起了一阵狂风，无数支箭嗖嗖地穿过林间缝隙，向他们射过来。国王的队伍顿时混乱起

来，士兵们大叫着四散奔逃，马似乎也受到了惊吓，发出一声声刺耳的长啸。箭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射来，去不见射箭人的踪影，国王的队伍更加害怕惶恐起来，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与他们作对。好不容易逃出了夏伍德，队伍损失惨重，人数减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仍旧心有余悸，士气大减。

让人愤怒的是，国王把对罗宾汉的仇恨转移到了百姓身上，变本加厉地掠夺钱财，屠杀百姓。所到之处，房屋全都化为灰烬，幸存下来的人伏在死去的亲人身上痛哭着。这是怎样的人间啊，简直就像地狱一样！

愤怒的人们觉醒了，他们明白再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而是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凶残的约翰王。于是，很多人毅然加入了罗宾汉的队伍。这样，夏伍德之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拥有八百名士兵的强大队伍。在罗宾汉的带领下，他们所向披靡，与约翰王展开了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殊死搏斗。

约翰王的队伍在夏伍德经历了那场劫难后，从此一蹶不振，屡战屡败。为追击苏格兰王，他们辗转各地，一方面要对付苏格兰王的护卫队，一方面还要时刻警惕罗宾汉的突然袭击。不久，整个队伍疲于作战，陷入了瘫痪状态。失去战斗力的约翰王黔驴技穷，队伍也最终被罗宾汉消灭殆尽。

这就是约翰死之前——小亨利国王还未即位时英国的状况。

小亨利国王的监护人——费利克思公爵是一位贤

明的代君主，在他辅助小亨利国王管理英国期间，英国又重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此，罗宾汉退隐山林，过起了平静的日子。

二十年过去了，白发悄悄爬上了罗宾汉的鬓角，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痕迹，罗宾汉已经是一位五十五岁的老人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仍旧没能让他从玛丽安死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他的手下常常看到他跪在玛丽安的坟前，失神地望着墓碑，嘴里喃喃地不知在说什么。罗宾汉老了，有时连自己也不敢认了。

在小约翰的劝说下，罗宾汉决定去附近的修道院疗养一段时间。修道院的院长与罗宾汉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院长对罗宾汉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为他单独准备了一间僻静的小屋。罗宾汉近来身体一直不好，听说若在胳膊上割破一条血管，流出一点无关紧要的血，反而能起到治疗某些疾病的效果。于是，罗宾汉要求院长为他做这种手术，院长答应了。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院长把罗宾汉单独挪到一间病房里休养。由于麻醉药还在发挥作用，罗宾汉仍在昏睡中。

这时，一个路德曼贵族来到了修道院，他也是院长的朋友，与院长私交甚好。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院长无意中把罗宾汉做手术的事情告诉了这位路德曼贵族。他不知道这个路德曼人正是罗宾汉的宿敌，更不会想到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竟然葬送了罗宾汉的性命。

路德曼人执意要去探望罗宾汉，院长不假思索地

答应了。这期间，院长有事走开了一会儿，屋里只剩下了他和罗宾汉两个人。路德曼人看着罗宾汉，两眼放着凶光，嘴角露出一丝奸邪的狞笑。他慢慢地靠近罗宾汉，用颤抖的双手猛然拆掉了罗宾汉手上包扎伤口的绷带，血汩汩地流了出来。他感到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快感，这个不可一世的路德曼宿敌——夏伍德之王，今天却栽到了自己手上。他锁上房门，在没有人察觉之前逃之夭夭了。

罗宾汉还在麻醉状态中，对不断流出的鲜血浑然不觉。半夜里，罗宾汉醒了，他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一个手指也动弹不了。借着月光，他看到自己的手臂在流血，他想喊人，可是嗓子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他用尽浑身的力气爬到门前，却发现房门已被人紧锁住。罗宾汉绝望了，但他不想死在这儿，更不想就这样全身沾满鲜血地死去。这时他的手指无意间触到了腰间的牛角号，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到窗前，对着窗口吹响了牛角号。声音断断续续，但在寂静的夜晚听得十分清楚。

冥冥之中，或许是上帝的安排，当天夜里，小约翰并没有回到夏伍德，而是在修道院旁边的一间旅馆住了下来。夜里，警觉的小约翰隐隐约约听到了罗宾汉的牛角号声，这是罗宾汉在召唤自己，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紧急命令！紧急命令！”小约翰跑到队伍夜营的地方，叫醒了睡梦中的同伴们。

他们冲进修道院，寻着牛角号的声音找到了罗宾汉所在的房间。当他们砸开房门，冲进房间时，发现罗宾汉已倒在了血泊中。小约翰扑通一下跪倒在罗宾汉身旁，极度的愤怒让他的声音颤抖了。

“罗宾汉！这到底是谁干的？”

这时，罗宾汉缓缓地睁开眼睛，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道：“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罗宾汉，你告诉我，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小约翰歇斯底里地喊道。

“不，小约翰，不要因为我的死让你成为另一个罪人，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如果他后悔了，我的死会让他的良心一生不得安宁，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就算他不后悔，上帝也不会饶恕他。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谁也逃不了。”罗宾汉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把我的箭拿过来，我想最后再射一次，等我死后，把我埋在箭坠落的地方。”

在小约翰的搀扶下，罗宾汉缓缓地举起箭，吃力地拉开弓，用尽全身的力气射出了他平生最后一支箭。

箭在空中画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落在了修道院外一片宽广的草坪上。这儿曾经是他向玛丽安求婚的地方。在那个鲜花盛开的春天，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年少轻狂的罗宾汉向自己心爱的姑娘表白了心迹。从那天起，他所有的幸福和所有的不幸都由此展开。他们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当他们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再一同携手漫步在夕阳中，共同追忆他们的青春

年华，共同享受他们的天伦之乐，但这所有的幻想都在二十年前的一天被击得粉碎。从那天起，罗宾汉就知道他的一生中再也不会有幸福可言了。之后的二十年，他一直生活在回忆和幻想中，他记得玛丽安说过的话，他们会在天国里再相遇。他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罗宾汉一下子瘫软在地，嘴角却分明露出了一丝微笑。小约翰抱起罗宾汉，看着昔日叱咤风云的首领气若游丝的样子，心里万分难过。

“把所有人都叫来吧，我想再看看他们。”罗宾汉十分虚弱地说道。

小约翰吹起了牛角号，那悠长深沉的声音是宣告重大危机的信号。分散在夏伍德的兄弟们听到信号后，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温里奥也闻讯赶了过来。他看到罗宾汉苍白无血的脸庞，大吃了一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干的！”

罗宾汉看到自己的好兄弟——昔日的得力助手温里奥也来了，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和安慰。

“温里奥，我的好兄弟，不要想着为我报仇，人的生死是上天注定的，我不是活得挺长的了吗？还有你们这帮兄弟陪在我身边，我感到很满足。”罗宾汉一个个地望着身边的兄弟，好像害怕忘记他们的样子，他要在临死之前，再一一地把他们印在自己的脑海中。

“况且，我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上帝会让我们在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重逢，就像我和玛丽安一样。温里奥，穆德是一个好妻子，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她。”这时，温里奥早已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罗宾汉笑了，他对温里奥说道：“不要哭了，温里奥，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你的眼泪会让我感到很难过。”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其他兄弟，“我的好兄弟们，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艰难才走到了今天，你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我要走了，我会在天国保佑你们。”话未说完，罗宾汉已泣不成声，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听着，人群中传来了低低的抽泣声。罗宾汉强忍着泪水，对身边的小约翰勉强挤出了一点微笑。

“哎呀，小约翰，你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天天在我身边，所以特别舍不得我走？本来还想和你一起死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看来上帝并不同意。时间快到了，我要走了。小约翰，我拜托你经常去看看玛丽安，每年春天不要忘记在她的坟前撒上一些花的种子，她说她喜欢躺在花丛中。”说完，罗宾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嘴角依然保持着微笑。

英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侠盗罗宾汉与世长辞了。

葬礼结束后，小约翰把他们的共同财产平分给了每一个兄弟，解散了队伍。罗宾汉的死给夏伍德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一个没有罗宾汉的队伍就像一只没有舵盘的船，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往日的同伴们都走了，只有小约翰留了下来。他日日走在夏伍德熟悉的小路上，徘徊在清澈的小溪边，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当他走向宽广的牧场，看到

偌大个牧场只有他一个人时，才感到身边的一切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每当这时，他常常感到呼吸的空气中似乎也缺少了什么东西，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是什么呢？小约翰苦思冥想着，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是笑声，空气中缺少了罗宾汉和伙伴们的笑声。

就在这一天，小约翰离开了夏伍德，来到了城中温里奥的家里。温里奥当然十分欢迎他，他知道罗宾汉的死给小约翰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希望这儿能让他忘掉一切，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一天早晨，温里奥来到院子里，看到小约翰坐在院中那棵巨大的栎树下，呆呆地望着天空，一动也不动。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温里奥走过去，他发现小约翰已经停止了呼吸，就那样静静地死去了。

第二天，撼月家的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小约翰葬在了伯爵陵公墓中。

小约翰静静地睡着了，他的墓碑上只刻着“L.J.”。